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設官部五十一 刺史

州佐總裁

別駕從事

中正

功曹書佐附

刺史一

原杜氏通典曰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

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

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出刺史并督監察御史武

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

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

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後漢光武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

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國錄囚

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為殿其有能者為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皆有從事史假佐建武十一年

還奏事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二千石或謂州府為外臺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為

伯之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

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

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為青州刺史守魏晉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

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

庶姓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庶姓謂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

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詔書曰刺史街命國之外臺宋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 後魏天

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三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

中次職令上黨王天穆世襲并州刺史又李崇為并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

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 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

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 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

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 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

刺史初除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及蘇綽為六條之制初文帝乘魏

政令百官講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六條之制其畧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

賢良其五郵獄訟其六均賦役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雍州置收餘州

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

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巳非舊刺史之職按魏置使持節刺史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收人

既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為意仍舊存之後改為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

名及於邊遠小郡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別置郡尉十四年改九等州

乃不識典故之失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別置郡尉十四年改九等州

縣為上中下三等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為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又有司隸刺史其刺史十四人巡

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置與漢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唐武德元

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二十人一通以左右臺及

內外官五品以下聖明清勤者為之兼按郡縣再春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

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戍旅之地即置節度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採訪使

恩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為觀察官并稱都團練使其餘屬隨

奉請並委之即守不須不及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為觀察官并稱都團練使其餘屬隨

山川區域為制諸道增減不恒使名沿文獻通考曰宋制諸州刺史無定員無職任特以為武臣遷轉之

革不一舉其職則皆古之刺史云文獻通考曰宋制諸州刺史無定員無職任特以為武臣遷轉之

次序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諸州各有州刺史與古之州牧刺史大小頗異 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

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 元以州次於郡刺史不設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次於府各置官屬

刺史二

原黃恭文州記曰秦兼天下改牧為郡監察郡縣糾過非常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

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寬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

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背公行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

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詭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

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漢書

曰武帝時田叔少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十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舉刺三河奏事稱意 又云王尊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五六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字貞先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曰种嵩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矣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絕嵩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珣為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頽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旂騎馬殿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玉闕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憂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燾為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駢駝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 又曰賈琮字孟堅為交趾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車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為揚

州刺史憤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曠暗之中不燃官燭 又曰周乘為交趾刺史舉奏二郡穢濁太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魏志曰劉馥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 又曰徐邈為涼州刺史立明訓禁厚華斷淫祠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邀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匈奴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元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彞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既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為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 魏略曰裴潛為兗州時常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王隱晉書曰山濤轉為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為盛 又曰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曰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若使曩者飲終當不易心 又曰山濤為冀州刺史裴君秀與濤書曰處方伯之任殊亦為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為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為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 曹嘉之晉紀曰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還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梁書曰蔡道恭字懷儉出為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司州會道恭病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即母令吾沒有遺恨令取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還朝欲與同誓可與棺柩相隨也 又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送迎 隋書曰劉仁恩為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 會稽先賢

傳曰恭母俊為交州刺史詔賜高山冠絳三區擁飾臨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三輔法錄曰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溫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又曰韋康代父為涼

一作

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華陽國志曰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囑託琰於廳事前置大

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志正朝廷上下平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勅行部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唐書曰姜暮拜秦州

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暮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顏遊秦遷廉州刺史撫郵

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受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慰勉之 又曰太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卹之

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誠之田疇荒蕪漸加墾闢禮義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敦願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

每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羸馬羈勒有關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為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滹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願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承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

亢旱仁會自暴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旱田致兩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開元十三年元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許景先首中其

選自吏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

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願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號鑄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

非粟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詠之 又曰蕭定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

績惟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鑑為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復歸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曰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後端居靜慮而已 又曰劉贊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拮拾於叢林之間猛獸將噬幼女呼號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為異跡加金紫之服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授隋州刺史州遭李忠臣希烈殲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枝葉率心為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謠其能 又曰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是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 又曰朱敬則為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徒步而歸 又曰許圜師轉相州刺史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圜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為廉士其寬如此 又曰齊瀚定州義豐人為汴州刺史河南為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濟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瀚皆以清嚴為治吏民歌之又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為矮奴城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頌之無不感泣 又曰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乃表薦之 又曰馬燧改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燧乃務脩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穰穀人頗賴之 又曰皇甫無逸為同州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人往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為其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常歲終闕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為期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土俗以男

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信忠勤勞進躬親自此每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關隴郡邑皆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賊百端說誘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爲徐州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爲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爲汝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爲舒州刺史藍屋令李會爲

鄂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劉禹錫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年八十令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爲死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脩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忍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爲連州刺史

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入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與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代珙鎮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孔若思爲衡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欽罪犯請加鞠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縻在

境內復輒以贖貧人爲有司所劾詔不削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貴 五代史梁書曰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營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福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河南州諸州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憲宗朝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壖而叛哉遂

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自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惟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唐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戚謂曰

公身俸二十石贖有白髮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爲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臣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爲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爲豚犬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刺史三

原布政 露章 任仍夏侯前兄後世龍爲豫州刺史帖白帖何字李龍亦爲是州並有恩惠百姓秋之曰我之有州

大端多優客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歿於朝武關之終不揚其惡 立祠 罷市 爲豫州刺史

行恩德四時置祭於觀山之陽故羊祜卒人出爲巷 運覽 投環 又曰晉爲保拜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運百

刺史與盧全遊北湖盡買魚人所獲魚飲之 國公宜領乃改訪梁 種松 植蘭 又曰唐表仁

州防大怒殺手書營釋因遣以玉環王敦曰荆州用武之國宜實領乃改訪梁 種松 植蘭 又曰唐表仁

記 原長一州 阜兆民 賈周禮曰太宰職云曰教以地得民者謂農外八州之中也 州各有一州使伯有功德

州也 東觀漢記曰 陽名子 薛字孫山堂肆考曰陽城爲道州刺史州人感其德以名垂國以字之 薛孫兒

州 督察郡國 國語曰周宣王欲漢書曰朱博奏漢家之置郡縣即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使

安寧其前異材功著者 細登權秩平加賞成勳功樂進今增秩爲牧如高第補 施教九郡 宣風萬里

九郡 沈字處道爲豫州刺史 下教曰若使舉允清端文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爲青州刺史以主簿兼

求者德 旌顯異行 續漢書曰 郭伋拜并州刺史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參到縣邑老少相攜迎

家傳曰陶濟爲荆州刺史 石崇積財 王戎治宅 遠使商客積財不貴 又曰王戎爲荆州刺史

詔以曉諭豫州刺史 勿令領兵 不宜去武 魏志曰杜恕字季雅爲御史中丞上疏曰臣聞古之

武備後寇 蹶起以爲不宜去州郡 千騎長人 三虎隨喪 拜制曰東司隸千騎長人講諸侯也 頭

經學政事 撫字催科 陽城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宋州之賦稅不以時登觀使數如民頭 又曰王

惟科取心 勞 草木知名 耆老歌德 也 賦謂江漁竿木德亦如爾威名若從所改惡賦不帝晚是讓那也 復賜

暴張華原為克... 郡神相迎... 伯元來謝... 力拒暴軍... 禮接儒士

大駭食獸咸以...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南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後人祠之唐...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對源光裕等...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井泉湧民中...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事如此者十...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俱被接遇並...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益之木持不...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至益州濬笑...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治幹事類曰...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運米自給思...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州刺史織老...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復拜洛州刺...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甘露降庭嘉...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居州境上位...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易詩爾其不...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變調無有以...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呼戴帽錫謂...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謂隨使戶天...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史中記曰梁...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復復相州人...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多...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唐張光輔...

又曰吳越保鎮永嘉百姓悅歸之隨使戶姑
蘇温人有攝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戶姑
如故劍羽鏃吹給第一騎馬一匹追鋒車一乘
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馬一匹追鋒車一乘
學設餅果合辨事類曰長孫德武為澤州刺史
在州未嘗結端然讀書門無私調有公孫尚儀
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談惟解果酒纒三而
其簡解如此

刺史四

岳牧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諸侯古諸侯也
列岳刺郡隼旒熊軾形檐俱出
朱轄漢書曰二千
千里百城俱出
樂職白帖曰王褒為益州刺
置兵又曰魏司馬朗請州郡宜
高

車蓋又曰黃龍為揚州刺史三歲治有績
帝下詔賜車蓋特高一尺以彰有德
霽威嚴又曰知弱翁公行方直願少蔽其於身相善其言為霽

嚴成九州之長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
賢者為之牧
十有三牧漢官解詁曰京畿十
銅印墨綬詳通

銀印青綬年改刺史為牧銀印青綬
位居牧伯又曰今刺史居牧伯
位下大夫漢書宋博傳曰典與

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
今部刺史選二千石臣請罷刺史更刺州教以應古制
分刺

諸州後漢書百官志曰秦有監察御史監諸郡
分部督察行舉國督察在位錄囚徒考功實
刺泉州事

漢興漢官儀曰監司三代之伯
盡部州境武陽記曰漢承秦罷侯置守至
天子所使黃武元封四年

言為天子之所使也
奉詔條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封
乘驛奏事始置刺史十三人兼領唐彬

三年奏事王隱晉書曰太康三年一入奏事
懷以道德又曰阮瞻選平南將軍
示以恩信晉書唐彬

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形既至鎮訓卒
獎勵風俗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達於治道軍

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官論命示以恩信
將士咸服素所賜皆散之將士人咸服之

人稱頌獎清淨化人史清淨倫約以禮化人
將士咸服素所賜皆散之將士人咸服之

居部歲餘盜賊自止計日受俸謝承後漢書曰揚受俸錄徐充四州刺史至選任城相自食
盜賊自止書

左雄為冀州刺史不舉煙不畏疆禦又曰陳翔選揚州刺史
不事上司魏志曰崔林為幽州刺史在
王

遷後濁晉中興書曰王遜為廣州刺史民人謂者多
車永貪濁刺史居官貪濁
神馬白鳥白帖曰王阜

有神馬察過詔條又曰丞相司直郭欽奏豫州
宣預苛代二行去法駕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法

白鳥見察過詔條又曰丞相司直郭欽奏豫州
宣預苛代二行去法駕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法

州監頭面卷三十一設官部刺史

漢勝界萬與相辭 增為朕卧治 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為朕卧治

曰卧治之美酒足堪養病屈 推心委公 等賜寧謂其涼州刺史遣使諒州孤解印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

善始全終無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千石十餘人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遷洛州刺史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者賦貧民百姓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活法耶因相與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事迎醫療之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命正得一州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與典職共臨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高州刺史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思復連濟州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生州署民為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侯鳳間河西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於言古者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實民不雁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懷之皆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水暴至不通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史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西州心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仲有武幹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伊謂之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中興第一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風祥取付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祖文之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三為文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年為十三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治為天下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司農習在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州二十餘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年而居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食窮無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推誠御下 郡國呼為推誠

賜錢米絹布太平御覽曰呂岱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數息以讓臣曰呂岱

驛驛帛穀又曰寶璠為廣州刺史其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常與勅相州習法又曰行

在此州飲水又曰寶璠為廣州刺史其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常與勅相州習法又曰行

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最賜帛三百匹通令百姓當以鄉應之又曰韓

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魏志曰刑罰所以止惡善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當以汝為始

相遠謂彼不曉吾之言耶必欲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史衡而退原李養朝廷聞之謝承後漢書曰李

能治制王基南方稱之魏志曰王基為荆州刺史明制劉叢可任江南難謂叢可任以東南之事

呂岱不餉妻子吳志曰呂岱字定公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數息以讓

州界寧肅百姓稱之魏書曰司馬朗字伯達遷兖州刺史州界寧肅恩

化大行百姓樂政謝承後漢書曰謝桑字之卿遷荆州刺史行部始到兩陽縣遇李象皇帝巡狩幸魯

益州險遠以親鎮之晉書曰趙雲居注曰趙雲為益州刺史趙雲為益州刺史趙雲為益州刺史

播糞黃之政必務六條

刺史五

原詩梁元帝後臨荆州詩曰擁旄去京縣寒惟辭未央弱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掛裴潛床所

冀方留曠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高欄來蕙氣疎簾度晚光綺臨仄宇阿閣繞長廊又示

民吏詩曰關里尚搗謙瀨一作鄉裁知足吾余再分陝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令江漢士變

開盤頭

設官部 刺史

...

爲鄒魯俗

又別荊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陝金貂總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

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旂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

治豈若兼邦牧未輪褰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禁姦摘銖兩馭黠震豺狸 **唐**王維送梓州李使君

詩曰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檀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韓翃送鄂州使君詩曰千人插羽迎知是范宣城暮雲楚山冷春江漢水清紅鮮供客飯翠竹引舟行一

別何時見相思芳草生 劉長卿餘干夜宴奉餞前蘇州韋使君詩曰復拜東陽郡遙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

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托分猶戀舊棠陰 又送柳使君赴袁州詩曰宜陽出守新恩

至京口因家始願遠五柳閉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歸月明江路間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

岫朝朝空對謝元暉 韓翃寄徐州鄭使君詩曰江城五馬楚雲邊不羨雍容畫省年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

還繼謝臨川射堂草遍收殘雨官路人稀對夕天雖卧郡齋千里隔與君同見月初圓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

詩曰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爲郡暫辭雙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山鄉祇有輪蕉戶水鎮應多養

鴨欄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又寄蘇州白二十三使君詩曰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去

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異州人關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

春 宋林逋淮甸城居寄任刺史詩曰擾擾非我事深居斷俗情石莎無雨瘦秋竹共蟬清劍在慵開拂詩難

憶細評寥然獨楮枕淮月上山城

唐元稹授韓察等明通沔三州刺史制曰朕子育兆人粟乎懼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於遠邇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具官韓察等久於吏職皆著能名或常奉詔條風聲尚在或歷居郊甸惠養有方命汝臨人勿

違其俗夫明近於海儒則姦生通邇於巴急則吏擾沔當津會滯則人怨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後可以分吾

憂矣爾其勉之 白居易除郎官分牧諸州制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也朕每

三復安得循理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歷率有才用雖典曹庀事其務非輕而卹隱分憂所寄

尤重是用竝命分牧吾人歲時之間期於報政朕高懸爵賞佇期酬効咨爾夙夜其念之哉無俾龔黃專美前

代 杜牧授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具官竇弘餘蘇莊等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因撫重之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爲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爲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錯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庇人矣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終始坐狂愚之罪者勿論深污各應寵祿無忝分奇

原碑後漢蔡邕荆州刺史使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鑿出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温温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荆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爲荆州刺史仗冲靜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思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緩擾以靜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桑之屯否 晉潘岳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齊衆鄉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於時文后曆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慨然迴慮殿其衆而返雖爲法受黜勲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毓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爲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場未訖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羅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效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温温克機事無瑕醜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未彞侯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轉風五世祖游游子乎恥斯鳥獸狝

此丘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袞闕故已援壘極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飾懷藩揚旌冀部耳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薄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並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七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閒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遠迤袞職貂蟬承弁華藻披衣鳴雙瑣於峻陞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人踐泰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故陝州刺史馮章碑曰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為氏俾侯於魯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君稟靈河嶽比德璵珩閨門和美譽聖開宗握文命氏濁水北流秦關東徙巖險襟帶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容青紫 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慕容燕文帝晃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於魏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任愛翫國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擁戎馬交馳不妨殊俗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渭南千頃之竹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銘曰朝鮮稱國孤竹為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列武遂秦分寶珪世曹雕戈舊勲名稱實實言謂身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布為讀山銘

原墓誌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忘寵辱無愠喜靡矜夸慎嗜欲其行軍用武勲合奇正乃治邊御衆威裕兼行常凜凜然以中原為己任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剋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卧開帷晤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高蹈而火傳川逝長塗已迫雖景鐘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曰高勲謫謫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謠不息王言有會功為上等政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轡難留濛濛水易收秘丘元戶杳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夜聳雲梯燧象從奔駢狼已合於是厥顏不撓極哈諸戎麗德高聲肆言羣逆胡蠱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刀相交終荷溫生之節每以財輕蕙穠義重嵩衡割宅字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

鮮雲藹藹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日帶花以如笑風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醒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審莊公之諫用愍相遺江總廣州刺史歐陽頎墓誌曰公家習尚書少府儒高於漢冊世居渤海太守文重乎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睦家積遺財並讓諸季兼賜同環公含章內暎遠識沈通室嗜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憑陵公被銳執兇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始興縣侯而大戎弑逆宗社播遷陳纂指讓攸歸高祖恩加惟舊橫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進爲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號征南將軍加鼓吹一部巫山遠曲喧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於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徭省賦化百越之歸心撫寒投膠感三軍之死力在室如賓寧慚屋漏不貪爲寶每畏人知殺青無兼兩之疑慮以豈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夙齊之心遺慶流風方留豹產之德

原表魏武帝領兗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彘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僞假實條不勝華竊感議請益以維谷梁簡文帝爲武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冥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警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霑然之澤鬱鬱仙居方隔下臣之奏周任量力固請所陳明主理奪伏冀照許臣聞繁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丹過遠之資無託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絲言自天而忽委玉刻披雲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惕已深總轡萬尋懸車之懼非淺劉孝儀爲安成王讓江州表曰臣聞失晨之雞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悞於銜鑣臣昔牧淮岱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爲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豈可復宣六條闡化千里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元黃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躅之路已窮梁棟之用斯闕南平王讓徐州表曰竊以淮岱務殷事乖坐嘯粉榆望重非可卧治臣縣頌枕席動移旬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膺茲恩榮臨川王解揚州表曰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兩空瓊璣六運既昧弛張之要猶慚大小之獄故以結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憑而曩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餐又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旣慚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開元伯錫壤

參墟漢故三陸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擁部襟帶跨制數州西距峽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來朝葉街
納質二鹵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李揚州舅讓
表曰人心彼此盡為敵國金柝夜警和門晝閉加以淮水森漫危同三版懷山之勢已成爲魚之期可見若使
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報恩雖葬魚鼈其甘如薺政以朽毫無庸必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臣

原啟梁陸倕謝勅使行江州事啟曰封吟遐曠屢井奧實陸海神臬偏屬茲境兼以茂親明德維翰作鎮宣述
條教光贊聖猷自非同望兼弘寧可擢膺嘉舉

原教齊謝朓爲錄公拜揚州恩教曰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伯
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輿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
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罷雍州恩教曰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

賢故刻木不對畫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懷園行幸得天無虐旱地歌怪蟲今軸車行塗舟楫且戒植柳官渡尚
或依然寄飯曹倍猶思恩有况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茲岐路宜留惠澤 臨雍州原減民間資教曰誠欲投

軀決堤曝身求雨九伐方弘三驅未息役費之憂兵家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今春流既長爐軸爭前轉漕
相追饋糧不闕義存矜急無俟多費 臨雍州革貪愾教曰壯夫疲於探甲匹婦勞於轉輸藜藿難充轉死溝

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胡寧斯忍復加哀削傷盜抵罪遂爲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成潤屋之產
記唐元結道州刺史廳壁記曰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

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
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

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者老前後刺史能郵養
貧弱專守法今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

焉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曰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
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監莅者多

當時召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許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
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句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星甲餘
州名士良將遮臨此部况郊海門地浙江三山動搖於掌端靈濤歎激於城下水牽舟服陸抗山巒駢橋二十
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炎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
幼平為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曠有清江之姿危峩有秋山之狀鹿幢戾止未逾三
月降者陳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轄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
福履直之未見其極也

序唐韓愈贈崔復州序曰有地數百里越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
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
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
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
今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
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
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州佐總裁

原杜氏通典曰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簿曹從事史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部郡國

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又有考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皆州自辟除為百石又後漢書或以主兵馬部郡國

無都官從事漢魏之制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其州遠遠有山險寇賊歷代職員互相因

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府官

理戎長史司馬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前牧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

仰自舉擇以為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

州佐總裁 別駕 設官部 刺史 州佐總裁 別駕

皆立僚佐頗為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北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侯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後周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為郡官矣

別駕一

原杜氏通典曰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梁時別駕官品揚州視黃門郎南徐州視常侍隋及唐並為郡官佐後

別駕二

原持版贈刀白帖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郡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又曰呂虔為刺史有佩刀從事秩居刺史半與刺史別乘同流宣王化於萬里者其從事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周景題與

鄧盛馳傳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為豫州刺史辟盛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與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盛懼怒收允欲殺之刺史別駕當展驥足顯化鷹揚蜀志曰羅統字士元會稽先主書曰羅士元非百里才聞而馳傳補為別駕從事

寧讓別駕表云州民管寧証燕雀之腹獲胡桐之華夫別駕者腹心之任股肱之忠冀州牧以審配為別

以股肱之忠糾合義眾州境獲寧時人敬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也本州呂虔為別駕唐彬正色長文

伴狂焉王隱晉書曰王沈散唐彬為治守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連關盡劫誨以納善不顯諫以自彰當朝正色齊傳假董正早辭請鄧祭

縣改服齊傳假董正早辭請鄧祭州先賢傳云董正字伯和南海人也時州治蒼梧郡張使君舉正三

寫從事假正正衡節說復上命州刺史桓冲早辭厚禮請祭為別駕嘉其好賢乃起應召尚佐理六條佐股肱之郡屈公輔之才當共理之才居半刺之任貳龔黃之政播海沂之語

縣屈良才時善麗統邦稱孔亮人詠王祥

別駕三

原緹油屏泥漢書循吏傳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賜車蓋屏星曲翳別駕從事車前後有屏星如

緹油屏泥漢書循吏傳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賜車蓋屏星曲翳別駕從事車前後有屏星如

緹油屏泥漢書循吏傳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賜車蓋屏星曲翳別駕從事車前後有屏星如

緹油屏泥漢書循吏傳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賜車蓋屏星曲翳別駕從事車前後有屏星如

列史車曲駢儀式制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狗曰使君毀以儉屬俗謙承後漢書巴祇傳云祇為別駕

不疾辭官魏志曰亮為別駕刺史去疾辭官魏志曰亮為別駕刺史去疾辭官魏志曰亮為別駕刺史

子又曰袁術領冀州魏志曰亮為別駕刺史去疾辭官魏志曰亮為別駕刺史去疾辭官魏志曰亮為別駕刺史

下分兩州甲兵惟此為先弟斯宜都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收容謝之於時存問風俗救其

塗而校計甲兵惟此為先弟斯宜都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收容謝之於時存問風俗救其

季子為臣吳君今君清濟為別駕令矣善於將命代吳遺書表謝曰王丞相集有敬曰護軍長史顧和總角便有

吳之策善於將命帝嘉之治舉參濟軍事宜得其才清敬助令端右宜得其才以別駕榮謂之曰馬連步

清操族叔雅重之曰此方擇登巖然不動薪入謂導曰時宗吏中有一令僕才州別駕榮謂之曰馬連步

君身趨疾周顧遇之曰此方擇登巖然不動薪入謂導曰時宗吏中有一令僕才州別駕榮謂之曰馬連步

江統舉賢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越為兗州牧諸君為別駕道微為賢良陳留阮宣子師作豫州未

北程弘叔為方正易雄解位晉書曰易雄字處與長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在府稱職又曰丹陽陶大

皆於時選為充軍所在任職每歲機要蒞州刺史恒溫辟蒞為別駕溫出征伐或從或

新軍王敦命為參軍所在任職每歲機要蒞州刺史恒溫辟蒞為別駕溫出征伐或從或

朝誠亮北堂書鈔王丞相教云治中協和輔相表請基為別駕協和輔相表請基為別駕協和輔相表請基為別駕

先主先別與言譚大呂範辟陸遜猶欲令孫權舉進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陳茂諫周敞

不宜履險謝承後漢書曰陳茂有異術交趾刺史吳郡周敞辟為別駕從事陳茂諫周敞

輕佻晉陽秋郭舒為別駕從事陳茂諫周敞

治中一

原杜氏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眾曹文書用漢制也歷代皆有蜀龐統以從事守未陽令不治

任始當展其驥足乃以為治中晉師鑿為治中又車武子為恒溫治中有會不同溫輒云無隋為郡官唐

車公不樂梁陸襄字師聘為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乃固辭武帝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

改為司馬說在郡

治中二

原大水及期益州者舊傳云任文公為治中時早白單席於地又云張彥字伯春為治中刺

論衡自紀篇云王充以元和一日大從家時詣揚州部丹陽九江恐非常選任實重恐非常選

盧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制割筆札之思歷年廢廢

職在刺割王

凌虛歸家

設官部

治中

主簿

從事

明南康紀曰：盛時任州為治，中有神術，能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曾奉使稱意，司志曰：先主數令彭元會，晚不及朝，則化為白鶴，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簿，機之得履一隻。三轉至治中，植道警晉記曰：晉鑿齒字彥威，從事，兼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變事，遂釋。陰澹割耳訴枉，王應晉書曰：陰澹時弱冠，才行忠，所拔皆為牧守。益州者舊傳，琮守郡里為之語曰：得黃金一笥，不如柳伯寮所識。諸事一以誌之。權克荆州將吏悉歸附，而潘濬獨稱疾，權遣人以為治中，諸事一以誌之。

主簿一功曹書佐附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一人錄門下眾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隸功曹從事，史兼錄眾事。應劭漢百官表曰：司隸功曹從事，也。晉以來，改功曹為西曹書佐，宋有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郎漢之功曹書佐也。

主簿二

原畢雲自劾，三輔決錄云：畢雲為主簿，職直樂善。郭舒自繫，晉書曰：郭舒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含坐事，舒自繫，即命為治中。詣習主簿，答云：晉陽秋曰：習鑿齒為桓溫主簿，今於蜀致五千人，以與之。星入，曰：賜絹一匹，令釋刺史宗岱，即命為治中。鑿齒曰：家益州，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入曰：賜絹一匹，令使自裁，慮錢五千，買棺耳。鑿齒曰：君幾深死，君嘗聞乎？如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謂君以錢供道中，實是聽君去耳。星入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親遇降密，荆州主簿親遇降密，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治徒三十年，看僕書，不如一詣習主簿。鑿齒遇降密，荆州主簿親遇降密。

從事一典郡書佐

原杜氏通典曰：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主督促文書，舉非法。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乘滿陰，大馬如狗，疾惡。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澶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杜氏通典曰按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

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公平亦其任也

公平甚得州里之稱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

殷廣兼執九品銓正人六州議者不以為制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司徒

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三會講於東門外設彈壓自觀責始上表判史初臨州大中

齊梁亦重焉齊梁亦重焉齊梁亦重焉齊梁亦重焉齊梁亦重焉齊梁亦重焉

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

都唐無中正二

定九品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

損上不能寬大觀過黨里稱忠信觀過必黨里觀過黨里稱忠信觀過必黨里

品之制置郡中正觀過黨里稱忠信觀過必黨里觀過黨里稱忠信觀過必黨里

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投奇決於胸臆收其不問階次

之選北堂書鈔選方生謀中正北堂書鈔選方生謀中正北堂書鈔選方生謀中正

掌州鄉之論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銓評之職北堂書鈔中正乃擬人主之威北堂書鈔中正乃擬人主之威

平次人才魏司空陳羣主九品魏司空陳羣主九品魏司空陳羣主九品

有八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設官部五十二 京兆尹 京府判官 推官 治中

京尹 一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應天尹 開封尹 臨安尹

杜氏通典曰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為京

兆尹 魏高曰京十德曰兆 大眾所聚故曰京兆 更名左內史為左馮翊 馮翊 南也 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 漢景帝中元六年更

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 扶風 助風 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治長安城中 三輔黃圖曰長安以東

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趙廣 漢數曰龜吾治者三輔也 誠得兼之直差易耳 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凡州所監都為京師

置尹一人丞一人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

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屬司隸尋省 魏晉為京兆太守 後周都關中又為京兆尹 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吏

合二百四十四人 唐京兆府本為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太宗為秦王中宗為英王睿宗為相王時並

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為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閭而遙領

焉初雍州置別駕以貳牧之事永徽中改別駕為長史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為京兆尹總理眾務凡前代帝王

所都皆曰尹 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 河南尹其地在周為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茲東

郊任亦留守之始 秦兼天下置三川守 三川 河洛伊也 秦 漢興更名三川為河南武帝增守為太守王莽

改太守為大尹改河南大尹為保忠信卿光武中興徙都洛陽改太守為尹 尹正 章綬服秩與京兆同主京都

特奉朝請 李膺為 魏晉皆為河南尹後魏太和中遷都洛陽又置河南尹 東魏置洛州刺史 後周置洛

州總管尋罷之 隋初為洛州刺史復為河南內史大業初為荊河州刺史又為河南太守尋為河南尹與京

兆同 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為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為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

人以親王為之中宗為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為河南府改長史

為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 諸曹書佐 各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 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為

復為治中永徽元年以太皇帝諱改為司馬本一員太極元年 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為北京官屬制置悉同

兩京初武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為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義之始復置太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為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岐州為

屬朔州府又以益州為成都府宋史曰五代俱置開封府尹 宋開封府牧尹不常置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印

正畿甸之事以教法導民而勸課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

御史臺無輒糾察 其屬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視推鞠分事以治而佐其長領南司者一人督察使院非刑獄

訟訴則主行之司錄參軍一人折戶婚之訟而通書六曹之案牒功曹會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各一人

視其官曹分職泄事左右軍巡使使判官各二人分掌京城爭鬪及推鞠之事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掌檢

覆推問凡關訟事輕者聽決元祐元年又增置新城內左右兩廂四年罷元豐初復置 開封典司轂下自建

隆以來為要劇之任至熙寧間釐折獄訟歸於廂官而治事視前日損去十四崇寧三年蔡京奏罷權知府置

牧一員尹一員專總府事少尹二員分左右二府之政事牧以皇子領之尹以文臣充在六曹尚書之下侍郎

之上少尹在左右司郎官之下列曹郎官之上又請移開封府於舊尚書省從之太宗真宗嘗任府尹自至道

政和三年資政殿大學士鄧洵武言河南應天大名府號陪京乞依開封制正尹少之名從之 高宗駐蹕杭

州建炎三年詔改為臨安府其守臣帶安撫使置知府通判簽書節度推官觀察推官觀察判官錄事參軍等

官掌畿甸之事籍其戶口均其賦役頒其禁令城內外分南北左右兩廂各置廂官以聽民之訟訴廂官計奏碑

黃序人充後罷城內兩廂官惟城外置馬乾道七年皇太子領尹事廢臨安府通判僉判職官置少尹一員日受民詞以白太子問

日率僚屬詣宮稟事九年皇太子解尹事臨安府官制並依舊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五京尹為五京留守

司俱兼府尹職 金大興府尹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同知掌通判府事少尹掌

同同知總管判官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府判官掌諮議參佐糾正非違推官二人分判戶刑案事

元初立燕京路總管大興府至元二十七年改大都路都總管府置達魯花赤二人都總管一人即京尹之職

也副達魯花赤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各二人凡本府官吏唯達魯花赤一員及總管推官專治路政

其餘皆分任供需之事故又號曰供需府 明初改集慶路為應天府欲崇其秩改知府為正三品賜銀印同

知為府丞凡禮遇視在外知府特異有治中通判推官經歷知事照磨等官 永樂十年陞順天府府尹為正

三品如應天府掌京府事宜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節征徭謹祭祀閭戶口糾豪強恤窮困錄罪囚務知百姓之疾苦凡學校軍匠積貯牧馬薪炭河渠堤涂僧道醫藥之事率其僚而分理焉

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間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

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

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後並加使持節唐留守之制蓋因此也

高宗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為京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送為中官所使至都所為橫志弘

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官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武后臨朝垂拱三年文昭右丞相蘇良嗣為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園苑中果菜

以收其利良嗣駭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需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

宋史曰舊制天子巡狩親征則令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

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廷祚為東京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

應天北京大名留守管掌宮鑰及京城守衛脩葺彈壓之事畿內錢穀兵民之政皆屬焉南渡初其東京北京並置留守以開封

大名知府兼其後河南復南京西京置留守紹興四年帝將親征以參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置奏差主管

書寫機宜文字官一員幹辦官二員準備差遣差使各三員使臣五十員又置留司臺官一員五年罷

續文獻通考曰金諸京留守司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副留守帶各府少尹上京留守司兼管林木事

正隆二年並罷元大都留守司掌守衛宮闕都城調度本路供億諸務兼理營繕內府諸邸都官原廟尚方

車服殿廡供帳內苑花木及行幸湯沐宴遊之所門禁關鑰啓閉之事留守五員副留守二員元世祖至元

三年詔上都路總管府遇事駕巡幸行留守司事駕還即復舊明制巡狩親征皆命東宮監國以大臣為留

守而府尹無居留之事矣

京尹二

原史記曰汲黯為主爵都尉丞相公孫弘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

為右內史漢書曰甯成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駸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

復收乃解脫詐刺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又曰韓廷壽為左馮翊滿歲

稱職為真歲餘不出行縣掾吏皆以為方春月可一出勸農桑至高陵有昆弟相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

謂蓋頭為

卷二百七十一 設官部 京尹

吾教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閣自思過於是訟者遮相責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
縣無訟者吏不忍欺 又曰張敞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

過走馬章臺街在長安中又曰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煥孟康曰煥音湖

為明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 又曰尹翁歸為雍右扶風辟用廉平

疾進奸吏常為三輔最 又曰薛宣為左馮翊得郡中人吏罪名輒告其縣使自行罪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

長名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並為京尹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又曰龔勝遷丞相司直徒光

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 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國及邊鳳皆京尹並有

雄名語曰前有趙張後有邊延趙張謂趙廣漢及張敞也 謝承後漢書曰鄧道出為馮翊守下車治豪強四

海號為豪強所病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尹守勤勵禮學風化大行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間月取車材使

轉相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豬貴時賣以買牛始人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吏不煩民不

求利遷為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 又曰顏斐為京兆尹課人輸租時各因便置薪兩束為寒

炙筆硯 又曰顏斐為京兆尹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蕪人民飢凍而京兆令屬

縣皆整頓阡陌樹桑果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 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彥輔為河南尹故郡中多怪後人皆於

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數在廳事者唯廣處之 晉中興書曰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 又曰彭

城劉隗太興初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機秘密皆豫聞之 語林曰許元度出都詣劉具長先

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標劉貴略無造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語曰卿為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 隋書曰樊

子蓋檢校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唐書曰開元初李元絃擢京兆

少尹詔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磴瀦場爭利元絃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 山堂肆考曰李峴長

更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帝歲幸溫湯旬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搆安祿山陰事

諷京兆捕祿山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峴為政
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唐書曰肅宗時楊綰輔政以儉約風天下京兆尹黎幹

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 又幹為京兆數論執宰相元載惡之王縉附載意折幹曰南方孤生安晚朝廷事耶 山堂肆考曰劉晏為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相濟吏民安之 又李勉為京兆尹時宦者

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教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備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 又曰柳仲郢字論蒙為京兆尹政

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尹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愛為本 又曰薛元賞為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宣使規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

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邪命左右趣神策軍將出仇士良聞之召元賞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神策軍而囚服見仇士良士良無如之何呼酒歡飲而罷 唐書曰會昌中李德裕當國元賞復拜京兆

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鑊膚誇詭力剽殺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立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德裕復用元賞弟元龜為京兆

少尹 山堂肆考曰唐僖宗時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洩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牘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牘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由是歸者如市 宋

史曰五代漢初李穀權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劉德輿者梁時屢攝畿佐居中牟素有幹材穀即署攝本邑主簿決旬殺請侍衛兵數千佐德輿悉禽賊黨其魁一即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搜

其家得金玉財貨甚眾自是行者無患 又宋真宗朝御史中丞趙昌言上言天下大辟斷絕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原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

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 又慎從吉錢俶之壻也臨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蠲察多請對陳事上謂其無隱大中祥符八年改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

事太速則誤太緩則滯惟須酌中耳請屬一無所受 又真宗為壽王尹開封府召畢士安為判官及即位命權知開封府事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為廷職者每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 又慶曆中賈昌朝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

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陳許滑鄭皆隸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爲東畿帝納之 又程琳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賄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實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曰蒙正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答而歸其妻琳後以御史中丞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 又包待制拯除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至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又范純禮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鞫享澤邨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劇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之於首曰與劉先主何如遂爲匠擒明日入對曰愚人邨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耳徽宗從之 又元豐時王存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堤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如故又按民盧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禁都人懼呼相慶 又吳擇仁以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實鑑者以捕盜冠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狂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於遠戩遂中以事罷爲顯謨閣直學士 又王巖叟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深究巖叟令掩捕撤毀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買萬緡市偷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能取一日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問其故僧曰王公今日知府矣 又元祐初錢總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投牒至七日總隨即剖波簡不中理者械而識之戒無得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謂曰無有總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械示之信然人皆驚詫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 又孝宗朝張杓漢子以直徽猷閣改知臨安府都城浩穰姦盜聚惡杓

盡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光宗時再爲府尹內侍毛伯益冒西河交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黃緣宣諭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 金史曰金大定初唐括安禮爲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吏爲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爲因仍七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 又曰章宗時承暉知大興府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曰可以此報宣徽矣 又貞祐時胥鼎知大興府以在京貧民餒食者衆宜立法賑救乃奏曰京師官民右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還官陞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霽恩例格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 元史曰元至元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官宰相擬廷臣以十數帝顧賀仁傑曰無以易卿特授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忽刺忽耳及仁傑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傷臣之罪忽刺忽耳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入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罪勿問 又大德二年姚天福拜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 獻徵錄曰明陳諤爲給諫舉勅權貴無所避太祖朝犯顏敢諫屢瀕於死永樂十六年擢府尹政尚嚴察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太子駕太子訴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 又曰王賢爲順天府尹嘗以柴炭爲民病言於大司空石璞曰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具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默然爲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於庭賢聞趨至欲縛其人以聞主者固謝乃已景泰間再疏乞休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非爾不治英宗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可得哉 又曰成化時彭信爲順天府丞畿甸征徭常倍從他郡加之達官貴人園田錯午侵牟武斷民用困瘁信贊治之暇周行列邑揚摧折之威施拊循之政方嚴之下惠裕繼之 又曰正德時孫懋爲南京府尹適駕幸南都與參贊喬宇偕力同心隨機防護宸濠已擒繫舟泊龍江逆錯繫諸司而彬等益導上夜遊伺便竊發懋乃伏闕上章屢請迴鑾辭甚激切時值彬生日衆期往賀懋曰某抗疏欲置之死而今復賀其生非情也彬雖憾之然因懋不敢輕動及卒世廟惜之曰古之遺

直也特賜祭葬贈官蓋異數云 又嘉靖間劉淑相尹順天先是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填北京供坊廂富民役遂占籍京師年需原籍幫銀有司歲徵銀解戶部下京府給富民曰供坊廂役至是福建解銀六千有奇部發府令給僚胥皆以成例宜給淑相曰國初土著者寡富戶供坊廂役需費實繁原籍幫供宜也今土著日增富戶隸籍順天與土著同役凡有役府下兩縣縣下廂坊詰丁揆畷均出供費富戶何以獨得幫銀也乃下兩縣數年供需費銀實費不什一遂停不給以上 唐書曰太宗伐遼房元齡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輪軍伍行留悉裁總之忽有男子上急變元齡詰狀曰我乃告君元齡驛遣追帝帝視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邪 又曰開元十二年東巡泰山宋璟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荅曰所進當書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 宋史曰後唐莊宗入魏河朝遊士多自効軍門張昭至魏攜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即署府推官憲後爲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彥超合成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來勸進爲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覩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令爲病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爲北京留守推官 又曰太宗親征太原以沈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 又曰至道初呂蒙正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飲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 又曰王旦參知政事從真宗幸澶淵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於郊忽聞後有騶訶聲視之乃旦也 又大中祥符議封泰山以向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後祠汾陰復爲留守 又曰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遊宴王曙時權知開封府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事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耳

以上留守

原執版 閉閣 漢書典職曰京兆秩中二千石見尚書 三輔尤劇 五日何畏 張敞傳曰張敞於三輔尤劇

又曰張敞被劫使吏繫縛有所案問 繁舟以報被劫當示五日京兆尹如河免罪 母問錄囚 吏請

代罪 漢書白帖云趙廣漢每罪囚徒守關許寬注曰反則生無益縣官顧代趙母北死使故養小入竟坐腰斬而

內掌帝都 外統京畿 漢書于云傅城守石為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古六鄉六遠之士其民異方

大簡次尹劉解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設常法以收天下四會利之所聚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

李之所設以漸補之有所為建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述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史以久遠之

安 整頓京師 檢御貴戚 召拜下詔令公卿大夫子弟以尊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萬誠才兼內外

師檢海貴戚今反使 遐邇所模 四方表則 晉起居注武帝咸亨三年詔曰河南尹王恂忠亮萬誠才兼內外

於治化其必不可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

也下帝入白太后曰是人不可犯
君道教家思如春威如虎愛
如母訓如父一詳前二隋書
詩或云陽六一集程文公琳
名其堂曰繼照又云呂奉先
楊神策校 祠曲江池 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經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開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在

惠文彈治 詔書褒美 宋史云蘇頌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請京師赤穰
玉麟銅虎 翰苑新書載李燮傳云燮拜京兆尹加謹蓋鼓吹
宋史云蘇頌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請京師赤穰

頓舍種蔬 表木按籍 蘇頌曰臣不當在
表木按籍 蘇頌曰臣不當在

厚結中人 獨抗錦衛 宋史云李師中
厚結中人 獨抗錦衛 宋史云李師中

大體不苛 壹意撫字 宋史云吳育
大體不苛 壹意撫字 宋史云吳育

請罷牛車 請平宮市 宋史云吳育
請罷牛車 請平宮市 宋史云吳育

東都治第 西京留臺 唐書云文宗時
東都治第 西京留臺 唐書云文宗時

博奕不問 安不傲新 宋史云開封府
博奕不問 安不傲新 宋史云開封府

文書躬洩 豪猾畏斂 宋史云開封府
文書躬洩 豪猾畏斂 宋史云開封府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奏免園夫 禁中事 宜選中官 高年謹司 徒議微職 萬九千緡 具車它運 京粟出關 陸即疏 病民乃嚴之 請平宮市

降絲綸 賜旗甲 後除留守 頴云晉天福中 福和敕留守 降麻自安 彥威始 又唐呂元膺拜東都留守

聽斷如神 博奕不問 安不傲新 宋史云開封府
聽斷如神 博奕不問 安不傲新 宋史云開封府

文書躬洩 豪猾畏斂 宋史云開封府
文書躬洩 豪猾畏斂 宋史云開封府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三老上書 六軍

畏法山堂建考云漢成帝時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舉罪坐免官湖三公公乘與等上書訟云尊治京兆
聞之誅不得苟免即不如章亦宜有誅以懲殘賊之口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又云唐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使佛骨何可犯也

京尹四

秩二千石 為京都置尹一人秩二千石所監都 官品第三 漢書百官表云 如郡主爵 又云三輔職如
京師 漢官解詁云武帝太初元年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 正身率下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
民擢用長者與參政事 正身奉職 又云正身奉職 優賢養民 又云華崧為河 進賢尚功 漢書百官志
郡中徵愛三輔皆差焉 政令甚明 漢書云程方進為京兆尹擢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
治民事進 政令甚明 漢書云程方進為京兆尹擢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
賢尚功 政令甚明 漢書云程方進為京兆尹擢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

政清整 晉中興書太原王錄云 枹鼓稀鳴 漢書云北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稍弛威嚴
請不行 魏志云司馬芝字子華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 勸農桑增戶口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
少歸 三輔資其政教 後漢書其政教 百里垂拱仰辨 魏志云劉毅字子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賜詔
之 拱仰雖微乘寓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 未嘗賊罪鞠人 後漢書曰入作納言出跪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明 拱仰雖微乘寓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 未嘗賊罪鞠人 後漢書曰入作納言出跪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者皆感激自勵在職京師肅然朝廷重之 吏民莫不自勵 魏志曰凡舉任者高則望宰相下則

疑為京兆 吏民稱不容口 漢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日 曾頭上尹 避權豪宿奸老蠹賊跡一
矣矣請少年從旁誦曰 南省位 秦殿太宗以省華權治京兆尹日 曾頭上尹 避權豪宿奸老蠹賊跡一
字朝紫幹再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滿月別應 聞鴉 訴 空肆考云唐溫彥為京兆尹
又請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精久矣使殿王龍帝城購節用既而霖雨 聞鴉 訴 空肆考云唐溫彥為京兆尹
督視之乃觀也彰曰是必詭人探其 大督官人 慮徵錄云永樂時陳諤為給事中舉劾權貴每奏事大督官
既命坐事落職上一日問左右大督官人何在宜置轉使人數日 高第入守 翰苑新書云柳元宗不遇二三年近
過乃授前王府長史多所巨益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

者數月植趙漢 默記沒遺 又載東坡集不用 默記沒遺 又載東坡集不用 默記沒遺 又載東坡集不用
云字錦 為久任 默記沒遺 又載東坡集不用 默記沒遺 又載東坡集不用 默記沒遺 又載東坡集不用
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制宜可沈涵笑曰任吾性 治以簡靜 魏志曰高第入守 翰苑新書云柳元宗不遇二三年近
外郡比 退與官客燕然如平時久之吏官其簡曰任吾性 治以簡靜 魏志曰高第入守 翰苑新書云柳元宗不遇二三年近
而己公 退與官客燕然如平時久之吏官其簡曰任吾性 治以簡靜 魏志曰高第入守 翰苑新書云柳元宗不遇二三年近
使過之 歎息以為異事 甚似其父 奏事 運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獨甚似其父 詔不臺參 唐書云李達

設官部 京尹

設官部 京尹

設官部 京尹

設官部 京尹

設官部 京尹

設官部 京尹

設官部 京尹

設官部 京尹

設官部 京尹

設官部 京尹

設官部 京尹

設官部 京尹

設官部 京尹

仁慈穆且敦終朝陪北閣清夜侍西園降責深知已寧思食權恩未嘗辭畫室誰忍去輟轅 蕭琛和元帝詩
曰妙善有兼姿羣材成大厦奕奕工詞賦翩翩宮文雅麗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暇優優閑典墳儒
墨自元解父史更區分平臺禮申穆免苑接卿雲軒蓋蔭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高下被英聲遠近聞 徐勉
和元帝詩曰敬愛良是賢謙恭實所務尊賢遣道德重學嚴師傅六藝誠為敏三雍稱有裕覆被唯仁義吐納
必珪璋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夙有匡時調早懷經世方留心在庶績勵精思治綱

萬國承流

漢揚雄 一作崔駰 河南尹箴曰芒芒天區畫冀為京商邑翼翼四方之經 一作是 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

唐蘇頲

授宋璟兼京兆尹制曰敕惟雍設都實難其理京尹鎮俗不易其才具官宋璟天假直清時歸方

正端莊以立森嚴遷於望風果斷而行綱維成於不日衣冠所重人吏攸欽俾承彈糾之餘乃綜浩穰之劇可

兼京兆尹餘如故 常袞授孟暉京兆尹制曰門下天府惟雍神臬作京當四海之會同在三輔而尤劇漢以

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而較下稱之今因其制而選用亦陟明於辨理也具官孟暉端一簡亮外寬內肅在割

能斷見事風生歷踐通列侃然處正京師化源庶尹之則承平無事統正猶難或多毀傷失名數月輒罷况寇

難未靖邊備尚勞率西之師取給畿內戎衣軍餉因竭閭閻姦人豪奪吏氣傷沮屢有申救未懲其弊思得至

公明斷之才曠然大變其俗是用命爾典司劇任肅清權右扶養元元無俾趙張專美有漢可守京兆尹散官

勲封如故 又授京兆府尹魏少游加御史大夫制曰門下肅清風俗糾正朝廷必求寒謬之才式總紀綱之

任具僚魏少游直方其行簡亮在躬有玉壺之清澄兼龍象之斷割通變可以成世務精密可以衆人倫中外

累更風聲益振法無所避姦不能欺貳職司徒實平邦教三尹京邑備洽人謠不有兼官豈云重寄宜授趙堯

之印俾雄張激之職可檢校御史大夫餘如故 白居易授章正貫京兆尹制曰敕權知京兆尹章正貫詩不

云乎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故趙張邊廷馳名兩漢而不疑兼以儒學取重當時斯任也吾豈易哉爾數用政術

列為殊科再升文字之途一舉雲霄之路拔於郡府以尹京師有抑強扶弱之心得變通適時之用煦若春日

肅如秋霜干將淬而投刃皆虛騏驎馭而追風自遠重以郊天盛禮發號鴻恩託事而物力安舒設禁而寇攘

肅如秋霜干將淬而投刃皆虛騏驎馭而追風自遠重以郊天盛禮發號鴻恩託事而物力安舒設禁而寇攘

肅如秋霜干將淬而投刃皆虛騏驎馭而追風自遠重以郊天盛禮發號鴻恩託事而物力安舒設禁而寇攘

帖息是用嘉乃成効寵之正名爾其奉上思盡臨事思權轉健吏而忠窮人簡簿書而提綱目處劇勿紊居閑勿遺俸椎剽絕迹於九衢袍鼓息鳴於五夜克揚顯績用繼前脩 又授黎幹京兆少尹制曰敕朝散大夫前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黎幹經遠良圖弘通敏識典墳聚學風雅成文操守甚貞行歸於正早敦近掖見重中朝俊德用彰嘉言罔伏頃有歸閑之志益存難進之誠亞彼尹京眷求公器宜膺榮命俾展多方可京兆少尹散官勳封如故 元稹授楊巨源郭同元河中興元少尹制曰敕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朝請郎前守華陰縣令郭同元文戰得名吏途稱最劉超推出納之善王渙著抑挫之名皆用已長各居官守因其滿秩議以序遷稽其器局之良宜參尹正之亞巨源可守河中少尹同元可權知興元少尹 宋歐陽修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制曰門下啓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屢形懇避嘉敦慤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多材敏明入必侍於清闕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畀乃遽思於退讓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祕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於戲乘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殿於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

表梁劉孝儀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爲筭把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 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舉退異宗英尸居崇號已蚤彞典况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劍鏃七星非有伺天之用簾圖五岳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原序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阜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即丹陽爲京

尹雖得人之威頗媿前賢而時遇之深多用宰相皇上受圖負宸寶曆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愧成每念忝涖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真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為丹陽尹傳

京府判官

宋史云程頤開封府判官羽性淳厚治事恪謹始置通判又云太宗為府尹宋琪為推官初

李崇矩善出入其門遂惡之乃白太祖出之外太師與國間復以蒲勸辭留務又云秦王廷美尹開封府

判官太宗欲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構風沐雨以申下堂對使又云許王元禧尹開封

弔伐王地處親賢當奉命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呂端復為判官王堯有

發其陰事者生補贊無來遣使史武元頤內侍王端思就鞠於府端方凌事徐起俄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

色自若頗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耶即下堂端問

而並賜金紫又云太平興國間許王尹京命轉運使張去華為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請行辟屬

又云嘉祥數論事權開封府判官者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妙選僚佐又云真宗尹京妙

及具變願部公卿以下舉任州府者皆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妙選僚佐又云真宗尹京妙

之為諫議大夫與舉士執奏官禁又云梅摯從開封府判官選推官曾常端以簡札連官人草定書疏又

安並充開封府判官升殿並命並命真宗謂宰相曰人之有村難得思知但歷試而後可見占謝

書疏皆徵之從孫億所草定也升殿並命並命真宗謂宰相曰人之有村難得思知但歷試而後可見占謝

日得升殿論以天府事不奉宮中教旨又云龐籍為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禱號曰去會購捕數十人送府尹

警慎選之意仍賜緡錢受稱為廉判無重味數日才一舉肉券勉也中丞大德呼斥羣吏見君入畫然起曰廉判來矣故僚佐多忌

其餘稱為廉判無重味數日才一舉肉券勉也中丞大德呼斥羣吏見君入畫然起曰廉判來矣故僚佐多忌

之而言又好議天下事若關連無近功人湛浮自得又云嘉靖時祝允明以興寧令連應天府通判亡何乞

成曰京兆君廷言亦自安其迂非較也文所著書合詩文集數百卷陸梁曰明與百年士猶勝守章句未觀其恢然者也意考之儼始彬彬矣祝

由諸生起舉棧發蒸橫或時屬超追古昔咸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濕大觀道遠廓然謙俗者矣

京府推官

察其冤誣宋史云五代漢初魏王承訓為開封府尹盧德以水部郎中充推官時侍衛諸軍驍志軍士成美反坐告者辛簡火入直廷慶察辛辭色疑為詢之果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甚重之文擢第一仲游宰

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

以登第更仕宦者為之

又云宋王球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

考無過者為之可其奏書

有宰相器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曰其為人也

臨事動正不受請託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事以治辦稱職事動正不受請託官寺有強占民田

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者奏歸之蔡京欲奪人妾使人論意望之拒不從

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與蘇軾兄弟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禁錮不調靖康初左丞馮漸薦除開封府工曹淳祐間曾孫大酉侍講筵

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因從宮及之上改容盡歎宣取所上書及親

明不設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廂官

後劉序知開封府責唯庭參確謂蒲鎮碎除據屬乃有此令筆載下比府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

明不設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不能屈神宗問而嘉之後臺官球執政奏乞除官上曰可用不肯階擢見劉序者遂除監察御史

明不設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市令

原內史屬官 長安市長 北堂書鈔云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內史屬官有長

祭遵奉法 元儒知人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道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殺之上怒命收送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上乃賞之以為

刺奸將軍 王隱晉書云石苞服鐵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歎苞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設官部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京府司錄事 廂官 市令

廂官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市令

市令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市令

市令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市令

市令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市令

市令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市令

市令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市令

市令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市令

市令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市令

市令

又云熙寧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以公輔期

江表書卷之二十二

... 安帝六年 ... 天子 ... 天子 ... 天子 ...

... 天子 ... 天子 ... 天子 ... 天子 ...

... 天子 ... 天子 ... 天子 ... 天子 ...

... 天子 ... 天子 ... 天子 ... 天子 ...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三

設官部五十三 太守

太守一唐刺史 宋知軍州 元總管府 明知府

杜氏通典曰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六漢景帝中元二

年更名郡守為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

其罪法論課殿最按律有無害都吏官如公平吏漢書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并舉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吏各一人條上郡內眾事

謂之計偕簿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

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正常稱曰與我共治者

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凡戶十二萬為大郡帝又下制令諸侯王相位下成帝綏和

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道新交錯路二千石輒聽吏人懼易則有

辭表之心前山陽亡徒緹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義死者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故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以故

級為罪賜金以厚其意誠以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今急務國家之利也王莽改太守曰大尹 後漢亦重其任

若以過差宜可聞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王莽改太守曰大尹 後漢亦重其任

字嶷伯為巴郡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禁胡廣是也或自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相三國時有郡

守國相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恥王導永嘉末避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幾曰昔魏武建政之

郡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皆加重號雖有鼓蓋有不得者為恥導名病位散亭候倉舒愛子之寵賜不過別

物請從導始師嘉而從之初太始中郡守相三載一迎屬縣必以奉此古者所以迷職省俗宣風展義也晉

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史說在制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

為刺史說在縣太和中次職令郡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有上

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

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楊尚希上表曰當今郡縣倍多於古十羊九牧人大業三年又改州為郡郡

置太守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加號持節後加號為使持節諸軍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

已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漢文帝二年初興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至隋開皇七年又別頒青龍符

設官部 太守

總管制史唯二至十年應順大魚符於五品以上官義寧二年自是州郡太守更相為名其實一也太宗

羅竹使符又頒銀兔符於諸郡唐武德元年又改銅兔符為銅魚符自是州郡無不率理貞觀中賈敏

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名於屏俯仰視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實為使賜今

有能名時制大功之嫌不得聯官教實兄教願復為瀛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謙謹許令同州竟不遷替時人

禁之教實歷遷洛州長史初教願為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樹碑頌美及教實去職又立頌於兄碑之傍故

人守為逮貞觀之末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闕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材力者先入為中郎郎將次補郡守

其輕也如是武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官準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

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

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后乃令書名采之中者當行於走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

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史後二十人內以政請可補者獨常州刺史司馬鍾二人而已當時復有為員外刺史者

王永昌中成王字千里歷遷冀州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諫王重溫之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

紀張易之甥也貶重福為濮州員外刺史皆不領州務近畿之州為四輔同華岐蒲四州謂之四輔八年其餘為六雄魏六州為六雄十望宋毫滑許汝晉洛等

初有十緊州後入緊及上中下之差文獻通考曰五代時仍刺史之號後唐時以二十五月為限宋太

祖開基革五季之患召諸鎮會於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

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院宣徽使職事稱判太守掌總理郡政宣布條教導民

以善而糾其姦惡歲時勸農課桑旌別孝弟其賦役錢穀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皆總焉凡法令條制悉意奉行

以率所屬有赦宥則以時宣讀而頒告於治境舉行祀典察郡吏德義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軟不任事或奸貪

冒法則按劾以聞遇水旱以法賑濟安集流亡無使失所若河南大名應天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延

安府慶州渭州則兼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定州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則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瀘州潭州廣州桂州雄州則兼安撫使兵馬鈐轄潁昌府青州鄆州許州鄧州則兼安撫使兵馬巡檢其餘
大蕃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巡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溪峒都巡檢
餘州軍則否其屬官員數多寡皆視其地望之高下與職務之繁簡而置之建炎元年詔河北京東西路除
帥臣外舊差文臣知州去處許通差武臣一員後詔要郡帶本路兵馬鈐轄次要郡帶本路兵馬都監紹興三

年元年七月詔要詳文官帶本路兵馬鈔轄武臣請之大要於今日諸州統制無補徒著名位以成虛久詔
並五年令郡守除授罷並令上殿凡從官出知郡者特許不避本貫九年詔守臣以二年為任六年詔控扼

去處守臣並以三年為任九年罷令郡守並帶提舉學事九月禮部言知建昌軍李長民奏宣和以前應知通

縣依舊法結銜從官以上知郡縣帶提舉學事 孝宗乾道三年令不任守臣不為郎中書門下省言勘會已

不得除即官 淳熙中令郡守罷帶主管學事 續文獻通考曰理宗時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右丞相葉夢

重牧守之計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受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 遼史南面黃龍

府官曰知黃龍府事與中府官曰知興中府事南面方州官有刺史大略采用唐制 金諸府非兼總管府事

者為尹 元世祖至元初置諸路總管府二十年定十萬戶之上者為上路十萬戶之下者為下路當衝要者

雖不及十萬戶亦為上路上路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人總管一人兼管勸農事江北則兼諸軍與魯下路扶

從三品散府秩正四品達魯花赤一人知府或府尹一人領勸農與魯諸路同所在有隸諸路及宣慰司行省

者有直隸省部者有統州縣者有不統州縣者其制各有差等元諸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

縣尹 明初罷各路總管府於兩京置直隸府各省分置諸府洪武六年定為三等賦二十萬石上為上府知

府秩從三品二十萬下中府正四品十萬下下府從四品己而並為正四品 知府掌教養郡民之事實與科

貢均平賦役崇慎祀典禁誥奸頑表異良善訊聽刑獄審達冤滯存恤困窮糾察吏治上下其考以告於撫按

藩臬上於吏部務知百姓之疾苦若籍帳軍匠傳驛馬牧倉庫盜賊河渠溝防道路之事雖有專官皆知府領

之而總督焉

太守二

原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上地守欲民善射乃下令云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民皆

習射日夜不休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

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至留邸一月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

罷去必有毀臣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以窺陛下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開蓋頁為 卷三十三 設官部 太守

又曰文翁廬江人少好學景帝末爲蜀郡守修起學館於成都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童子得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京師者比齊魯焉天下並立學校自文翁始也 又曰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太守立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又曰龔遂字少卿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犢乎 又曰朱買臣吳人爲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初買臣免待詔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掾吏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 又曰京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 又曰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授蕭育爲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斷跡 又曰召信臣字翁卿還南陽太守躬督耕桑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還河內太守 又曰汲黯爲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黷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又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 後漢書曰何敞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 又曰劉寬爲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嘗以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案異苑云崔景貢守昌平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不用則又加寬一等矣 又曰劉寬爲南陽太守好爲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治 又曰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山民愿僕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又曰劉寵爲會稽太守狗不夜吠將去山陰父老七八人齎百錢送寵寵爲選受一大錢故人號爲取一錢後八居九列四登三事也 又曰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之禮各因淫好無適對配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五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

娶者二千餘人。是時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又曰秦彭韓頴川太守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於郡境肅宗巡行頴川輒賞賜錢穀恩寵殊異。又曰鮑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缺壞年費嘗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東觀漢記曰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為馮萬石。又曰趙憲字伯陽為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奸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年四方牛大疫而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又曰張堪字君淑試守蜀郡太守遂漁陽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為一作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又曰張堪為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以為比上曰何以為教顯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掘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又曰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偏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為便乃歌之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又曰王阜為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至。又曰崔寔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華嶠後漢書曰郭伋拜頴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又曰鄧曄拜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又孔奮傳曰奮為武都太守美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讐。又曰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蝗飛南至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龜鼈在淵物性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難豚也數為民害咎在貪殘今退貪殘進忠良去檻穿虎遂東渡江去。又曰岑熙為東都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甍舍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

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謝承後漢書曰杜詩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
愛民役造作木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田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
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又曰沈豐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愛民養化罪法辭訟初不
歷獄嫌疑不沒一斷於口鞭杖不舉而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
到官一年甘露降瑞芝生 又曰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至焉
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劉琨字桓公遷弘農太守先是嶺滬驛道多虎災行路不通琨爲政
三年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而去帝聞而異之 又曰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食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
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是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貧者
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爲神明 又曰黃昌爲蜀郡太
守未至郡時蜀有童謡曰兩日出天兵戢 續漢書曰寇恂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肆射伐淇園之竹爲
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漢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太守長子萬爲北地都尉次子輔
爲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爲二千石者十三人俱引見萬却退不敢與父並詔遣問謁者曰
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符耶即下詔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
滿爲淮陽王相誨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爲弘農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甚嘉之 三輔波錄曰馬援
誠兄子書龍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爲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
有治化 魏志曰鄭渾爲上黨太守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
者相比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京茂傳曰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
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魏略曰孟康爲弘農太守清已平賦省息訟獄時出案行不欲煩損吏民常預敷卒徒
各持鐵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 蜀志曰諸葛亮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 王隱晉書曰何曾上
言郡守之權雖輕猶御千里比之於古列國之君也 又曰王遜爲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秋滿悉
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山公啓事曰晉制春夏農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 世

說曰荊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爲從事使詣司馬宣王宣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缺待之後二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大會使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車一何悛耶泰曰君名公之子故守吏職猶猴騎土牛一何遲耶 梁書曰謝朓字敬仲齊時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太守耳 又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溉與弟洽從昉爲山澤遊被代而還無裙沈約遺裙迎也 又曰何胤字子季爲建安太守民不忍欺伏臘放囚還家及期而至 陳留者舊傳曰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守何不爲蓄以遺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益部者舊傳曰景放爲益州太守威恩洽暢有鳩鳥集於廳事 華陽國志曰趙瑤徙

蜀郡太守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倫徙蜀郡爲司空吾今埽地以待足下矣

唐書曰太宗朝馬周疏言

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旣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於此帝稱善 又曰中宗景龍中韋嗣立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法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一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 又曰裴耀卿爲濟州刺史會天子東巡耀卿直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爲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張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 又曰張九齡上言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外稍非其人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宜遂科定其資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

恐天下猶未治也 肅宗時楊綰為相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
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言舊制刺史被代若
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
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擅去州詣使所其故關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
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司品同而祿例差江淮大州至
月十緡而山劔貧儉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 薛珏入為司農卿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
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也
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李吉甫為相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勾以絕苛斂吉甫連
塞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
郎吏十餘人為刺史 五代史曰郭延魯沁州縣上人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
惠愛州人思之延魯屢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為沁州民到今思之吾今幸為刺史其敢忘先志由是益以
廉平自勵民甚賴焉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 宋史曰李虛己父寅舉進士起家為衢州司理參軍
虛己亦進士第歷知遂州時太宗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為勞績月
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羣臣以治最聞者賜之時虛己受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為批其紙
尾曰虛己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為郡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 又曰王禹偁出知滁州州境二虎鬪
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
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
未踰月卒 又曰張詠知益州時李順搆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
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
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波行深入克捷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民間說言
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嚙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說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說之興沴氣乘之

妖則有形說則有聲止說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又曰杜衍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 又曰仁宗朝晏殊以樞密副使出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 又富弼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租廬舍十餘萬頃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家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 又曰劉敞徙知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效公行敞沒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 又曰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以樞密直學士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者襄尙禮詔延誨諸生以經學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民至今賴之 蘇軾黜黃州團練副使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爲當路者沮之後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 呂大防奉學士知隨州又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益急遂貶舒州團練副使 又曰范純禮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 又曰范純仁出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 又曰張方平以待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

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方平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又曰王大寶知連州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懸遷之地月輪免行錢宜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苦疾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 遼史曰蕭文外戚之賢者也篤志力學喜愠不形壽隆末知易州兼西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於貨民甚苦之文至悉去舊弊務農桑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雖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爲鳥鵲所食靈雨不止復隨禱而霽是歲大熟 虞集在翰林常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以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耳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讎興焉不幸大苗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虛空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 元史曰烏古孫澤從元帥唆都下兵闖越時宋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文天祥置都督於南劍州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冬十月唆都收福州進攻興化克之唆都怒民反覆下令屠城澤說之令放民逃奔泉州使先扇動世傑膽落必走是吾不戰而救泉矣唆都喜乃開門縱民去因得脫死及定廣州唆都還軍詔改興化軍爲路校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拜曰是吾民重生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 獻徵錄曰建文時姚善爲吳郡守數造請郡賢訪求治道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徒步造門稱名致禮賓後報謁但望門再拜而返又有錢芹者自守甚高善欲往見使人道意芹曰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明公誠下士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上坐延質經義芹曰此士子業也公事有急於此者善竦然問之芹出一簡以授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術也時靖難兵已南下善因密結諸郡訓練兵民相約勤王而薦芹爲行軍司馬文皇即位索黃子澄甚急子澄走蘇約共航海以

圖恢復善曰公朝臣可四出號召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不可去也子澄遂去善為其屬許千戶等見文
皇文皇詰責善聲色不遜死之 又曰宣德初以雄劇十郡慎擇良牧尚書胡濙舉況鍾典蘇郡請賜敕以行
鍾始以吏起家洞灼郡弊泣任後吏胥抱牘請署欲以嘗鍾鍾默然若無能為者既三日復請署鍾乃歷舉前
牒中之故為出入隱竄顛倒者立撲殺之僚屬震慄因并舉僚屬之貪虐庸懦者立黜之置善惡二簿察民善
惡籍其名以示勸懲民咸感化凡奏減正賦田糧及停徵滄沒舊欠糧草共數百萬辨明誣入軍籍者千八百
餘家蘇人所謂減三分糧當一代軍民到於今受其賜述職日上錫宴賜詩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郡民赴闕乞
留者百萬餘人遂再遣還任卒於官 又曰英宗朝溫州守何文淵入為少司寇特薦侍御劉謙代已治郡九
年善政甚多嘗語人曰守與令雖官階不同皆職民牧赫赫為威民不近也察察為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
令之道也人以為名言 獻徵錄曰溫州守郁山字子靜時元輔張孚敬雖歸上卷猶厚部使以下望風爭趨
山獨處之以禮孚敬建寶綸樓大治第宅又求廣基地強勒市買不休山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之子孫公
今移易幾何家匝垣已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計也且公居朝嘗喜稱伊傅周召之為相柰何所
以處家者顧出蕭何李沆下哉張怒作色山不顧而出然地亦不再廣

太守三

銀章青綾

銅虎竹符 漢書曰太守品第五秩二千石銀章青綾文帝紀曰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皆以竹簡五枚長五寸銀簡書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曰太守專符符合乃聽

秦宣國恩

興利除害 王隱晉書曰何曾上言郡守上當奉宣國恩以救災

河內完富

魏郡都會 後漢書曰寇恂為河內太守上謂恂曰

汝南心腹

魏郡都會 後漢書曰寇恂為河內太守上謂恂曰

宜以荀良為

兄弟繼踵 後漢書曰馮異字聖通與弟野王相繼而多恩賞民歌之曰大馬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繼踵

八男典郡

子夾河 漢書曰杜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位三公而兩馮勤評事文類聚

有行皆見擢用

孝子隨時慰勉 後漢

明賢智惠利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其禮教不出荆揚晉郡中興書曰華譚拜臨海太守弟為宣兩子夾河

書曰張衡為會稽太守其有名稱凡人有素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勸名節誦習者以千數

不輒於耳魏志杜襲傳曰襲為河東太守政尚仁愛好學士貞婦順孫復其從復隨時慰勉之

法諫討賊盜政教施行太守傳學校為吏民行義

郡中無事備禮樂教太守禮百姓遵用其教

太守傳學校為吏民行義太守禮百姓遵用其教

民整治乃令屬縣因時教太守禮百姓遵用其教

乃驅率吏民備起蕪蕪太守禮百姓遵用其教

法制皆著於海亭太守禮百姓遵用其教

鴻都陂立新豐塘太守禮百姓遵用其教

乃立新豐塘萬九千四尺太守禮百姓遵用其教

之姓錄遇吏如弟視民如子華後漢書云馬援為隴西太守視民如子未嘗疾言厲色

鄧都不顧妻子世說云王經為江夏太守常稱曰己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下官終不顧妻子矣

辨善作條教晉書曰陳郡太守王湛無所不備

謂委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總都百姓業禮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又鄭康傳云時廣平太守

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委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

拜天水太守嚴明賞罰得實後漢書樊豐推折豪強抑挫權右

太守到郡神控子弟負薪妻子炊爨弟負薪

權右息貧贏為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單衣榻上食惟飲菜

馬之官後並死步歸京師謝承後漢書曰王陸績載石

林石太守宣德太守羊洪矩吳時為雁門服德河西改俗

太守以身率下河白鹿夾輪黃龍望府

西改俗郡縣則之雁門服德河西改俗

有威德蝗蟲飛入白鳥集神爵降王騰晉書曰虞浦遷都陽太守有白鳥集於庭神爵者願借寇

君一年乞留侯君某年能平之耳恂對曰臣願執鉞前擊即日車駕海紅恂從至相川監獄華起上謂恂曰慎念獨拜

自守卒姓道一郡更始徵霸下復備寇君一年上乃留拜之

臥理後漢黨錮傳成增為南陽守任功曹岑暹人語曰南陽太守

復進魚續王遜為上洛守事解榻舉棘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守

魁而止倉慈王遜為上洛守事解榻舉棘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守

銘泉守數孫孝仁為嫩煌守官銘如喪親或謂盡其形思劉受明

始若煩碎其政未嘗有私力能推行之注米鹽至細黃霸字次公

乞留帝許使郵亭卿官畜雞豚以贍寡為教條網罟畜養種樹而

為宛州守徒京兆去人皆思之制服增秩張綱字文舉廣陵太守

風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我清拔難欲吾擊強宗抱兒用論

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用蒲鞭乘革車不敬犯求虐挽不來

雞鳴天欲曙節侯挽乃少停夜中道去人歌曰蛇如打五鼓不拘

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不得情偽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也

皆便安知始帖漢任浦更無追捕之苦

分典大州章顯立先用執政制度由縣令超遷自魏政出為尹其

者為守廷獻徽錄云明宣德朝李信主為清河令九歲即舉賢

附已出為巴西守明皇西行迎謁於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恨

進士從知吉州太宗賞其強幹代還賜錫魚高平太守始發明皇

南結廬宣城賭郡唐書云韓宗朝出元末侍御史王鉞訊之賦

沈約末書羊元保為黃門郎善奕棋第三宣太叔亦好獨立使君

奉公為天下最嘉其溫謹與太祖善奕棋第三宣太叔亦好獨立

行錄孫甫字之翰初謝錫知御州有鬼政慶曆中范仲淹泊南

迎唐書云隋開皇初謝錫知御州有鬼政慶曆中范仲淹泊南

母及弟遂清為母執事行父子守郡兄弟列戟事文類聚云畢

數十里州人咸以為禁行父子守郡兄弟列戟事文類聚云畢

聽起徹其鄙凌欣然喜見顏色唐書云章斌以章累聚為太守

請封孟子元史曰元憲宗時阿台為平澤路達魯花赤崇為孤竹

湖學

廟祀夷齊

坐閣聽波

執轡將

畫像

立

坐

為東南最 蘇學為諸郡倡 又曰胡宿知湖州前守滕宗諱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諱去通判俸史皆疑以

豈昔人分謫之遺乎坐者大魁謝其從胡學為東南最 又曰胡宿知湖州前守滕宗諱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諱去通判俸史皆疑以

良密生徒彈百多不率教仲淹忠之純佑尚未冠輒入學高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自是蘇學為諸郡現

倡 尊禮朝使 建立廟學 又曰宗時揚州至客館館仲知溫州帝遣使至常尊禮曰蘇學為諸郡現

戰門外簡亦出立使者外領首言曰天州至客館館仲知溫州帝遣使至常尊禮曰蘇學為諸郡現

命辱臨殿色天使也某不敢首言曰天州至客館館仲知溫州帝遣使至常尊禮曰蘇學為諸郡現

西階足跡取莫敢就主席益力知是數刻使也禮不常尊禮曰蘇學為諸郡現

天子手持以蓋堅使君益力知是數刻使也禮不常尊禮曰蘇學為諸郡現

符號是雲南未以尊禮見儀典職經邦人創見之莫不尊禮曰蘇學為諸郡現

禮變風俗 開稻田 實軍屯 太平御覽先師立周書建禮學舍勸士人弟子云張立道除忠

世宗嘗問采兒赤欲何仕對曰西夏冬皆成比年大收租入用常民耕其利亦三歲凡三歲管以盡增畫

帝用之乃授中興路新民政管至官祿其子弟之壯者聖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歲凡三歲管以盡增畫

浚井 却潮捍江 唐書曰白居易選杭州始築堤柳宋文曰昔蘇少唐刺史字泌始引西湖水作井民

日潮為之却出橫沙數里促達成 蘇公堤 補闕柳宋文曰昔蘇少唐刺史字泌始引西湖水作井民

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入湖所至千頃民多湖為民大惠六井亦歲於廢物見

廢之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惠六井亦歲於廢物見

力復完六井又取葑利以備修築取葑三十餘萬餘通復造堰補以湖葑除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

湖上望之如畫園杭人名為蘇堤蘇堤二十餘年再滋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祀者現草植笑答稱

補闕柳宋文曰昔蘇少唐刺史字泌始引西湖水作井民 蘇公堤 補闕柳宋文曰昔蘇少唐刺史字泌始引西湖水作井民

至必遺鹽未羊富什器以非有他也欲其不割民耳 中和之政 惠利為本 宋史曰趙鼎出為道州共食

因平武息者多矣 浚遺陰擇善地 鞭板懸於楹間 子曰吾平生凌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語其

之 獻 微 銀 云 明 方 克 勤 守 濟 日 府 庭 不 陳 經 月 不 答 一 人 五 年 方 成 一 信 唐 書 曰 崔 嗣 守 鄂 州 治 尚 撫 節 制

用 法 嚴 峻 一 毫 不 貸 山 堂 肆 考 云 宋 張 詠 問 李 叟 曰 百 姓 果 信 吾 否 對 曰 傳 郎 威 屯 兵 得 隸 刺 史 節 制

在 於 郡 將 士 得 隸 刺 史 曰 宋 史 云 楊 簡 知 溫 州 日 私 罷 兵 五 百 餘 人 過 境 內 分 司 幹 官 職 永 嘉 尉 及 水 若 兵 捕 之

立 巡 尉 府 庭 下 兵 仗 兩 行 是 夾 立 都 官 威 服 一 召 西 序 數 數 罪 命 之 節 制 官 交 鄰 將 連 勝 罪 是 良 久 得 奉 命 應 分 司 其

紀 律 微 服 直 趨 賊 所 雪 夕 往 勞 部 落 又 曰 淳 化 中 蜀 寇 叛 道 徒 尺 刀 關 林 寧 害 我 者 直 趨 賊 所 初

惡 人 耳 以 懼 罪 欲 延 命 須 臾 若 羅 胡 淋 而 坐 論 罪 徒 二 百 餘 人 郡 守 不 持 尺 刀 關 林 寧 害 我 者 直 趨 賊 所 初

郡 守 聞 世 衛 至 遠 郊 迎 奉 歸 農 驛 奏 璽 書 現 美 又 曰 種 世 衛 知 環 州 蕃 部 有 牛 家 族 奴 奴 說 者 素 徭 未 嘗 出 謁

驚 曰 前 此 未 嘗 有 官 至 吾 郡 遂 緣 險 而 進 疑 我 邪 幸 其 族 謂 世 衛 命 其 能 進 世 衛 皆 自 歸 莫 敢 說 大 遣 還 戍 卒

處 置 潰 軍 又 曰 呂 公 權 知 河 陽 洛 口 兵 千 人 以 久 役 思 歸 奮 斧 鉞 關 不 得 入 西 走 河 橋 觀 聽 河 洶 諸 將 請

撞 還 一 度 被 則 罪 而 後 報 矣 帖 息 又 曰 高 定 子 止 道 左 即 思 歸 奮 斧 鉞 關 不 得 入 西 走 河 橋 觀 聽 河 洶 諸 將 請

軍 民 流 不 過 欲 復 得 錢 糧 自 給 遂 殺 吾 郡 定 子 止 道 左 即 思 歸 奮 斧 鉞 關 不 得 入 西 走 河 橋 觀 聽 河 洶 諸 將 請

來 諸 軍 雖 受 招 不 肯 釋 甲 定 子 止 道 左 即 思 歸 奮 斧 鉞 關 不 得 入 西 走 河 橋 觀 聽 河 洶 諸 將 請

傳 令 勞 苦 之 諸 軍 皆 拜 定 子 止 道 左 即 思 歸 奮 斧 鉞 關 不 得 入 西 走 河 橋 觀 聽 河 洶 諸 將 請

始 祠 宇 如 令 舍 寺 長 折 中 使 折 服 勢 門 類 名 色 甚 多 蘇 州 守 時 亦 日 而 久 中 使 歸 出 方 采 實 織 造 成

買 禽 鳥 花 木 皆 倚 以 刺 折 求 無 虞 郡 佐 縣 正 少 特 則 加 推 難 亦 日 而 久 中 使 歸 出 方 采 實 織 造 成

邊 水 次 難 答 以 為 常 鍾 下 車 曰 首 無 虞 郡 佐 縣 正 少 特 則 加 推 難 亦 日 而 久 中 使 歸 出 方 采 實 織 造 成

抗 論 單 出 麾 曰 汝 何 得 打 吾 主 簿 中 不 平 辨 其 爭 只 幹 汝 頭 事 手 來 謂 謝 為 談 食 而 止 於 是 清 絕 既 之 往 十 載

其 兩 手 起 數 曰 汝 何 得 打 吾 主 簿 中 不 平 辨 其 爭 只 幹 汝 頭 事 手 來 謂 謝 為 談 食 而 止 於 是 清 絕 既 之 往 十 載

至 餘 年 未 嘗 推 內 官 之 患 也 雷 再 屈 膝 拜 俯 伏 謝 勞 張 某 奉 命 鎮 閩 者 每 行 府 守 以 下 並 易 章 服 罷 細 緇 如 迎 謁 者

拒 所 用 釋 舍 丞 而 佐 以 下 雷 再 屈 膝 拜 俯 伏 謝 勞 張 某 奉 命 鎮 閩 者 每 行 府 守 以 下 並 易 章 服 罷 細 緇 如 迎 謁 者

免 一 館 中 無 不 灑 然 改 色 遣 吏 齎 大 酒 上 令 與 南 而 停 而 管 丞 十 丞 不 勝 痛 號 呼 祈

偶 則 元 史 云 觀 音 奴 守 歸 德 宰 吏 馮 甲 夙 嗜 王 乙 田 三 頃 值 歲 饑 奴 令 王 妻 就 食 淮 南 而 王 以 疾 死 其 妻 歸

揚 州 神 之 靈 先 期 以 羊 酒 祝 之 官 楊 勿 淫 祀 王 乙 田 三 頃 值 歲 饑 奴 令 王 妻 就 食 淮 南 而 王 以 疾 死 其 妻 歸

者 乃 特 署 鍾 名 授 饒 州 路 之 饒 至 即 撤 俗 尚 鬼 有 覺 山 廟 者 自 首 為 妖 禍 福 人 為 盜 成 辭 金 紫 擁 敗 絮 曰 宣

開 盤 頭 卷 三 設 官 部 太 守

史請領左魚到州集官吏取州庫右魚契合却差人

送左魚到省又云范尚書諫封侯表分流出守

清簡平反冤獄道不知拾遺里幾十年理訟

足也松竹歲錄云仁廟簡廷臣為郡守字驥以監察

欽道宋齊元振洋化太守長於廉州清溪然好察細事

嗜退安民宋史曰李允堂字西在言職十年出知杭州

明精騎紫馬望黃龍從西來考曰云沈豐運為巴陵守

五湖長三年最太平御覽云晉書桓元補義興太守

兼有之翰苑新書曰常棣集居一州之人表為千里

身先天下長者一世清人曰三國典帝謂田叔曰公

官曰王慶籍茅茨數椽東湖四詩風雨讀書賦詩怡然

湖四詩歸奏上讀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人思劉君

陸巨艦泛乎安流謂松江太守趙豫勤以補拙儉以養廉

太守四更名太守漢書公卿百官表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

原罷侯置守減六國罷侯置太守

涿郡濱近外虜魏志曰此郡濱近外虜太守時明帝即位

之民乎遂言為外劇壽後送任子論難時觀但有一子而

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先從我自勵走信都郡為我

史起徒中起小吏為太守魏志曰公孫度起元於家受詔

為二千石起小吏為太守魏志曰公孫度起元於家受詔

按印綬舍曰王於天下為病不就府之府官屬皆隨就

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病不就府之府官屬皆隨就

於家受詔便道之官又東觀漢記宛拘為潁川太守便道

記宛拘為潁川太守便道之官

設官部太守

卷二百十三

設官部

太守

太守

太守

太守

太守

太守

東郡太守分車擢賢俊擊
豪強實賜下明郡中肅然
形於色郡雖鄰接西越然
敬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
學業以贊協時雍光揚感化乃
具為條制於是王者七攝餘人
足用

守教民種榆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令口種榆百株
勸民種榆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令口種榆百株
勸民種榆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令口種榆百株

教民牛耕
又曰因延拜九令鑄作田器
教民牛耕
又曰因延拜九令鑄作田器
教民牛耕
又曰因延拜九令鑄作田器

開兩江溉萬頃
風俗通云秦昭王使陳永為蜀
開兩江溉萬頃
風俗通云秦昭王使陳永為蜀
開兩江溉萬頃
風俗通云秦昭王使陳永為蜀

填金隄
漢書云王尊遷東郡太守久之
填金隄
漢書云王尊遷東郡太守久之
填金隄
漢書云王尊遷東郡太守久之

注在尊傍
立不動而水波稍却一主簿
注在尊傍
立不動而水波稍却一主簿
注在尊傍
立不動而水波稍却一主簿

開倉賑給
晉書云龔遂為東郡太守
開倉賑給
晉書云龔遂為東郡太守
開倉賑給
晉書云龔遂為東郡太守

閉閣自責
太守承後漢書曰龔遂為東郡太守
閉閣自責
太守承後漢書曰龔遂為東郡太守
閉閣自責
太守承後漢書曰龔遂為東郡太守

囚千數一時論沒
魏志曰龔遂為東郡太守
囚千數一時論沒
魏志曰龔遂為東郡太守
囚千數一時論沒
魏志曰龔遂為東郡太守

莫敢匿詐
所連及囚至詰之皆不欺
莫敢匿詐
所連及囚至詰之皆不欺
莫敢匿詐
所連及囚至詰之皆不欺

大府又云
都為清南時有惡賊皆三
大府又云
都為清南時有惡賊皆三
大府又云
都為清南時有惡賊皆三

才統漢書
冠何者焉曰冠何者焉曰
才統漢書
冠何者焉曰冠何者焉曰
才統漢書
冠何者焉曰冠何者焉曰

書曰
冠何者焉曰冠何者焉曰
書曰
冠何者焉曰冠何者焉曰
書曰
冠何者焉曰冠何者焉曰

玩不
冠何者焉曰冠何者焉曰
玩不
冠何者焉曰冠何者焉曰
玩不
冠何者焉曰冠何者焉曰

胡廷
冠何者焉曰冠何者焉曰
胡廷
冠何者焉曰冠何者焉曰
胡廷
冠何者焉曰冠何者焉曰

秦律令
漢書曰朱博為東郡太守
秦律令
漢書曰朱博為東郡太守
秦律令
漢書曰朱博為東郡太守

威名流於
匈奴又大姓趙廣宗
威名流於
匈奴又大姓趙廣宗
威名流於
匈奴又大姓趙廣宗

撥煩之才
後漢承
撥煩之才
後漢承
撥煩之才
後漢承

申
後漢承
申
後漢承
申
後漢承

華嶠漢書云任浦拜 咸稱神明 漢書云班伯為定襄太守分部收捕 號為神父 華嶠後漢書云鮑德為南

武都太守路不拾遺 咸稱神明 漢書云班伯為定襄太守分部收捕 號為神父 華嶠後漢書云鮑德為南

我子比年之間民養子者三 到郡基月增戶萬餘 開喻數年漏脫自出 蜀志云呂又累遷廣漢蜀郡太守

辛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習奸巧非一又到官為之防禁 荆棘自除 續漢書云鮑德為南

開喻數年漏脫自出 蜀志云呂又累遷廣漢蜀郡太守 行春隨車致雨

詳弘 理冤甘雨降澍 論郡中策懷時年早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宿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常為高第

續漢書云鄧晨拜中山太守 奏課第一 又曰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越俗不好學嫁妻禮儀眾 增多三歲

為天下最 魏志曰杜畿拜河東太守而為高第 李充實之今日昔制何定關中寇倫平河內嶽有武功開

年常為 民夷稱其德惠 許梅易多不得分明 胡常怨怒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即遷者官為平

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 歎詠不容於口 太守後漢書云蓋勳遷潁川 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家傳曰王朗為會稽太守會稽舊祀泰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 在郡九年吏民便安 魏志云胡質為常

賜皆散於眾在郡九年 遷去民人思望 華歌之曰望遠忽不見 惻愴常得 惻愴常得 惻愴常得

民惟恐其遷 魏志曰顏斐為京兆太守斐清 老弱守關上書 漢書曰魏相為河南太守後官者二三相賊殺

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 老弱守關上書 漢書曰魏相為河南太守後官者二三相賊殺

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言關吏以贖太守罪 老弱守關上書 漢書曰魏相為河南太守後官者二三相賊殺

取 吏民遮道 魏志云顏斐為京兆太守斐清 老弱守關上書 漢書曰魏相為河南太守後官者二三相賊殺

啼呼 續漢書云第五倫為會稽太守生 百姓啼泣 東觀漢記云賀文和遷九江太守行縣持乾糧

之 勇遷魏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 刻石頌德 田萬頃 聖田三萬餘 成其利 吏民立石頌德 黃昌足心有黑子

貌短小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上召見形貌 彭寵容貌絕眾 東觀漢記彭寵為漁 黃昌足心有黑子

遂當於此昌驚呼前請曰示之以國相持慈慈還為夫婦竟以禮重焉 許荆蹠下有黑子 楚國先賢傳胡

見太守許前... 鄧攸夢行水邊... 王隱晉書云鄧攸為淮南太守... 夢行

紹亦有之... 田伯盧君與約... 列異傳云田伯為廬江太守... 移

占者以為...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新徵頭代...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惟德如期...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復而牧守...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宜盡醉也...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蜀民思卿...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朕視河東...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命謹身率...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之往來皆...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大興學校...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特論屬宰...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之問何人...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辭後進以...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承相周必...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遠近化之...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仕與民休...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先生始也...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人情之當...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五飛橋無...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州皆為飛...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陳公堤...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又為長堤...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設官部...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太守...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太守...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太守...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太守...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太守...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太守...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太守... 黃猛擿殺主簿... 命璠到府一月不自來... 太守

弘範移守大名大永濤沒盧舍相程無從出弘範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遣曰臣以為朝廷儲小

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則盧舍對曰今歲水滯不收而必貴民輸倉米六萬斛至春時糶城中細民計口給券

若活其民使不至逃亡則盧舍對曰則盧舍對曰則盧舍對曰則盧舍對曰則盧舍對曰則盧舍對曰則盧舍對曰則盧舍對曰

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官錢運糶 宋史云曾公亮以西人情驟然公亮一鎮以壽長安濠州飛語營卒

災饑而益民無餒色詠之難時有 官錢運糶 宋史云曾公亮以西人情驟然公亮一鎮以壽長安濠州飛語營卒

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運糶不取子錢期月終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棧而至其自減民糶以荒政具舉

濟時信州守謝元明乞未救糶幕屬不從棄疾日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來舟什之三與信 荒政具舉

又云黃幹知漢陽軍乞未救糶幕屬不從棄疾日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來舟什之三與信 荒政具舉

處居悅之民 倉米減糶 元史曰五柳中選魏州路地管年饑米價約二千兩中以官倉之米定其等價減十七日

大食即死矣民亦相與言曰公為我輩謀者而治部之積糧古循吏無以代官倉之米定其等價減十七日

軍閫之乃罷都中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舉善著而治部之積糧古循吏無以代官倉之米定其等價減十七日

饑奏曰請以臣一人之命而活千萬之命 魏州路地管年饑米價約二千兩中以官倉之米定其等價減十七日

堪力役會初得江西南贛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晏之九餘管為弱質病不

運事亦 罷役 魏州路地管年饑米價約二千兩中以官倉之米定其等價減十七日

深注臥祠下至是詔下民歡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饒民蒙 利民之事知無不為 宋史曰魏了翁字

改罷州利民之事知 民陰受賜終不自言 魏州路地管年饑米價約二千兩中以官倉之米定其等價減十七日

無不為治行影聞 臨汝盜斂庭無留事 宋史云曾公亮以西人情驟然公亮一鎮以壽長安濠州飛語營卒

奉宣德意豫何力之有 臨汝盜斂庭無留事 宋史云曾公亮以西人情驟然公亮一鎮以壽長安濠州飛語營卒

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繁獄以累和議 魏州路地管年饑米價約二千兩中以官倉之米定其等價減十七日

徒流罪於長史前對辨無所異 魏州路地管年饑米價約二千兩中以官倉之米定其等價減十七日

年如神民有街冤不直者戮數十 賓客泛舟 唐書云顏真卿具劾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身以野稗山陽賜霖雨

為書生不疑也祿山反河 遊觀竟夕 宋史云曾公亮以西人情驟然公亮一鎮以壽長安濠州飛語營卒

朝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遊觀竟夕 宋史云曾公亮以西人情驟然公亮一鎮以壽長安濠州飛語營卒

母出遊公亮不為動張繼微觀與賓境夕乃歸 莫枕樓繁雄館 宋史云曾公亮以西人情驟然公亮一鎮以壽長安濠州飛語營卒

樓繁雄館 莫枕樓繁雄館 宋史云曾公亮以西人情驟然公亮一鎮以壽長安濠州飛語營卒

附者日衆乃教 民 自囚於獄 唐書云楊官督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吏史曰制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

力田京兆大治 民 自囚於獄 唐書云楊官督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吏史曰制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

官覺馳入滿城曰使君妻中道命去 守臣不畏強禦 宋史云李浩乞外得州衆民盡以貨結其責

吏卒權貴人欲其認冤且誣以他事今言者用是極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大獲罪權貴

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額曰守臣不畏強禦 宋史云李浩乞外得州衆民盡以貨結其責

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額曰守臣不畏強禦 宋史云李浩乞外得州衆民盡以貨結其責

其所沒質上終其後曰台州所斷甚允當
一鶴自隨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二人
唐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治湖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使人神思清發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後生望風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然又云高宗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地知子知我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不行縣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自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不才我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言清止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寬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切至是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友為襄陽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怨結懼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錢旌潔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以東昌府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守為節婦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謂盡願焉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院
治湖

賜人云新法行師雖門生故友居州顯者皆贈書訪無嫌曰此賢者所
居官廉而不授則百姓自安又云朱
震為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為盜天子以為宜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廉而不授則百姓自安
雖訪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檢具本部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
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
優加獎勵上從其言

太守五

原詩晉傅咸贈建平太守李叔龍詩曰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南劍注
望心乎克副 潘尼贈榮陽太守吳子仲詩曰大晉盛得人儲宮畜髦士吳侯降高質剖符授千里垂覆豈他
鄉迴光臨桑梓寮類感岐路黎庶思知恥老氏喻小鱗曹參寄獄士無謂樊邑陋覆篑由茲起 又贈隴西太
守張正治詩曰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羣靈感詔運理翻應翔風張生拔幽華蘋繁登二宮未是張朱錦剖
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可令終 宋謝靈運去永嘉郡詩曰野曠沙岸靜天高
秋月明德石挹飛泉攀林蹇落英 梁簡文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碣石臨東海峨眉距
西候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方無夜犬驚向息神牛鬪涼風繞輕幕麥雨交新溜念此一銜觴懷離在惟舊
又罷丹陽郡往與吏民別詩曰久歸從事麥非留故吏錢柳裁今尚在棠陰君詎憐 沈約去東陽與吏民
別詩曰微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在茲飾駿去關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
蒼霜載凋秋草風三動春旗無以招臥轍寧望後相思 又酬謝宣城眺詩曰王喬飛鳧鳥東方金馬門從宦
非官侶避世非一作 避喧揆子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早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尊昔賢
俾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 唐杜甫送費至出知汝州詩曰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又送李廣州詩曰斧鉞下青
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又寄裴施州詩曰廟廊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鑪
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具分憂 白居易送嚴大夫赴桂州詩曰地壓殊方重
官兼憲府雄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旗樓堞中大夫應絕席詩酒與誰同 宋蘇軾送錢藻
守婺州詩曰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紱來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

壺漿迎 又送張嘉州詩曰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曾華
疑香齋詩曰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心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砂
清耳漱寒流篆煙細細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郭解送吳中復守長沙詩曰初登西漢文章府便領吳王
第一州繞郭白雲衡岳近滿帆明月洞庭秋 楊億送劉秀州詩曰騎置迢迢阻玉音左魚江海遂初心郡樓
晴日東西望幾處棠陰接翠陰 元倪瓚送高太守之秦郵詩曰秦漢置牧守猶古之侯伯封建而郡縣仁政
故不易漢宣知所本留意二千石慎哉高侯車願循古轍迹 明李濂送童太守入桂林詩緋袍金綬紫微臣
郡國如何借寇頻停鷁北堂還綠服畫熊南國又朱輪晴逾梧嶺隨征雁秋波瀟湘憶故人自媿素餐淹歲月
羨君隨處布陽春 石沆送臨江蘇太守詩曰五馬夾朱輪清川不動塵問山廬岳近領郡虎符新吏冗詩難
廢民稀俗易淳江花迎路發十月待行春

原箴後漢劉駒駘一作崔瓌郡太守箴曰有羸驅除焚典紀舊蕩滅蕃畿罷侯置守秦發閭左陳涉奮威楚築乾谿
靈王不歸征遐由近可不肅祇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原碑晉孫楚雁門太守牽府君碑曰君體德允直才量高深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聿振鴻翼於秦塵
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雁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
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電之不及掩耳也伐叛柔服威震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
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鎮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迴旌東麾撫司徐青截彼降賊海岱以平劄符千里為
國干城 晉孫綽潁州府君碑曰君天縱傑邁奇逸卓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遠鑒之識禮樂飾身之具
固以足之於天勿冠之於楮紳出匡南位功深於爵金龜三曜冲懷再發道光古賢風改彫僞允可謂明德宏
猷贊世之偉器者矣矯矯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肩而已邀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在
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未效違離己及低徊房禁攀戀罔遺

原表宋顏延之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曰抗志絕操芘陸謝芻代食賓士何獨匪民 又為齊竟陵王世子臨
會稽郡表曰此郡歌風蹈雅既髣髴於淹中春誦夏絃實依稀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詭替可推擇明經式寄

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說 方范雲除始興郡表曰臣被沐恩靈棲息榮幸貶貌兢視

挺襟軫慮徒誓蠶管之誠終沈螢燭之用不悟懸景麗天通涇潤下月緒未交鎔光再鑠脩鞠慙疑離不及忤

且地鄰舊越甸分故楚厥壞惟腴實邦斯大將何以再宣王猷陶奉惠渥 梁蕭子範為蔡令構讓吳郡表曰

全吳奧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潁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

言承河潤之旨鄧攸廉白適著不留之歡賀劭沈靜猶致題門之責 陳徐陵為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曰甫離懷袖裁脫綺紉適荷隆秘使膺珪組執玉不起樞衣未勝自甘泉通火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疆場

言瞻漢草乃曰中州遙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蕭彭之勇 陳江總

為衡陽王讓吳郡表曰芝泥馳印發命開函 頴之誠夏霜易實兢惶之至春冰可涉臨淄回軾即事何取廣

川無聲頗知自匹 **調**楊廷秀知常州謝表曰頃從山水之縣入陪鷓鷯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臨事而

妄發尋將母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憩公幹漳濱之身三年於外易獨孤常州之任再命滋恭惟郡邑先惠養

之治所願盡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乎報上 吳永叔知隆興府謝表曰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數引公卿欲

聞四方有水旱盜賊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臣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揚域向也物華民

富今焉地大國貧矧帥權分隸於九江而侯度僅頒於八縣然臣嘗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

印或分西道專采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今乃眷玉隆之散吏就銅虎之左符臣已於月日到府上訖紫

馬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之朝 朱熹潭州謝表曰臣迂疎末學憂患餘生得陪

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念况學兼嶽麓脩明遠自於前賢而壞帶洞庭鎮撫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

茲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敢不仰佩訓辭

俯殫學力雖驅馳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龜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 真德秀知福州謝表曰伏念臣孤忠自

信獨立無朋先報玉堂之虛俾司曹計復滌丹書之籍旋付藩條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

寄僅閱歲葦冰壁自將粗謹酌泉之誓藹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寢還視初心而尤慊幸值陰靈之

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晨與在親擢侯度未脩豈堪牧伯之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

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創痍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為遊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臣欽承詔旨思體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闔淮揚之間職當自效願惟潁州渤海之師

教梁簡文帝復臨丹陽教曰昔越張脩猛用弘美績邊延善政實著民謠吾冲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薄作守京河將恐五袴無謠兩岐難頌思立恩惠微宣風範 丘遲永嘉郡教曰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

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吠畝績麻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耕灌不脩桑榆靡樹遊鄩里酣醕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僻獨立高懸仲蔚而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

移風 任昉為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曰富室兼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巖嚴我君后崇墉增甸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岡神嶽崩潰蘭艾同

燼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 陸倕未至潯陽郡教曰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泣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龜組竊願巴祇闡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對賓常藥自隨

式瞻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成邏榆樵採諸如此類悉皆省息 又云太守家本諸生伏膺典紀光武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庭戶貴郡圖載具有方策校以山經參諸括象原野城

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圖可勿親用公孫陸戟既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原銘晉傅元江夏任君銘曰君承洪苗之高冑稟岐嶷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邀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於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五教外運六奇邦國又安飄塵不作銘曰峨峨任君應和

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溟才行闡茂文武是經羣后利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齡

宋傅亮故安城太守傅府君銘曰爰自漢季以及晉朝高明遠德係軌於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蘊粹佩蘭藉蕙韋帶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閑不以隱約回其操揚生所謂久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踵前脩淹留孔老宛然內求於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原章梁簡文帝爲王規拜吳郡太守章曰臣今願斂衽後思循牆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顧浮橋而不見蒼鷹一
遊望仙人掌而遽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芬絲方始 陸倕投潯
陽太守章曰鏤冰雕脂不見大龍之象課虛叩寂寧闐駕辯之音徒荷容蓋空班推擇不能使府庭生梓橫閣
誦經俯睨朱輜仰瞻繪蓋漏上嚴辦伏軾多慙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三

設官部五十四

郡佐總載

郡丞

長史

司馬

通守

同知

郡佐總載

社氏通典曰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丞以佐守尉典武職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曹

蔡質漢儀曰河南府掾出考與從事同後漢書曰蝗晉末以下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略如漢制

北齊上郡太守屬官合三百一十人為郡官故有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功戶兵法等七曹稍與今制同開皇三

年詔佐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司十二年諸司州從事為名者並改為參軍又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

考課煬帝置通守贊治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戶兵法士等書佐各以郡之大小而為增減改行參軍為行書

佐唐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別駕長史司馬一人大郡督府有左右司馬二員錄事參軍京府謂之司掾參

錄事參軍大州上郡皆府亦二人餘州府一人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景隆三年諸州加置司田開元中省乾元之

別曰田曹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在府為曹在州為司府曰倉曹功曹大與上府置二員州置一員自司功以

判司戶置焉因廢置不恒故不列博士一員醫博士一員大凡以州府大小而為增減宋史曰宋懲

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制諸州通判令刑部郎中賈玘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

僉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二員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戶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廣南小州有試

秩通判兼知州者南渡後知州通判有兩員處減一員凡軍監之小者不置又詔更不添差其後或以廢事請

或以控扼去處請五年以後旋添置之除潭廣洪州鎮江建康成都府見係兩員外凡帥府通判並以兩員為

額餘置一員其幕職官有簽書判官廳公事兩使防團軍事推判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凡員數多寡視

郡大小及職務之煩簡政和初改簽書判官廳公事為司錄建炎初復舊凡節度推判官從軍額察推及支使

從州府名凡諸州減罷通判處則升判官為簽判以兼之小郡推判官不並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

支使亦有并判官窠闕省罷則令錄參兼管凡要郡簽判及推官皆堂除餘吏部使闕二廣間許監司辟差紹

熙元年臣僚言廣西奏擬簽判多恩科癘老乞行轉運司不許差年六十以上昏耗之人諸曹有錄事參軍

開蓋類函 卷一百十四 設官部 郡佐總載 郡丞

戶曹參軍司法參軍司理參軍中興詔曹掾官依舊惟司理司法並注經任及試中刑法人乾道以來間以司
戶兼司法知錄亦或兼職六年汪大猷言司戶初官令專主倉庫知錄以司理例以獄事為重不兼他職從之
仍依知縣格法銓量如有老疾昏耗難任事者即於本州知通於判司簿尉內選經一考以上無罪犯曉法人
對換紹熙元年詔不曾銓試人不許注授司法 遼史曰遼知黃龍府有同知有判官某州刺史有同知州事
有錄事參軍世宗天祿五年詔州錄事參軍委政省事省差注 續文獻通考金諸府非兼總管府事者尹一員
同知一員少尹一員府判一員掌紀綱眾務分判吏戶禮案事專管通檢推排簿籍推官一員掌同府判兵刑
工案事知法一員 諸府節鎮錄事司一員判官一員掌同警巡院 元上路置同知治中判官各一人下路
不置治中而同知如治中之秩至元二十三年又置推官二人專治刑獄下路一人經歷知事或一人或二人
照磨兼承發架閣一人又散府同知判官推官知事提控案牘各一人 置錄事司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
城中戶民之事中統二年照驗民戶定二千戶以上設錄事司候判官各一人二千戶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
二十年置達魯花赤一員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盜之事 明府屬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官一人因事添設同
知推官或二人通判至五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司獄司司獄一人

郡丞一 長史 司馬 通守 同知

杜氏通典曰郡丞秦置之以佐守漢因而不改後漢施邕字子柔為京兆丞曰丈夫當晉成帝咸康七年省

諸郡丞唯并陽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

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為丞位在通守下今郡丞廢矣其職復分為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自隋為

郡府之官去從事史諸通執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績連最謂微入朝父老揮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飲受而飲之唐永徽二年改為長史前上

元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為之神龍中廢開元初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年以明皇由潞州別駕入定內

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官至德中復置諸府州各一人而大都督府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都督刺史之職長

史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古今注曰守柙病丞長史行事後其後長史遂為

軍府官至隋為郡官唐初永徽二年改別駕為之其後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王府長史理府事餘府通判而

已司馬本主武之官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者則置府僚司馬為軍府之管理軍事

安西司馬在溫座岸慎肅詠宋制司馬銅印墨綬絳朝服武冠至隋廢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焉治中

舊州職也舊謂隋州廢遂為郡官後治中篇開皇三年改治中為司馬隋房恭懿為澤州司馬有異績遷治中

杜稷之所祐益默寡薄州廢遂為郡官後治中篇開皇三年改治中為司馬隋房恭懿為澤州司馬有異績遷治中

能致之子遷海州刺史煬帝又改司馬及長史并置贊治一人尋又改贊治為郡丞唐武德初復為治中貞觀

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為司馬長安九年洛雍并荆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四年通

守煬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謂之內史唐無所職與長史同

獻通考曰同知職清軍匠或兼巡捕

郡丞二

掌署文書典知倉獄漢書百官志云每屬國署丞黃綬大冠漢官儀云四百石秩六百石

六百石注云長史衆史之長皆黃霸當法漢書云黃霸為河南太守丞霸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

任以郡職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桓譚出補東觀漢記云光武議臺所處上謂桓譚曰

復極言讜之非短帝大起出為領太守事吳志云孫權領會稽太守徐平威重丹陽太守討山賊請平為

承張暢佐蕃秉心立誓早有名譽伏見時徒比多謀郡太守推暢當選未為而佐下丞遂請時獨稱敏志節貞顯

憑以為宜解舉試以近縣認領產募士唐書云李襲志任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已私產募

楊統為是人所稱便差代之舉政尤異拔攻郡於是擢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統太守事史云統向今四海分製

宜遂據嶺表豈遠節後歸唐舉政尤異拔攻郡於是擢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統太守事史云統向今四海分製

不置刺史合對事類云孔弼寓字廣成貞觀中歷魏州司薦宰相材唐書武后嘗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

老宰相材也即召為洛州司馬制史為政三年臣嘗驚羨見刺史禮又曰中宗時孔若思出為衛州刺史故

東之未用也後曰慶之矣曰臣嘗驚羨見刺史禮又曰中宗時孔若思出為衛州刺史故

香謝奕字

英桓溫

舊州職也

杜稷之所

能致之子

二十三年

守煬帝置

獻通考曰

郡丞二

掌署文書

六百石注

任以郡職

復極言讜

承張暢佐

憑以為宜

楊統為是

宜遂據嶺

不置刺史

老宰相材

東之未用

白居易柳子署府清簡元史云元世祖時趙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渡海毀祠

厚皆為司馬初所至必毀淫祠海上有獵神頗著靈異鏡初奉上臺令竟往置之方航海高浪如屋從者皆落獨無所怖已

而風止水靜卒毀而還解散礦賊朝命使開督家兵為州府同知時聞括流寇聚劫奉順山中據礮為象殺傷編野

冒干天誅公購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遵伏當就命復歸為太平民語罷立解散兵休而還考

察僚屬積業五萬餘石備賑貸二使至大變異遂委家以某都御史往按撫兼嚴屬吏誠否蒙聞命預規畫

者老移問歸老云成化間施查調南安同知刑威不用專高德化不輸年人吏洽和九載秩滿赴銓曹力句

持身廉謹海吹公勤勞辨除奸受民所子魁希回示以慰黎庶其得民心如此

郡丞三

詩明郭奎寄劉彥基同知詩曰南浦登樓一曲歌江花潭影照青娥謝安不與人同樂天下蒼生奈若何

九月征人未授衣年年書到故園稀無情恨殺湘東雁不帶平安一字飛 楊基寄諸葛同知彥飛詩曰白髮

慵梳步履遲老于田野最相宜每當酒熟花開日正值身閒客到時雪屋夜燈因婦織月波秋舫為僧移而今

此樂同誰說只有鄰人馬遠知

制唐蘇頌授艾敬直仙州長史制曰敕朝議郎守豫州司上柱國史敬直恪勤官次精練文法往持憲簡共

憚清嚴頃擁使車旌別淑慝好龍遺迹乘鳧舊壤俾州閭之創建佇邦國之誠謠可守仙州長史散官勲並如

故 又授溫慎微揚州司馬制曰門下某官門遺清白家傳詩禮外鳴謙而益光中造理而能密書工懸帳賦

掩馳輪閑達彰其起草仁明最於分竹乃矚維揚之藩是稱重江之奧端察所擇僉議攸歸可守揚州大都督

府司馬散官勲如故

記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

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

遷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任久資高老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

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

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逸伏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

書唐王勃上絳州上官司馬書曰君侯極天分構振瓊樹而翰霞帶地疏源握珠胎而冠月麟軒羽殿瑤去降卿相之榮鶴印蟬替金社發公侯之始青臯獨唳望鴻漸而飄雲丹穴高鳴對鷓池而矯霧嚴助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榮臥理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胃懷逸氣過文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煙霞之涯淡莫尋振滄渤以流箭江漢之波瀾未測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辨羣籟於莊軒懸匏自記賓階夕敞清河銷驥贊之虞虛榻晨披元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台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而已哉借如僕者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單月之期露草滋山寸徑有捐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才位難於俱立況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以動人皇皇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階賤質附雲足而追颺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委名勵已蛟鏢申獨斷之能偶迹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懼天衢可望指鵬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

通判

一 簽判

文獻通考曰宋制通判職掌倅貳郡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沒與守臣通簽書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 又曰按藝祖之設通判本欲懲五季藩鎮專擅之弊而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官雖郡佐而其人間有出於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資崇卑論也與後來之汎汎稱半刺者不侔矣 宋史曰元祐元年詔知州以帥臣其將下公事不許通判同管元符元年詔通判幕職官令日赴長官廳議事及都聽簽書文檄 南渡設官如舊入則貳政出則按縣有軍旅之事則專任錢糧之責經制總制錢額與本部協力拘催以入於戶部 容齊隨筆曰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邊有事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已知州遂就徙通判又羅廷吉既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

至守洛都表為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為通判皆非貶降也 彙苑詳注曰簽判宋有兩使防圍軍事
權判官皆以選人充太平興國中以贊善大夫十五員充諸州節度判官蓋太宗以諸州戎幕鼓官選朝士補
之俾分理事且試其才此簽判所由始也蓋選人則為判官京官則為簽判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通判職管
糧緝盜治農脩河牧馬之政

通判二 會判 判官 倅

停車 監郡山堂肆考云胡文恭行張士受制分乘停車按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為倅者周禮謂列為長史
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為所制有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雙有監州 上佐 瑞僚山堂肆

外郡人問欲何州曰有監無通判處可矣蘇軾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雙有監州 上佐 瑞僚山堂肆

源別駕長史司馬通判之上佐唐大曆十二年制判史有故及開本道使不得擅攝但令上佐知州事宋周必
大古州通判詳記詳奉官惟掌兵馬自漢及唐其名不常史曰下官通判宣州淳化間上命宋庠檢中廉幹

曰宜請交服之寵復致端察之列 給印紙 却例金 者給御書印紙深嚴仍賜實俸以旌異之與與
以為病後來者皆曰後世望賢不為政務大體不事能暴暴其身預為不賢者地乎 不稅農具 未學造簪

山堂肆考云言行錄呂夷簡通判濱州人稱其才王旦嘗謂王曾曰正人異日與公野乘鈔軸曾曰何以知之
曰以其委請知之如不統農具數事後卒與曾並相按夷簡嘗判濠州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國家田器

望大起有金事發銀買時之困壽天府蒙遂持銀入白 獻通判自嘉靖間朱光壽為重慶府通判訟怒且怒而
竊凡千區已而中貴人命來于納息為本而息皆擄取云當出判廣德今保初若是且奈何遂鳩工構地

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為本而息皆擄取云當出判廣德今保初若是且奈何遂鳩工構地
法出於免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德為法不恩殺其弊邪況倉至自經人以為倉之法不效議震曰不然

民而官不得與震為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相代社倉息約非山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 未嘗屈撓 務為裁
損山堂肆考曰宋黃濟通判鎮州其牧守多勳舊武臣踞貴陵下瀆未嘗屈撓 械送偵卒 解散亂

民以史曰王嗣宗通判河州太宗其橫遣使德嗣宗下吏刑秩宗械送京師金史云金張奕以兵結陣既其
德府通判齊國齊民之在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半舉火相逐應奕如之謂市人丁社稷以兵結陣既其

老間小南門以示生路眾不得作比明亡匪書盡其首惡謀械屋以居有司備為不可就遂買地築室德人
郡人無他 蔡室儋耳 題版西寨 地非人所居初械屋以居有司備為不可就遂買地築室德人

部曲營外 招拔壯士 緝織錄云弘治間譚謙改歸州通判兼署歸化山兩邑時械賊源賊出沒開化境遠
餞李迪 祭趙鼎 史曰范通判鄂州又曰汪應辰論判索州時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鄉應辰為文祭

餞李迪 祭趙鼎 史曰范通判鄂州又曰汪應辰論判索州時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鄉應辰為文祭

餞李迪 祭趙鼎 史曰范通判鄂州又曰汪應辰論判索州時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鄉應辰為文祭

餞李迪 祭趙鼎 史曰范通判鄂州又曰汪應辰論判索州時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鄉應辰為文祭

餞李迪 祭趙鼎 史曰范通判鄂州又曰汪應辰論判索州時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鄉應辰為文祭

餞李迪 祭趙鼎 史曰范通判鄂州又曰汪應辰論判索州時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鄉應辰為文祭

餞李迪 祭趙鼎 史曰范通判鄂州又曰汪應辰論判索州時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鄉應辰為文祭

餞李迪 祭趙鼎 史曰范通判鄂州又曰汪應辰論判索州時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鄉應辰為文祭

之曰惟公兩登道出...

借三兵以護行道...

乃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賸賸寢包代賀表...

元十五年為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二處為害維禱熱禱於神祠曰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早
雖禱禱而兩虎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禱曰冬無雪主事禱判長沙未至會道病甚卒已而復生先
曰白鶴神仙是允病既革以易黃符待觀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賀禱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
亦不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項鍊往觀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賀禱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
為言曠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死也往而復還而未嘗死也後知其為白鶴神也或以問允姓始
生也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為允蓋禱而自託於仙者 民歌廉慎又云宜德關警無所交詢允姓始
廉慎忘躬能使年豐 更治簡緩又云自謙不可犯諱諱顧視笑曰為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在可雷行於天
簡緩順 持青袍而歎又云嘉靖間劉容字汝大通判黃州軍車赴任布袍蔬食不殊寒士風廉平之譽乎於
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其名持其青袍歎息感誠其下無所擾撫臺徐君謂
所屬曰吾傍候關官如使畏之如虎每每激而取禍觀劉別駕良媿矣

通判三

詩宋呂祖謙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曰騷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宋公善題辭文采照潭府千載得君侯遙
遙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鱗江山日日新似君相勞苦木脫獻羣峰雲生失前浦況持別乘權光華動
逆旅元戎下分庭百吏羣趨廡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土預知潢池盜無復驚槍鼓嶺南鏡面平論賞駢主組
臨分一杯酒不為離愁舉 楊廷秀送孟士友通判上印入朝詩曰君家樞相扶天極氣凌霜雪忠貫日史家
有筆歎無人今有此人無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辟盈尺徑寸珠合登清廟薦六瑚合參豹尾隨屬車胡為
心凌雲間翻竭來螺浦分風月開軒不與俗客談明月清風入牙頰只今上印去朝天玉筍春風催綴班相門
有相君勉旃凌煙再寫進賢冠 周必大留別蘇仁仲通判詩曰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
光曾共賞三春樂事未全疎尊前窈窕傳新唱耳畔瀾翻聽異書此別不須勤怨惜君王日日問嚴徐 又送
人通判洪州詩曰朝集分攜五載前衝泥各上浙江船如今再贈城南柳依舊黃梅夜雨天 一花發河橋政早
成策勳恩擢佐藩臣雞翹豹尾他年從且作銀章第一人 二南浦飛雲繞棟椽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散吏文
書盡許我他時解榻無 三已上 宋王安石送文學士倅邛州詩曰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
音得王楊學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選為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芻忽乘駟馬車牛酒過
故鄉問君行何為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為親榮區區誇一方 孔毅父送張倅詩曰清

若冰壺斷若金枝長見恤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旦歸朝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
行曲爲留旬日少慰攀轅淚滿襟 楊廷秀送王恭父監丞倅同州詩曰澹墨輪魁正少年蓬山鮮水得詩仙

集賢學士看文筆國子先生費酒錢濯錦江頭頻入夢桃花水面送歸船平分風月真聊爾不日來朝尺五天

明高啓送顧倅之錢塘詩曰之官即勝遊送別漫多愁草色荒宮燕槐陰遠驛驛湖通朝汲井潮動夜眠樓

早向臨平過荷花已欲秋已上 宋王安石送龐僉判詩曰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才迥出羣一相開藩嘗

負弩三年通籍更從軍清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荆溪山最樂看君摩翮上青雲 楊廷秀贈

尚長道僉判詩曰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聲合于玉筍班中立却向紅蓮幕裏行天色惱人渾欲雪

燭花照別若爲情日邊已辨除書看莫戀南樓秋月明已上 唐杜甫贈田判官詩曰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

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首宿將軍只數霍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召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

無意向漁樵 又送張判官詩曰處士聞名早遊秦獻疏回腹中詩萬卷身外酒千杯江雨春波闊園林客夢

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臺 李白送獨孤判官赴安西幕詩曰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惟道三數公緒衣貂

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杜牧送斛斯判官詩曰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爲聽將取離魂隨白騎

三台星裏拜文星 明余詮送張德常之松江判官詩曰萬彙涵濡雨露中百年文物倏飄蓬鱸魚獨擅吳中

美驥足寧如冀北空肝膽幾時酬楚國里閭從此變王風吳淞江水秋無底好與使君襟抱同 高啓送葉判

官赴高唐時使安南還 銅柱崖前使節過貢隨歸騎入京多一言暫遣陪成瑁片語曾煩下趙佗曉拜賜衣辭絳闕

秋催征權渡黃河政餘好賦登臨詠聞說州人最善歌 劉三吾與先復初判官詩曰左身痠痺耳仍聾近被

刀傷更怯風亦有將軍憐杜甫豈無高弟念王通敝廬設枉過朝使束帛終難起病翁欲涉湘江采蘅芷美人

遙隔暮雲中已上 明吳子孝送陸別駕詩曰作吏本王畿蘆溝葉亂飛秋風吹易水寒雨灑征衣戍火鄰邊

障原霜見獵圍陸機吟興好還喜簿書稀 盧梅雪夜鄧州領別駕送至丹江有詩見贈賦答曰寂寂丹江夜

色空風塵郡國歎飄蓬豈無佐吏同殷浩雅有中郎識領雍雪霰微茫漁火外星河搖落戍樓東憐君尚策青

絲騎却與山陰訪戴同 汪道昆送張虞部謫常州別駕還娶親省詩曰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

罪郎署早知名落日梁谿權平蕪穀水城秋風回首地淚灑逐臣纓已上別駕

制唐蘇頲授李守一別駕等制曰黃門皇三從兄前涪州司馬守一等自登官序並穆政聲趙際燕陸漳濱淇上控河朔之風土盡山東之郡國宜膺別乘往佐專城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孫逸授蕃誠弘農別駕制曰敕某官早因才藝久踐禁班頃涉微瑕未為深累佐郡之職冗員頗多既有名於省官俾稍遷於近服可守弘農郡別駕散官如故

表宋唐介潭州通判謝上表曰始竄嶺南人皆謂其必死及遷湖外恩已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逾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禍患之及已屬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輒輸忠款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擯棄遐荒分甘散秩豈謂聖明存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招諫者之言勉為後來之戒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邕廣之紛紜擇湖湘之守俸俾從狂簡得佐郡符臣納忠獲罪頓首論以誠甘盡瘁報君雖身死而不悔謹當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荅於大恩

記宋蘇軾密州通判廳題名記曰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着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着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又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為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即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鄙甚者羊叔子之言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于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周必大吉州通判廳記曰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設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罕得與聞藝祖創業

之四年繼五代擾攘之後首置諸州通判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與利除害功徧天下是冬又詔凡公事非守倅會議連書勿行規模宏遠豈歷代明君賢臣思慮所能及嗚呼盛哉 又為筠州判官廳記曰國家以民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二千石其設官有亞有旅亞者倅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掾曹旅也分職以治各司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通惟幕職為然

推官一

舉笏擊蛇 宋史云孔道輔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具武殿中一郡以為神物

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往來一日適廣飲廣弟于欲得師財且苦其極楚晉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召召工鐫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得實即

得僧冤 元史云汪

簡素伉直 莫不脫服既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始以為明而少斷久之多梅樞去亦不追其散行教化如此

留石刻 又曰申屠致遠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蔡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按縱獄 又明郭淮為永州推官明慎用刑多所平反東安邑有制盜名一枝梅樞者劫人必畫梅而去示人不

而思曰是必獄卒得賄將縱以分其贖且激

精誠格神 又云郭淮為永州時視茶禪陽山谷中有巨蛇即

文告發以或問官計圖脫罪耳語之果然

故號山麓蓋精誠格神也

不張騎從 民自服行部不威張騎從老弱歡迎郡守華璉適並出見之因歎其平

易近人為

推官二

詩 宋洪杏夔送石士志推官赴調詩曰石友抱奇璞竭來掾吾邦昂然凌霄姿莒鼎獨力扛入幕有此士諸

人亮難雙沒事風赴谷哦詩雨灑江一朝解綬去船鼓催逢逢明廷急才俊召驛難逾瀧早晚對北闕華鐘發

鯨撞 明李東陽送蔣宗誼推官之金華詩曰北來南去幾星霜又見分符出帝鄉三入越山身更遠重遊京

國夢難忘也知吏法兼詩老未必才名與命妨臺省祇今須俊傑看騎驄馬問豺狼 尹伸送黃霞潭推官還

浙詩曰共欲謀歸去君能先我行始知官秩薄便是世緣輕憶膾飛青翰觀霞到赤城同舟猶苦海回首定傷

情

郡尉一

開蓋頌白 卷二百十四 設官部 推官 郡尉

杜氏通典曰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輔都尉各二人畿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漢舊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

晉射御馳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鼓田今乃罷其役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又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西羌盛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時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關主兵鎮唐無其制

玉海曰天下郡國百有三置都尉者九十山西自三輔而外郡纔十有三而置都尉三十其餘郡國八十七置都尉止六十其不置者蓋四十有三也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皆不治民揚雄傳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注會稽東部都尉燉煌玉門關候也文獻通考曰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漢百官表稱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以佐之尉之尊蓋與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擬也魏晉以後無都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曰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大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郡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馬則秦漢所謂都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矣

郡尉二
原設武備春秋元命苞云太尉主甲兵漢設武備注云今時郡尉準此義者也羅奸非韋曜釋名曰韋羅也言以罪羅奸非督盜賊續漢書云光武歷關功臣諸君不遺際會首度能何

為手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勇武可守尉督盜賊上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尋長斯可矣充懸化石荆州圖記云澧水南岸有白石立類人形首有

秣陵為神搜吏見子文自謂死後當為秣陵尉尉至鍾山下賊擊傷遂死吳先主之初太祖作洛陽北尉初入尉廡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置四部尉宋志云先武省都尉後往

郡尉三
主武職典戎伍漢官解詁云都尉郡各一人副佐太守言與太守俱受銀印部割之任為一郡副將然但主其武職不與民事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降衣戎服示揚威武折衝難也胡伯始邊郡都尉歲云蠲蠶上聖光被八垠胡惟八面胡備寇鹵典盜賊漢名臣程方進奏不來賓蕩蕩率土來同并守撫其民人典其戎伍口才功成並施文武

色棒懸門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置四部尉宋志云先武省都尉後往

太祖作洛陽北尉初入尉廡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置四部尉宋志云先武省都尉後往

不來賓蕩蕩率土來同并守撫其民人典其戎伍口才功成並施文武

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觀漢記云任延字長孫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獄故羊十九迎吏見其少拜成爲郡守御史大夫

泊無爲 正身潔已 東觀漢記云任延字長孫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獄故羊十九迎吏見其少拜成爲郡守御史大夫

周窮急每時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漢書云張奐還安定屬國都尉給之省光榮幸令公田

上馬遺金悉以還之美性貪而樂史清前有八都 道不拾遺 盜不敢近 史記云義縱者河東人也爲河內

尉好財貨爲所患苦又云王溫舒爲廣平都尉擢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

賦懷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李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年盜賊不敢近黃平

優文召處士 荀頡得都尉 鍾離意別傳云西都尉南陽延徽到史召趙以禮發遣之德薄思賢汲汲處士鍾離

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荀頡得都尉見雲臺初光武微時拘新野華爲市史魏倒一荀帝德之不忘仍賜拜即食及

仁而愛士 善於養衆 黃蓋爲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二騎共藏捍策驅馬疾呼以矛突

越界赴討 又云程普爲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二騎共藏捍策驅馬疾呼以矛突

張繡將軍進封都御侯 恪掌軍糧 光撫將士 也 又云諸葛恪爲左輔都尉大皇帝令恪守陽民吳連等爲亂表

張繡將軍進封都御侯 恪掌軍糧 光撫將士 也 又云諸葛恪爲左輔都尉大皇帝令恪守陽民吳連等爲亂表

任南匈奴左奧鞮等寇美稷而東羌復舉種應之與惟不得交通東羌遂與和親共擊與連等連戰破之

進屯長城遣將軍王楡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遂與和親共擊與連等連戰破之

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之爲永嘉太守

湖鑑類函卷一百十四

設官部 郡尉

卷之四

八

設官部五十五

督郵一

功曹 錄事參軍 司理 州 諸曹參軍 五宮 判官 史目

杜氏通典曰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也後漢歐陽

於朝主簿讀教訖功曹即拜奉冠謝不妄而罷 陳球為繁陽令時魏郡守馮異求賄球不與太守怒起督郵

曰實欲之罪也後受免冠謝不妄而罷 陳球為繁陽令時魏郡守馮異求賄球不與太守怒起督郵

今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 唐以後無

督郵二

原所舉應法漢書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翁歸徒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太守奇其對

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翁歸徒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太守奇其對

伏不起曰文武無備惟所施用遂召上朝問君奇其對從署督郵 歎如良鷹守相虞下車葉令麻痛及

野今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萊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勸之霸即解印綬去勤 太守奇其才

漢記云宋穆之年二十為孔子非顏淵不教使迎太守太守大奇其才問曰君年少為督郵未嘗聞未嘗聞未嘗聞

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為孔子非顏淵不教使迎太守太守大奇其才問曰君年少為督郵未嘗聞未嘗聞未嘗聞

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墜於地仲尼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 褚禧稱史 陳書史與舊傳云褚禧稱史

誅漢書云孫寶為京兆尹仲尼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 褚禧稱史 陳書史與舊傳云褚禧稱史

德當道不宜復鳴鶴按其所古云渠漢曰 郡縣斂手 督郵州事大外舉郡縣斂手為郡 御史貸罪 東觀漢

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廷為督郵州事大外舉郡縣斂手為郡 御史貸罪 東觀漢

其園陵樹祭皆請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廷為督郵州事大外舉郡縣斂手為郡 御史貸罪 東觀漢

上詔曰以陳留督郵廣延故貨御史罪 為耳目 謝承為者唯功曹耳崇遂署案進行縣謂曰相以督郵為耳

也 為視聽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但當舉大綱大綱若來百自自張矣 明政化之本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至且關連縣細微之怨太守甚近及遠今宜先清府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鍾離不冠

開盤類函 卷一百十五 設官部 督郵 功曹

覽典雅情發數府又性好奇律
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
許慶家貧為郡制郵乘牛
車鄉里號曰船車督郵
孟博賊直六十
北南先賢傳云范滂被詰受贓滂曰為
號曰轎車
漢書曰

功曹一

原杜氏通典曰按功曹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
後漢范滂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資請為功曹滂外甥李碩
書佐曰率受若死滂不可違乃止郡中入下其不歸然乃指所
又許劭字子將為郡功曹于前正執衡允者風俗所稱如龍之
脚功曹後位至司徒又劉毅字仲雄陽平太守杜恕過舉為功
人三魏合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法錄曰孫晨為功曹十
參軍隋亦然又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
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
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今掌官
圍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

之事 宋以後無

功曹二

原為主吏 作朝右 漢書云蕭何以文母苦為沛主吏
後漢注云孟康注云主吏則功
曹注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選其才時人怪之
與風俗長道業不美其法即聲名不足慕全而為善者少矣
賢傳云王咸為汝南 委以郡事 光贊本朝 東觀漢記云趙勤
郡功曹政為仁義 委以郡事 光贊本朝 東觀漢記云趙勤
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制臣太守虛簿欲以功曹相屈
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史之具料在北山之
吳遠合門大小一十三人李棠少微志清內成七劉咸某其
雁之禮 羊陽國志曰李棠少微志清內成七劉咸某其
擇 陳蕃設榻 樂巴入壁 後漢書載徐瑋傳云陳蕃為太守
守躬請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張超請為功曹
去再再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
臧洪奇士 任旭真人 魏志云臧洪太守張超請為功曹起
久之秀生事被收旭狼狽送秀其名請為功曹起超超起曰聞弟
之 秀生事被收旭狼狽送秀其名請為功曹起超超起曰聞弟
郡內所畏 汝南先賢傳云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後漢書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李壽薦異行 許劭進賢才 許劭
許劭進賢才 許劭進賢才 許劭進賢才 許劭進賢才 許劭進賢才

尚仁義 蜀志云履

好人倫 尚仁義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蜀志云履

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任使其憲章朝右簡裁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任主簿應嗣自此不復錄有辭教郡內稱理又王隋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

置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為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官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亂彈部內非違

監印給紙筆之事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黃元年建寅月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錄事與禮尊其任也

不盡置也諸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乾興元年丁度申請諸州始各置錄事參軍慶曆二年河東河西陝西諸

州權令京官知錄事參軍熙寧三年詔繁難去處錄事參軍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尚書

省言州建六曹參軍參軍之稱起於行軍之際恐不當襲錄事參軍欲改為司錄奉旨改為採建炎初復舊名

錄事掌州縣庶務糾諸曹稽違乾道中汪大猷申請依司理例不兼他職從之 元明制詳總載

錄事參軍二
原徒勞 能任白帖云梁陳吉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又前趙錄云劉聰字元明年十四克

章益都太守陳寔以功曹王漢閣楊舉為主簿又前趙錄云劉聰字元明年十四克

身長八尺為郡主簿宣武主簿魏承有美譽為一府之望又前趙錄云劉聰字元明年十四克

綱米 撤相門 案結曰其時宜行闕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結白應論都東網米過城下歸白守是當之

守不可強起之移史昌教被逐錄事缺官徹長瑞切骨強洪佛子元史胡長濤字汲仲至元二十五年詔下乘

外門使官道長 屬官得益友 同僚有詩人 司錄凡吏治喻未皆與南甫曰待我如此可以法矣街問之

不復明曰小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曰秋光都似合情薄山色不乖淫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

留而薦之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吾不知因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得平亭榜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仕群為主簿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為吳郡太守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色 漢書云王元仲君行春威留守其脚師君綠樓探書具與之聞 稱美 吳錄云包咸字子良 在朝正

十重白以交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以事君夫人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老成 趙偉甚器之主 武陵先賢傳潘基器為郡 黃讓其奇之 謝承後漢書包咸為吳 伯師教令無譽 風俗

與患風悅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羸服齋金賂主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降免而不知其由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記名中書 宋史云胡則字子正以進士起家再調寧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海問則送穀

旨太宗額左右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謂索徒州司馬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曰錄事折威風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喜言兵以廢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叔夜曰此非計也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形勢盡攻取之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持外敵自行臺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雖然不為屈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條刺史失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軍中不屈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要地建州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州司馬折威風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州錄事折威風 殿最升降 詎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蘇頌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家葉顯調建州錄事參軍

所失示之琳鬻曰能 糾不法事 唐書云開用之初為彭州參軍嘗攝錄 以情求獄 事文類聚云檢攻魏

知吾失御史材也 以文為贊 宋史朱昂字舉之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淵明詩賦 府

死仲無告終仕不訊一因 以文為贊 宋史朱昂字舉之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淵明詩賦 府

賞 彈箏意適 合辭事類云晉謝景仁為預州秋風愈氣甚適以此大開其善 枳棘非鸞鳳所棲 白鶴云仇覽

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之過而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元頓悔遂卒為孝子考城令王漢政尚嚴猛聞覽

以德化人署為主簿曰聞陳元之過而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元頓悔遂卒為孝子考城令王漢政尚嚴猛聞覽

主簿而誰乃以月俸大賢遺令入太學其名大非 聞人不當佐邑 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外邑改開 看儒書不如詣主簿 曰從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讀習主簿時語 西涼簿山堂肆考云謝

封府戶曹參軍 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能令喜怒 白鶴云王珣為恒溫主簿解超為參軍時人為 繆多才幹 通典

糾職禮 糾司 典簿書 掌符印 糾繩大郡 管轄外臺 提舉列曹 糾察羣吏 一郡綱紀

六曹表則 列股肱之郡 居管轄之司 陳寵之用王渙可謂得人 郭頤之選元明厥有成績 禮崇

孫石 苞軍事詳本傳 賢重楊陳 漢楊彪重主簿韋康成 益 又安則公府之屬吏 用武則軍帥之謀主

錄事參軍三

詩唐杜甫送韋諷閬州錄事詩曰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絃直行往樹佳政慰我深

相憶 又送韋詩曰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

縣不得慢陶潛 胡致隆喜曹劉二從事見過詩曰蕭蕭細雨鎖柴門喜見風流二使君俊逸萬春猶錄事清

新子建尚參軍 明表凱郭外寄王錄事詩曰白鷗黃鳥動春聲綠樹清波稱晚晴何用城中走塵土只消江

上過清明深村濁酒還堪醉野老狂歌亦有情寄語東門王錄事底須辛苦過平生 林鴻與陳八參軍夜飲

話舊詩曰鄉園別後隔烽煙此夕論文意惘然雁引歸心離海國杯銜好月醉霞天謀生自愧青雲後話舊多

驚白髮前明日預愁分手處憑君慷慨看龍泉

增記唐李華河南府參軍壁記曰文與武邦之大司參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屬禁而關其暴茂彌綸之謂

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參軍有焉漢車騎將軍張溫行司空專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陶謙參軍事

由是上將之府以為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揚州晉文王命孫楚參苞軍事賓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

則軍帥之謀主天下又安則公府之屬吏蓋因府郡之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參軍為號若以漢晉儔於聖代郡國比於神州則理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 沈亞之河中府參軍廳記曰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贖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雄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雄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 符載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曰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疎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猶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擢主簿國朝省擢主簿復為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慙謬省抄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循名考實豈容易哉

諸曹參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為倉曹掾判史勅其太同功曹唐亦掌倉廩庖厨財物廩市之事守遺部從事按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北齊以下並

齊以下與功曹同唐掌戶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之事後漢陸績李師皆任北

員通判六曹宋沿唐制州置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文納元祐令中州從八品下州從九品為戶曹史師官至司空北

軍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唐掌軍防烽候驛傳送馬門原司兵參

禁田獵儀仗之事景龍四年許州司馬燕欽司法參軍杜氏通典曰兩漢有法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

或謂之賊曹或謂法曹或謂墨曹後漢書曰周燕宣帝時為即法曹掾太守欽狂殺囚燕數謀不聽遂殺囚因

而巳使收燕燕死燕有五子皆判史太守又郭弘為潁川郡決曹掾治獄三十年用法律又王昌亦為郡決曹史

殺一囚固諫不許乃解未請先交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唐掌律令定罪盜賊贖之事隋以後與功曹同隋陳孝意為東郡司

法斷刑品同司戶紹興三年權行減罷後復舊宋又置司理參軍五代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

步都虞候掌刑法謂之馬步院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開寶六年始置諸州原司寇參軍以進士及選人

為之後改為司理掌獄訟勘鞫之事不兼他職元祐令上州從八品中下從九品原司士參軍杜氏通典曰

設官部 諸曹參軍

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驛宇之事參軍事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參
司空車騎張溫軍事獻帝時孫堅亦為張溫參軍荀彧亦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大尉楊滂置參軍二人歷代
皆有至隋為郡官謂之書佐唐改為參軍掌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出使行參軍晉河間王顥以太宰輔
政始置掌使命歷代皆有唐惟王府有餘則無

諸曹參軍二

原坐曹 趨府 白帖云薛宣為馮翊賦曹掾張扶日至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為師友 善丹青 白帖云

穎川守政尚清簡嘗謂掾吏為師友又作蠻語相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虱虱溫曰何為作詩曰為賦瑩瑩清池

千里投公始得一登府 六曹 白帖云功曹倉曹戶曹 六司 功司倉司戶司 田曹 溫嶠字太真上疏請置田

依舊制之宜 理曹 魏置理曹 補學士 擢臺郎 唐書云太宗為學士共十八人薛收卒乃召東

州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通宿閣下 又司庫員外 河東三絕 斗南一人 山堂肆考云唐徐彥伯

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語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數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

更相約曰犯徐君杖者必斥之說代不辱一人 獨殺然力爭守怒曰曹連散如是耶承之曰事始於中進士第調

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執法 人莫敢忤 承一人 獨殺然力爭守怒曰曹連散如是耶承之曰事始於中進士第調

會德三下有司則 定悍軍 服點盜 癸亥 史云蕭振守德起攻八年曹連散如是耶承之曰事始於中進士第調

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治少穎異從之言屬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邪可急釋械當為汝

之曰訟於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司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意懇切訟者感悟爭財者洽諭

坐肆不屈 下堂而迎 唐書云路隋宋史明經按詠州參軍李鉞欲入官調知肆事隋治然坐肆不為屈奉夏

補之俸州事以其詩文獻下堂執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 納告身 委手版 宋史云楊簡時為縣令

見邪乃具參軍禮入謁下堂執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 納告身 委手版 宋史云楊簡時為縣令

軍有因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遠欲深治之遠酷悍吏也求莫敢爭致願獨與之辨 徐謁道周 偃受庭參 史

知德樂為至尉以客禮遣之及美樂知

執笏簾外唱吟自如 單車赴官公退讀易 唐書云宋之惡

州善相皆至尉以客禮遣之及美樂知

史州司戶善歌使教婢自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遺以診事切直外論權嬰切出為河南參軍

初為監察御史論權嬰切出為河南參軍

高宗召問宰相亦大屈復召思彥泣陳

近郊或病之說曰故事之頃來者雅論安陸之才

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頃來者雅論安陸之才

改異等 參軍數試屬縣政南兵等 不欺所學

不可得 辨處疑獄 唐書云杜佑以陸補南參軍

卒弗與 辨處疑獄 唐書云杜佑以陸補南參軍

辨枉獄 宋史云姚仲孫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

果得殺 下吏不敢陷上 不法轉運使王似

似賢而薦之 議獄求合人情 咸議惟求合於人情

事類云韓思復調梁府倉曹參軍汴州司理參軍

弟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史以紙萬番監之

為受百番吏數曰昔清吏受錢此何異哉

王帶而不及文璣文璣以贈請帶欲其子無為嫌

果於斯也甚放誕少檢故贈以符券約束若子才無

士為大名府司戶參軍留守文彥博以為材部使者

檢往他郡彥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於司

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守令數出奏於司

曰同戶實貪而吾不貪對吾其連司馬公教乎後

癸又議振為婺州兵費時歸翁許景衡以給事中

義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 望減於治郡 調開府兵

言論獨不詭隨 又云江綱以祖任入官調鎮江州

參軍如作措大 何服史曰下州判司錄衫

未冠有名 謂補授州參軍物初天下 跌蕩自放

不喜人言 嶺南事為即日不欲 嶺南 蒸羊迎

國後為相 以王叔文黨貶崖州司戶 崖州司戶

設官部 諸曹參軍 五官掾 經學博士

察 冗員 散職 官推府掾 署列州司 名列府僚 職參軍事 增 誤入人者批曆 宋祥符五年轉運

理參軍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 不勝任者易官 者州郡長吏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五官掾

原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 有之署功曹及諸曹事 為郡股肱 應神記 漢為郡五官掾 枯旱太守祈禱三日無

乃積薪以自環講火其旁若日中不雨當自焚至日中兩大作 抱書投火 謝承後漢書王威為汝南五官掾

死太守得解其罪 以金悉還之 家人莫之知也 太守卒申以金銀悉還之 人貴其節行云 關啟還錢 汝

先賢傳平典關啟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以 王申買金 密寄申云汝南王申盡買黃金還其家汝南欲以

列於先賢畫像 陳公思歸罪司敗 風俗通陳公思為五官掾手殺王昭為其親公思叔父斌 陳子游 歸

古無辭 謝承後漢書陳堪任郡為五官掾府君 黃香貧無奴僕 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

與究精道術 張輔心懷虎狼 漢書張輔為安定五 官掾懷虎狼之心

經學博士

原杜氏通典曰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 漢卿崇為郡文學後漢先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遺際會 歷代多

開州博士 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為之 助教學生 各有所長 文獻通考曰

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未建州學也 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

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從之餘鎮未置學也 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 寶元

元年穎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 慶曆四年詔諸路州郡監各令置學學者二百

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

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然委於漕司而未

隸朝廷也 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 元豐元年州府府學官共五 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 軍監蓋未盡有也 元祐元年詔徐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自是列郡多有教官矣若 試教官則始於元豐 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正錄 願教授者聽中丞問宗愈言學 添差

教授則始於政和續通考曰遼南面黃龍府學官曰博士曰助教與中府學設官同縣亦設博士助教金諸府並設教授元諸路儒學俱設教授又增置學正學錄訓導各縣則置教諭又各處書院置山長一人明會典曰府學置教授訓導州學置學正訓導縣學置教諭訓導其訓導多寡無定員

經學博士二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明經為郡文學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 又曰梅福字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 涑水紀聞曰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言行錄曰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弟子以千計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又曰陳公輔職教吳中朱勳方嬖倖當官者皆奴事之公不與之交 淵源錄曰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及罷官代者為龜山楊公時具朝饌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杯案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晏云暮也 宋史曰廖德明字子晦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 元史曰張須立字達善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遠近翕然尊為碩師大臣薦諸朝特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 又曰黃澤字楚望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又為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甚眾嘗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 又曰戴表元字帥初元豐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信州再調教授婺州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惟表元而已 又曰周仁榮字本心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為變 名山藏曰陳璉東莞人洪武初為桂林府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敬甚加敬禮 又曰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吳勤為第一特除武昌教授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

又曰楊文貞士奇弱冠游章貢章貢守重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士奇常有所規正 吾學編曰年富永樂中為山東德平訓導乞脩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爵禮儀 又曰胡儼字若思以會試乙科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檢講說經史寒暑不廢 又曰曹鼎寧晉人練達國英才量出人初鄉舉署代州訓導非其好也願一劇官自效改泰和典史宣德八年進士第一 又曰魏文靖公驥為松江府學訓導汲汲成就人士諸生讀書學宮或時攜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

經學博士三

印鐘

振鐸 學記善特問者如鐘印之以小者則小鳴印之以大者則大鳴 論語疏武季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所以振文教也

集鱣

繫馬 使漢書云楊震有冠雀銜

時世矩範

治化本源 魏曹植學官頌行爲時矩範言爲世治化本源新書云紹興十八年江西漕官賈

勿取非人

不兼他職 山堂肆考云宋紹興十三年宋宙乞盡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逐州置仍須擇通經心術

認諸州教授並

行鄉飲禮

獻政本書 言行錄卷徐先生積爲楚州教授忠純之禮也久不見幸即守

建炎中獻政本書十

位簽判上

膺校書除 宋史云崇寧四年令教授承務郎以上在本州簽判上

三篇朱熹甚愛其書

先棟梁

後辭藝 王安石送胡瑗教授詩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收

無虛席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

州學官日至於學遊諸生而教誨先使之知所以明善脩

中正

原杜氏通典曰中正魏置中正之始已晉諸中正率一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

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唐並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闕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參

軍主其事

增五代至明並不設

上計

原郡國上計

諸侯朝使 漢書云張敖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

詩古之跡... 樊顯陳張堪之行... 應奉記胡奴之名... 求觀漢記云計吏操嘗見

守誰最... 氏都亭... 應機答問... 王璞絕常... 子出為哀帝傳... 高孔父勵操傳曰

君而任... 直諒... 元道對板橋反... 鄭元為掾彭璆為吏... 子出為哀帝傳... 高孔父勵操傳曰

家無... 劉劭對日蝕荀或善其言... 尚書令荀或所坐者數十人... 子出為哀帝傳... 高孔父勵操傳曰

計史原... 劉劭對日蝕荀或善其言... 尚書令荀或所坐者數十人... 子出為哀帝傳... 高孔父勵操傳曰

聖人垂... 劉劭對日蝕荀或善其言... 尚書令荀或所坐者數十人... 子出為哀帝傳... 高孔父勵操傳曰

孝廉... 劉劭對日蝕荀或善其言... 尚書令荀或所坐者數十人... 子出為哀帝傳... 高孔父勵操傳曰

原歲貢...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下欲流...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數技拍...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乘當止...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治無異...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各一人...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益乃至...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無錫長...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仲才寓...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節正直...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同舉者...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廉化風俗...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儀云者...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先試殿奏...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各詣御史...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袁安為賢...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設官部... 鄉舉風俗通云... 故夫人於拒制下惟見六年... 李氏蒙國厚恩... 太守李張所舉... 封未發張病物

孝廉 秀才

大雪積地大除洛陽今不出按行至袁安門無有行人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所居不過孝廉世祖十八年

戶見安問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有行人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所居不過孝廉世祖十八年

常典六郡然世業儒學安貧 姜詩大孝 孝廉除江陽符長所居鄉皆為之立祠 鍾離意為天下第一 鍾

意別傳云意舉孝廉有 孝廉限年恐失賢才 崔氏家傳崔瑗上疏曰臣聞孝廉之士皆限 口五十萬舉二人和

帝詔曰大郡五十 絕榮乃舉孝廉 李郃別傳云郃南郡人太常豐欲遣史通厚實志節苦諫之 周磐養母

萬舉孝廉二人 不充解帶就舉 後漢書云周磐居貧食不飽母解衣帶充常滿詩至 封觀以兄不顯稱疾不赴 舉孝廉以兄名不當

顯和受之稱疾不赴後數年 董昆為天下之最 會稽先賢贊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清約守貧并日而炊

心行稱第一也 何假大志 何假少時有大志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 李固不就 山以三經教於泮水

寸遺五官丞就 董政還板 孝廉政負笈步入口山道海人令安太守舉為 古之貢士 荀爽謙孝廉

廉古之貢士賢則光君恩則 黃憲為高 孝廉無就意人以為高舉 國之俊選 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

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選也舉之若則殺之非也仲遠舉孝廉而殺之其 無裝帛 孝廉無裝帛 試之

義焉在太孝廉國之君選也舉之若則殺之非也仲遠舉孝廉而殺之其 無裝帛 孝廉無裝帛 試之

以事王明論考試孝廉云臣聞試之若則殺之非也仲遠舉孝廉而殺之其 無裝帛 孝廉無裝帛 試之

年考德道藝之士 經通應舉 應舉詩云京師何縝紛車馬相奔趨問乃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左雄為高

於王再拜受之 經通應舉 應舉詩云京師何縝紛車馬相奔趨問乃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左雄為高

子奇不拘年歲是故本朝以臣充選得察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辰而誌之對曰認書曰有如願回

戶十萬舉一人 魏志云黃初二年初令郡國戶滿十萬 曄若春花并發 魏若 孝廉而上云云

進如泉川之朝海散如雲霧之歸山 風異俗殊所向不同九州百郡士 曄若春花并發 魏若 孝廉而上云云

秀才一 原進賢 舉秀 白虎通云諸侯貢士於天子者進賢觀善也天子聘取 四科 五策 應劭漢官儀云漢世祖

進賢賢能未業錯用丞相故事 晉品令云舉秀才明經傳者入學宮 四科 五策 應劭漢官儀云漢世祖

試之射宮 會樂賢堂 禮記射義篇云四科 晉品令云舉秀才明經傳者入學宮 四科 五策 應劭漢官儀云漢世祖

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 嚴象舉孫權 承復漢 陸機策紀瞻 王濟嘲華譚

象舉孫權為秀才案權年十五 遂拜長 郡察孝廉 州舉茂才 云陽州刺史嚴 陸機策紀瞻 王濟嘲華譚

士王濟於東中朝之曰君吳楚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

明才貢其生於江鬱之廣夜光之璞出於荆藍
上士貢名應助漢官曠孝武元封四年
庸才貢身白虎

才何以爲 耶對曰是帝乃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禽茂才何以爲也
秀才不知書 故人語曰舉秀才制史云前年舉

父別居 御二龍於長塗 雙驥於千里 吳志云劉繇字正禮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制史云前年舉

不御二龍於長塗 雙驥於千里 吳志云劉繇字正禮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制史云前年舉

取以街囉取邊 諸州茂才皆擢不往揚檢猶懷恨不試孝廉而茂才猶依舊策
負恃才地忽略

世人讀書 爲務須持才地忽畧世人爲其不識五經之書者母得入此室在齊舉秀才歷殿中郎善每以

外三曹郎中與頓丘李若俱重門第爲子娶其女爲妻聘約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健體故散

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責倖重門第爲子娶其女爲妻聘約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健體故散

其衣冠驕驕而至素推令上座雖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又云王貞字孝逸梁郡

史百家無不畢覽開元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云貞至薄後舉秀才非其好也謝病於家煬帝即位齊王暕學江

都聞其名以者召之有初冠廣揚聲高鳳舉引云貞至薄後舉秀才非其好也謝病於家煬帝即位齊王暕學江

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上江都賦又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又云杜正元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

元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於高書試方舉正元使

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元抗辭對無所屈挽素甚不悅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使

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若卒之際拔筆立成素不見文也不投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文 明初嘗舉秀才 洪武

無不立就而詞理華贍若卒之際拔筆立成素不見文也不投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文 明初嘗舉秀才 洪武

年徵至秀才數千人 秀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 於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賜冠帶 秀才二月丙辰 秀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 於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秀才二 明高啟逢吳秀才復送歸江上詩曰江上停舟問客踪亂前相別亂餘逢暫時握手還分手暮雨南陵水

寺鐘 虞堪次韻張田秀才見寄詩曰樹杪青蟲晴颺絲春城風物似年時貧餘許邁餐金法閒有陶潛飲酒

詩芳草青青連野闊征鴻歷歷度江遲長洲故苑煙花外千里懷人入夢思 周砥贈葉秀才詩曰日暮登高

臺浮雲結遠陰樹木何蒙籠野雀噪繁林驅車涉關塞岐路鬱且深借問子何之故鄉阻崎嶇曷不暫栖息蓬

葦非所任隱憫胡不發威遲既前臨脆管促飛鷗鷺絃奮逸音仗劍從此別秋風滿懷襟寡立步非窘薄遊志

不沉策馬欲俱去我無當世心 林鴻送殷秀才之武功詩曰送君遠於役觀省入西秦五月臺江水孤舟去

謂蓋頭 卷二 設官部 秀才 知州

國人蒼山低戍壘野日暗行塵無限同遊意分攜淚滿巾 王燧秋夜懷沈秀才詩曰螢棲衰葦寒月傲疎蘿
暝羈懷悄無歡卧背風燈影露冷葉聲翻更深人語定欲彈孤桐琴惆悵誰能聽 陳源清答文徵明秀才詩
曰每從白馬望吳門天塹長江隔夢魂縞帶交情惟汝在練裙書法好誰論支碧鶴去雲千片茂苑花飛水一
村何日黃金祠賈島玉蘭花下酌清尊 寄王履約秀才詩曰四海茫茫有隱憂儒官頭白久淹留漫言當路
輕馮衍却歎旁人笑馬周水漲石湖青雀舫花殘姑浦白蘋洲相思靜倚青瓊冷強飲空庭夕漏秋 送周秀
才歸錢塘詩曰燕京陌上送周郎歸到西湖春草長清夜聞尊多舊侶滿船歌管月如霜 盧柟送崔秀才南
還詩曰孟冬送客臨沙浦蕭蕭風動薊門樹驛驢街轡不肯行一鶴南飛過天柱燕臺擊筑且高歌青尊酒盡
紅顏酩酊五更鼓角星平野看汝騎驄凌天河

知州一

續文獻通考曰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至元二十年更
定其地五萬戶之上者為上州三萬戶之上者為中州不及三萬戶者為下州於是升縣為州者四十有四縣
戶雖多附路府者不改上州遼魯花赤州尹中下州遼魯花赤知州各設同知判官兼捕盜之事余佐官上州
提控案牘各一人中州吏目提控案牘各一人下州吏目一人或二人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附於府置知州
同知判官等員里不及三十而無屬縣者裁同知判官或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吏目一人 知州掌教養州
民之事凡諸州務上視府下視縣以月計上府歲計上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同知清軍匠或兼巡捕判官督
糧官馬捕盜治農管河分職任事而領於知州吏目典出納文移或分領州事諸所屬衙門如府者職亦如之

知州二

拒私役 絕追呼 嚴徵錄曰明朱光憲知綏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少其常俗至急除之一日有稱高書府
王汝驥知綏州先時事未禁者皆以數百指可為裁其毒汝驥凡有徵集不可避人至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

民為期約民無趨其期無致 諷淹繫 除奸豪 金史云金黃久約擢進士第遷松州刺史磁並山多盜既獲

者里開獲然無追呼之擾 法可乎乃盡請獄之而後行 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斃或死獄中久約

民吳友文為之賜衣文奸 照押驚因倚造至富乃分毫 少四十五人為史於有司有欲若之者無先事

使人撫字知多術夔府如今正阻饑
劉璟為唐伯讓知州作橫雲山居詩曰山蒼蒼兮欲雨雲橫覆兮歸汝
有龍兮不霖使雲橫兮愁我心絃枯桐兮我琴鳴鳥不聞兮孰為我音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縣令一

杜氏通典曰周官有縣正四百里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

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同官作雜篇曰分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令曰大夫謂之大夫魯衛

尹其職一也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大夫宰而空又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左語曰自

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名曰問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也

求名也乃堯阿大夫左右常稱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焉蓋其誠齊國大治以至

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

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漢書

縣大率方百里民獨則減秩則曠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胡廣云秋冬

戶口豐田饒糧出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咸當課其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

密令卓茂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令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三千戶初即位詔曰前

漢為洛陽令人為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旁祠惟持節留卓茂廟及漢祠也又漢官曰明帝臨觀

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內尹及至而菲尤其太盛勅去軒殿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論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

為故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狹廣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後漢見郡縣出

主鹽稅出錢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工多者置工官主稅物有水池及鹽利晉置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

郡山公故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能名職各日浸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

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末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齊傳咸字季珪為山陰令父傳祐亦為

縣諸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梁顧遜之字士思為建康令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覽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

近歲大郡近代未有張稷字公喬為刺縣令多為山縣作亂又保全縣後魏縣置三令長刺史

孝文初置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

縣令時人榮之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為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北齊制縣為上中下三

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褻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遙遂

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為

之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開劇及衝要之處以為

等級開皇十三年以臨穎令劉曠治政尤異為營州刺史又魏德深為貴州長唐縣有赤三府共畿八

二望轉館陶長貴鄉民吏留詔請留詔許之貴鄉民吏歌呼滿道唐縣有赤三府共畿八

通考曰宋史宋制縣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

德澤禁令則宣布之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以時造戶版及催理二稅有水旱則有災傷之

訴以分數調免民以水旱流亡則撫存安集之無使失業有孝悌行義聞於鄉閭者具事實上於州激勸以勵

風俗若京朝幕官則為知縣事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建隆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

官或幕職為之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吳天聖間天下多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老懦為清流所不與而久不

得調乃為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舉法以重令選凡知州轉運使歲舉見任判司簿尉有罪非贓私有出

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為令者一八或二人自是人重為令令選稍精慶曆間詔天下知縣非鞠獄毋得差改

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一曰教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殺牛四曰置農器五曰廣栽植六曰節田

十二曰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

重激勸之法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七月初改官未曾實歷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

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並借緋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臣僚言建

差武臣為害甚眾至是始併罷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以二年為任屢有更革卒以三年為任非兩任縣令不

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三名省外並作邑五年又令試大理評事

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為令自後雖宰相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矣金史遼五京諸州屬

縣各有縣令縣丞主簿尉金赤縣謂大興令一員從六品掌養百姓按察所部宣導風化勸課農桑平理獄訟

捕除盜賊禁止游惰兼管常平倉及通檢推排簿籍總判縣事次赤縣曰劇縣令正七品諸縣令從七品凡縣二萬五千戶以上爲次赤爲劇二萬戶以上爲次劇在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戶以上爲上縣三千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三千戶爲下縣續文獻通考曰縣有置謀克者隸於猛安之下職從五品掌撫輯軍戶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世宗大定間詔年老之人毋注縣令其佐亦擇壯者參用二十年更定銓注縣令丞簿格又命應部除官嘗以罪罷而再叙者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政方許授以縣令無治狀者不論任數多少並不得授元史曰元世祖至元三年合併江北州縣六千戶之上者爲上縣二千戶之上者爲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爲下縣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萬戶之上者爲上縣一萬戶之上者爲中縣一萬戶餘下者爲下縣上縣秩從六品達魯花赤一員尹一員中縣秩正七品下縣秩從七品達魯花赤及尹悉如上縣之制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初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石以下爲中縣正七品三萬石以下爲下縣從七品已而並改正七品京縣正六品所屬衙門有儒學教諭訓導陰陽學訓衛醫學訓科僧會司道會司其有巡檢司稅課局驛遞開墾批驗所河泊所倉草場者設官如州知縣掌教養縣民之事凡歲貢學生三歲貢士歲攢實徵十歲造黃冊民之賦役視丁與產必調劑而均節之若歲大歉請於上司而時蠲減焉獄訟必詢其情理考諸律例而決之有不伏請陳於上爲雪理焉凡養老祀神表善賑饑卹窮通貨之事時省而敦行之凡山海澤藪之產資國用者按籍而登焉諸所屬衙門如州者職亦如之庶人在官者縣亦如州

縣令二

原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晏子春秋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嬰對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

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又曰晉平公問趙武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讐耶對曰私讐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史記曰西門豹爲鄴令會父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爲河伯取民之女爲婦鑿渠十二灌漑民田到今皆得水利 漢書曰焦延字子貢爲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有詔許之 又曰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爲之左右及罷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能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 又曰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 東觀漢記曰周澤爲滎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親自釜竈 司馬彪續漢書曰牟融舉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爲州郡最 又曰卓茂遷密令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 又曰魯恭爲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初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系下有雉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矍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屬縣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曰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搗之宣曰願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搗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頌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止勅令強項

令出詣太官賜食

詳公

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為河西富

縣每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為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惟母極膳

妻子食但葱韭 又曰孔奮守姑臧令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 又曰祭

形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贛令時盜賊抄掠形到官誅奸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

賜緡百匹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

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又曰劉陶為潁陽長政化大

行道不捨遺以病去官童謡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

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

縣政事脩理奸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又曰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

應期歸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 又曰鄭弘為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縣於

衢道求主還之 又曰何紹為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請倉俸米於閭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

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又曰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火詳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

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史侯望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寫使尚方識

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印屬履也詳 益部耆舊傳曰閻憲為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

二十匹明早送詣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慚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

中一無所發 曹摅別傳曰摅為臨淄令放死囚還家如期並至 **增** 太平御覽曰晉范甯武子解褐除餘杭

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志行之士莫不來宗葦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化未有如甯者也

山堂肆考曰宋顧愷之字偉仁為山陰令邑三萬戶愷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堦閒寂自宋為山陰者莫

能尚也 太平御覽曰梁張譚字元慶為和寧令政以德化不用刑威民有過者令讀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

導之百姓愛如父母號曰慈君 又曰後趙申錄為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為三公 又曰

設官部 錄令

三

北齊邵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鞠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山堂肆考曰隋劉曠爲萍鄉令七年風赦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草滿庭可張羅高類薦之以爲莒州刺史 玉海曰開元二十三年時採訪使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令李常等政號循良皆璽書獎飭縣令賜絹五十匹 唐書曰韋濟開元初調郾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官 山堂肆考曰魯山令元德秀開元中帝御五鳳樓醜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德秀惟遺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于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唐書曰韋恒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 山堂肆考曰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賞死不及矣賜隱甫百鎰 唐書曰房琯字次律開元間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貶復爲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 山考肆考曰蔣沈乾元中歷陸渾蓋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勅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又曰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 唐書曰李勉爲梁州刺史假王暉南鄭令暉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可以讒殺良吏乎即拘暉爲請得免暉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有名 又曰李叔明本鮮于氏乾元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 太平御覽曰馮仇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眞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仇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仇 又曰唐大曆中詔以郎官宰畿輔韋夏卿授奉天令課爲第一改長安令 又曰韓愈爲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因構寰出醜言詔送獄宰相武元衡婉辭

諍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乃釋寰 又曰石昂唐五代時不求仕進晉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名石更其姓曰右昂趨於庭仰責彥朗曰內侍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歸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界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 後唐何澤爲洛陽令莊宗好田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何以田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死馬前使後知陛下之過莊宗笑爲止獵 山堂肆考曰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爲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惟令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失業而崇陽桑成民得其利 宋史曰蘇頌字子容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刻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 祥符知縣陳詒治嚴急吏欲罪詒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詒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辦事下樞密院陳堯佐獨曰罪詒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是得免 歐陽脩貶夷陵令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復視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日爾遇事不敢忽 唐介知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 范純禮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碑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奉常時用乎琦是其言 又曰范純仁知襄邑令縣有牧地衛士牧馬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將安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任伯雨字德翁知雍丘縣御史

如東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無得宿境內始不從則命斧斷其纜自是外戶不閉 姜潛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

三日無應者遂出榜付吏曰民不顧矣錢是以獨不散 常安民調知長洲縣以至信爲治人不忍欺故多盜

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

懋孫昌齡入邑境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 周敦頤徙知南昌縣南昌人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許

矣敦頤初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 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

政爲恥 程顥舉進士遷晉城令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糶則價高顥預使積粟以待費大省民以

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

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爲

正句讀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吳

擇仁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稹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徽宗召宋喬年往鞠喬年仇吏也疾驅之候者惶遽

入白擇仁著水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撻隱剔扶帑吏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大笑曰所

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 熊克紹與中舉進士第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

急諸邑率督責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因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兩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

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 葉衡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

遷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賠輸衡定爲九等自五等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

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遺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

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 高登忤秦檜出爲靜江古縣令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

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不可行誠不至爾 遼史曰王鼎字

虛中幼好學博通經史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於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
中朝端士邪無干正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元史曰金牛德昌中皇統二年進士第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饉

羣盜充斥州郡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沙全從丞相阿朮攻常州乘勝下沿海諸城華亭傾城出降以功授華亭軍民達魯花赤時民心未定有未附鹽徒聚眾數萬掠華亭全擊破之籍其民得六千人請於行省遣屯田於淮之芍陂行省委萬忽都等體察欲屠其城全言鹽卒多非其土人若屠之枉死者眾以死保其不叛遂止呂思誠奏定間進士第授景州蓓縣尹差民戶爲三等每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印識文簿令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產者悉出之罰其輪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值歐陽元延祐間進士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元察其情皆爲平反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眾相攻官吏相顧失色計無所出元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元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其事而縣官不爲直反以徭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元諭以禍福爲理其訟獠人遂安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歷長洲烏程兩縣尹所至俱有善政長洲爲文傳鄉邑徒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盧琦登至正二年進士第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饑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諭以禍福眾皆投刃稟請縛其首以自新琦許之首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獻徵錄曰明洪武朝任勉令番陽時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寄而得全歸者無幾勉受事日思前令所以亟黜者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聽曰是法所以速也即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廳壁訪邑有德學爲民所信嚮者隨事酌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匿名文於縣門命守之曰是教我得勿壞後潛自毀去歐陽銘爲臨淄令時副將軍常遇春略定未附郡縣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謹動一市銘出呵止不服因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戢士常公命銘詬之曰汝何敢爾銘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被毆擊幾死軍士固不可笞耶此軍士之過知縣雖不

賢其敢他有嘗言常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令由是申嚴約束無敢譁者 仁宗朝鄆汝敬爲上虞令居二年
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宗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嘉賞敬嘗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鄆令清介肯
爲但其人氣大耳尹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氣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答旣而考浙
江七十二縣令置汝敬爲第一 華亭葉宗行夏原吉薦擢錢塘令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
若有所告訴宗行謂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爲汝驗之蛇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資殺之
埋此遂伏法 宣宗時范希正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九載考滿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
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及明且出召彬彬不至乃召其父至庭諭之
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命領其子所遺金去其父報愧領金而去 通紀曰天順間御史盛
顥以言石亨出知東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顥至變搏擊而爲撫循吏畏
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顥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聽受不復辨
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詣顥訴折以片言必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具定二府四境之
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爲清官店 獻徵錄曰張昂字仲明鄆人也成化間知
鉛山縣政通神明有賣薪者食鱸魚忽死鄰保疑其妻殺之拷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昂初至任嘗白晝登堂恍
惚見有綠袍烏巾者語昂曰吾非人乃某鄉之土地也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鱸毒而殂非婦
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鱸於水甕中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之則事白矣言訖不見昂異之詰旦命闔境
漁者捕鱸得百斤以神言驗之得昂頭者凡七因召婦烹之以食死囚纔下咽便稱腹痛仆地死婦寃遂白乃
釋之其他摘發異政尚不勝書 成化間張公素爲河陰令適歲大侵餓莩載途又承凋敝之餘百靈孔亟憂
形於色亟求拯救之方曰是不可以他求也爲之在我由是問訟獄罷追呼御厨傳平市價裁靡文息奢風一
意與民休息歲餘病者與困者蘇翕然大治庭無敲扑之煩齋有垂簾之靜隸卒倚其杖於鐸兩兩立左右結
絲網以資用有太古之風焉 龔起鳳嘉靖間爲杞縣令諸所興革一意行己志無所顧憚獄囚三百鞠多寃
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鳳張目曰乃公自爲

之不以累若輩竟燦職往歸德府豪民志雖殺人賄其令為脫死監司不鳳有廉平聲輒覆訊之未至二十里
令出迎謹甚囑君無竟至縣密遣吏囊千金致之鳳大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
稱快 徐九思為句容令時應天尹有所任胥下邑索吏賄不得詬諸庭九思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
會丁中丞有所下治荒者闕略不甚稱九思以意格之而諸生見懲於令者共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
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庭見稱令賢泣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填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衆又歷叙救荒諸奇
策與居恒善狀中丞意解入都語尹尹曰此強項令好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中丞有所舉刺而九思在
刺中事下吏部尚書熊浹佛然曰吾聞句容令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以刺耶考功具前後薦劄語報尚書乃
論謫中丞而特留九思

縣令三

施其善政

為陳思德

新序云魯君使安子賤為單父宰其刑書釋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惠之請

朝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之至單父使書于我機之使不得從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
擅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續漢書魯恭為中牟令高陳父母思德吏民信服 政教大行 德惠普著 書

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遠域才望清遠 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為任城令云云 道不拾遺 獄無繫囚

續漢書云車茂為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 民皆大悅 人莫敢欺 東觀漢記云雒陽為堂邑令初到市

拾遺 華嶠後漢書云劉平請解土視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 後漢書周勃持材

木爭赴趨作不日而成相庭操解土視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 後漢書周勃持材

通為博平令遷召陵侯相庭操解土視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 後漢書周勃持材

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相芒乃密疑守門人曰恐誰戴葉入城門者對惟有廷掾耳又問於外 相地起

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守門人曰恐誰戴葉入城門者對惟有廷掾耳又問於外 相地起

田 穿渠入河 益部者舊傳贊云徐韋除都梁長至縣入河疏導原阻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殷粟而頌之 養

子曰賈所生 育男以鄭為字 謝承後漢書曰賈彪舉孝廉補新息令小民困貧多不養子以彪豐為其制與殺

曰鄭澤為碑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割輕不念產殖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私粟為飯

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私粟為飯

嘉禾生庭 續子云季孫相魯而魯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獲其概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行

路博然怒攘臂而入講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役今魯君

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至讓曰肥也起便坐庭中府 鷹化為鳩 蝗不入境 意別

即疾上郡以機勢曰君以明德久居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

謂云應選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桀特奸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樣物謂之云令昔當破三軍之

白收涉穢之直走之寺門吐氣大言度物直勢安若宜慎之復召不則殺其門下將游獵私出入寺門無所歸

善所謂上德之政屬化爲雉暴虎成狸此之謂也

千十五年蝗起泰山流城郡國過蝗不入茂陵界

如言東觀漢記韓馥爲魏郡令視事未甚吏民受暴時郡皆寬傷稼惟下邳獨無

指益部者舊傳云趙瑛爲魏郡令視事未甚吏民受暴時郡皆寬傷稼惟下邳獨無

弘農令界有蝗食禾稼瑛引咎請以身請於是暴雨來蝗蝻消人以爲神明之宰

後漢書云戴封爲西華令時郡界有蝗瑛引咎請以身請於是暴雨來蝗蝻消人以爲神明之宰

樞設奠績漢書云戴封爲西華令時郡界有蝗瑛引咎請以身請於是暴雨來蝗蝻消人以爲神明之宰

謂之神明追思之圖畫形像儀會縣社

牛於野擊馬道傍續漢書云王渙爲洛陽令治民履

皆繫於道傍王渙履正楊沛嚴能正

今在縣公田息令種林穀曰今吾常醉於酒足矣

山胡稱疾歸曰家貧求試守繁昌令給節酒自偶甚有能名

爲府官所責責令免冠謝曰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長亭長道之乃數曰無大志敢爲置史野輕耳於是解劍掛壁曰

學父業治春秋變行獨操名德遂稱徐野王令乃當板履而

滿潛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吏於是遂掛冠而去

官職有勞役之聲晉王導使人謂曰名人居處清小縣甚不宜多備

增心事青天白日

器宇荆玉南金山

宋史仁宗朝熱肅知臨州縣民苦吏迫提刑其威信或有逾乎

某日論蘇皆

使知養老事上

化爲孝子悌弟

判衫

問誓

酒勤元史云呂思誠爲蒲縣尹劉智社民李愷其弟益羊思誠叱之王青兄弟四人支受編萬思誠至其家取

活恐恩誠聞之即日毀養之食

白生官代六年今問誓許我也

馴雉

縱雀

引舟 昇輿 詳注何易子為益昌今縣距州

未索者吾屬當自昇之 察大豪 汰冗役 又沈字開字正陽為商城令邑大豪多入賞司農假衣冠文其賤

聞者為之不取故哉 外而以他物入者榜百又伺察豪過失即燕處恐憐小民鼓腹而進 蘇徽為商城

既連大府解約束諫卒籍民於官者一而私籍者又十餘家豪過失即燕處恐憐小民鼓腹而進 蘇徽為商城

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其吏彼肆一而十之民十其害使若為所發 日食一井 不取一文 餘縣令政為天

為即十令也必成元明汝作縣令惟手而奉三尺莫飲酒此第一菜 宋沈希顏知寧都公宇後妖為夜啼

下第傳戲戲代元明汝作縣令惟手而奉三尺莫飲酒此第一菜 宋沈希顏知寧都公宇後妖為夜啼

願書其木云此處離朝路幾千為官不取一文錢生平不養無情鳥進莫妖禽夜哭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矣

冷具生百 臥紙帳 挈酒瓢 紫絲步帳 唐春華 蜀雪眠雲自一家 雲又寒雲又暖 扶持清夢到梅花 推李

江寺曰五千徒勞更折腰三年兩鬢為民無今朝解印言歸去還挈未時舊酒 雙井 徒灘 梁悅詳注李

三月政成鄰塊取則宮宅舊井水清則味苦 蜀雪眠雲自一家 雲又寒雲又暖 扶持清夢到梅花 推李

泉盡丘館有三柳錫往來想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於甘棠 蜀雪眠雲自一家 雲又寒雲又暖 扶持清夢到梅花 推李

不歸月灘從五里時人咸異之 毀叢祠 殺靈蛇 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 幸請於州設其廟新

首青謂龍也 齊之即兩思誠以其感人殺蛇逐道士 兩亦隨至 瑞蓮嘉禾 白雀青鹿 宋司馬放知遂昌縣

有瑞蓮嘉禾之應 山堂肆考吳在木成平中知 頴川四長 河清十奇 合璧事類 蜀為當塗長韓韶為

餘于縣典利除害邑中稱治致有白雀青鹿之祥 頴川四長 河清十奇 合璧事類 蜀為當塗長韓韶為

長皆頴川人 翰苑新書嘉祐中 錢塘一葉清 徐公三字訓 華亭葉宗行 為錢塘令按察使周觀室中惟

王允觀如河清縣軍民歌詠十奇 錢塘一葉清 徐公三字訓 華亭葉宗行 為錢塘令按察使周觀室中惟

望澤銀魚 龍一環新嘆嘆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古君家物也時呼為錢塘一葉清 蘇徽錄徐九思令

向容生平不啻肉惟嘆嘆某佐脫粟又嘗圖一青某於堂曰古君家物也時呼為錢塘一葉清 蘇徽錄徐九思令

事漸行兒雅挽衣而泣其長者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訓也 原象雷 應宿 雷雲主

象之分土百里 漢書云 生魚 展驥 范玆為菜蕪令清貧人歌曰散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菜蕪

百里不足以及焉 應宿 烹雞 驅雞 善理人如驅雞 蘭絲 布被 國語通簡于使尹錚為晉陽將行請

不刈麥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子

益畜權 安子賤治軍父齊寇來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民不及自刈請民出刈安子不許季孫聞而讓之安子

西迎天子 所游千餘人皆無糧過餘師沛調不見乃皆道就糧太相甚喜在倉內相輔政選沛長刺史 關田疇

立學校 試子為餘杭令立學校勸生徒 弘農路祭 孔美為全椒令以病卒喪西歸過弘農弘農人設祭於路曰常

鐘離義刑 卓茂禮教 鍾離意字子阿拜取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

督郵 稻生斥鹵 陳一境奇之 魏史起為郡令以西門豹舊迹引蝗忽大至督郵去其日蝗亦頓 暴

身祈雨 叩頭反風 祝長字幼卿為洛陽令時亢旱天子零祈劉暹長乃暴 王衍清談 夏侯多暇 王衍

南為元城 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晉書夏侯湛為野土令以郵罷 安陽立祠 汝陰配社 晉荀勗字公曾

為急而敏 於公詞 政清務閑優游多暇 朝野嘆其屈除中書侍郎 仁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觀不

令號曰神父 及卒人皆祀之 留養 却薦 宋史范純仁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觀不

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 雖近亦不能遂 留養 宋史范純仁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觀不

布之衣食脫粟之飯 故人有欲私取之者 亦不能遂 留養 宋史范純仁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觀不

官 萊知縣 宋史吳繼德林應令縣依山民以鬼田為生不知學 繼立孔子廟 釋秀民論之 漢杜喬墓在境中

版數哇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 浚儀辱客 洛陽禁僧 西周唐書賈島字閻仙初為浮屠名無本東來東都

不得出島為書自傷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宋史趙方知青陽縣 無能事之

虛名有牧民之實惠 考績方伯劉大夏署之云 性稟剛方有百折不回之氣 分安寒約有一塵不染之

標 昆朝用 縣令四

原 罷侯置縣 崔寔政論云秦兼 滅陳為縣 史記云周定王時 漢萬戶以上為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

以上為令 杖千石至六百石 減陳為縣 史記云周定王時 漢萬戶以上為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

至三百石 皆有丞尉 杖四百石至一百石 是為長吏 晉千戶以上為令 晉令云縣千戶以上及五百

補大表其能 置大縣令以表其能 才堪治民以參選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若滿此為長 從小

太邑身之所

庇左傳云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子何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治民重職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煩劇所鍾領其密蓋大其子事愈擾煩劇所鍾其惟百里

李康家誠曰武帝時有三長史俱來陸辭上曰稱其三善善其子貢執善而陶曰夫子未見由之

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忠信矣其故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滿血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

稱其善庸盡其美乎久無苟且鵬令又十八年相習雖久而無苟且謂除即為純明長視事二十三年遷善

暮月化成王隱晉書云唐彬補成都法令為師深即許宣博宜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從淮還至陳留事

不稱宜意進門下採送宜至陳留令採進見從其所問不教戒惠仁義為治純漢書孔奮守姑臧長

吏職意宜笑曰史道以法令為師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仁義為治純漢書孔奮守姑臧長

而治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以德化俗通禮者曹哀字叔通連圍令正身奉法下舉也政化大行

漢記云賀元連令行風靡觀畧云時苗為不任刑罰後漢書云魯恭為中牟令不行鞭杖

政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敢犯禁三輔第一令治為三輔第一一州之首德化云呂又遷新都綿竹令乃心

觀畧云沐並為成阜令何隨清廉華陽國志云何隨降安漢令蜀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在無語送吏行

漢清應行過從者無懼必能爾耳持綿道選陳球清高陽令清高不勤孔奮清潔後漢書云孔奮守姑

之終不受因謂語曰安漢史取權令為之憤以毛米不犯晉書曰改都安令貧無車馬

士多不惰貧不能以潤徒清潔若耳奮不笑其操也為毛米不犯晉書曰改都安令貧無車馬

無車馬單去留其憤觀畧時苗為奇春令始至乘輿寫黃特後成餘無書京師傳于云劉鈞為

步之官惟有望繼傷令而歸惟有笠繼罷鳥不敢欺牛亭長仍不還恭笑曰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

長懸選牛不忍欺觀畧云亦及除臨汾令居殷衷有異政民為之歌曰榮陽令學校儀禮濟濟如也

知訟淨石崇有能名王隱晉書曰石崇年二清白聞於州郡潔之行其妻於月下紡績買紙筆寄之杜

絕請請計日受清廉訓於百里長沙者舊傳費曰桓清廉訓於百里潔之行其妻於月下紡績買紙筆寄之杜

其節治有政化百姓懷附為堂邑令云云脩德清淨百姓以治謝承後漢書陳寔遷書佐無事令讀孝

經漢書王漢為吏好遊戲下車公謁後漢書曰種拂拜究令時南郡吏好因休沐遊戲或名累遷虎患操大

洛陽令云云郵諸孤哀喪紀父師其子于郵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撫百姓如赤子

東觀漢記曰鍾離意遷赤令
慎刑輕罰惟循百姓如視赤令
鳳凰集境 楊氏家傳云荀獲陸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
驚鳥集學 東觀

王卓補重泉令史民向化驚鳥集於學宮卓使官採長沙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崇美之
張雅樂鳥泉足垂翼應舞而舞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虎即出界 氏令到任虎負其子出界 虎皆

渡江績漢書到平街治全椒長皆先縣多虎
百姓涕泣 績漢書太守馬嚴疾惡留官令受民泣
樂飯剛直 續漢書

守陽令在 朝歌稱神後漢書云成謂德也
歌長謂到官服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吏以下各舉恐其罪
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賈人能縫者備 衆縣畏憚 令治政肅清衆縣畏憚

京師肅清 又云周行爲漢令出市里者史無禽之由是駭散或稱神明 衆縣畏憚 令治政肅清衆縣畏憚

爲不慈免之許姊妹以 尹敏以倉漏免 續漢書尹敏爲長陵令 劉類託疾流聞州郡 北堂書鈔魏恩云劉

二人皆有上好之無由乃託疾詐卧齋中伴 指畫心 語人錄云明徐起輒以爲事所 惟知自檢 又

病引內官屬陰伺知之莫不吐舌流聞州郡 以指畫心 語人錄云明徐起輒以爲事所 惟知自檢 又

但揭示名物無術但公此誠感其情或問 以指畫心 語人錄云明徐起輒以爲事所 惟知自檢 又

何所良翰曰無術但公此誠感其情或問 以指畫心 語人錄云明徐起輒以爲事所 惟知自檢 又

調停 唐音爲雞澤令嘗言於太守曰上司各行所見未嘗親視民之疾苦故多掇切爲事所 惟知自檢 又

潘鏗授清城令愷悌于育不設屬禁有巨猾張某者好 矜孤 孤 漢周澤爲涿令 代輸下戶 何易子

敢官政或諷諍殺之乃笑曰獨非民耶吾知自檢而已 矜孤 孤 漢周澤爲涿令 代輸下戶 何易子

不忍迫下戶或 懷附流 唐書崔衍調清源令勸民力田 均役他邑 遼史云馬人望成雍中弟進士爲松

以休自中京留守 懷附流 唐書崔衍調清源令勸民力田 均役他邑 遼史云馬人望成雍中弟進士爲松

望請於中京留守 懷附流 唐書崔衍調清源令勸民力田 均役他邑 遼史云馬人望成雍中弟進士爲松

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關於朝患從所請 請紓稅限 宋史葉顥如上虞縣民徐役

付吏民折然皆以實應惟請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人成使之許潘於今 使民併戶 元

元初科民令敢隱實者誅其家蓋文炳爲葦城令使民聚口而居少爲 論遣就學 宋史文宗陳象宇述古

戶數衆以爲不可文炳曰爲民獲罪吾所甘心由是賦斂大減民聚口而居少爲 論遣就學 宋史文宗陳象宇述古

就學於是從學者翕然邑人自是有所務式來 令歸思三日 子居懷而淨產燕曰若忍辱先訓乎盡歸之

三日復來迄 人 以訟爲恥 自楊簡如東平縣與學訓士楊石二少年爲民苦簡實獄中因于博士二少年

外呼曰楊父 盜者還遺 而治周盛爲沐陽令其治以教大焉絕許對嘗有脚人竊其鄰舍物者主人翁雙

者詰之乃向賂未盜也不閉 清水明鏡 或問新書云未時清陳良翰行狀公知澄州瑞安縣 清如水 平

如衡山堂肆考宋葉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爲穀城 邑庭如水 流縣蒙右縣述也庭如水 庭中空 獻微錄

兇存一郡下者各為其縣釋今無錫縣有秦尚書與諸朝宦者十餘人之問何能然薄曰惟不獲人自聚耳

鬼神破膽 宋史云正德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

鬼怕 傳呼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王德信初

諸官式 所治者三 宋史云張錫為太常博士詔選能吏治嚴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令一判不移山堂

移故民至 尹凡公論所在曰相公一判不復 不媚按君 希徽衛之出休全自勝以風而固自如監司召謂之曰

君嚴重可 令坐折足床乎 鳳曰 盜後 謂風知安從史知監司皆掩口笑御史故謂全曰彼微君陰事即不可

行李去耳 調何為者 以能按郡吏 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真法吏不

敢仰視 威未幾文炳以下之 某地索求署守御史田項三反宏三執人謂必獲 被刑耘苗 宋史云周亮卿天

為御史 撓 罪矣項欲薦之曰 縣令被刑而執苗者 蛇就詢其故對曰 賀 移家入縣 李衡知聖陽縣專以誠

高安寧化 提點刑獄 薦之曰 縣令被刑而執苗者 蛇就詢其故對曰 賀 移家入縣 李衡知聖陽縣專以誠

以利故 為人直其枉 輸送先他邑 辭任歷四年 獄戶未嘗繫一重囚 隆興二年 金如鍾汪徽轉運使 韓元吉等

江者多 送其李衡 獨自浙 移家入縣 李衡知聖陽縣專以誠

治 盜戒不入境 建中靖國間 吳澤仁心大 盜賊起 旁邑而深 陽清晏自如 鍾汪徽轉運使 韓元吉等

外史 許義夫 為封丘 縣尹 力言 正五年 大饑 貧民 盜賊 起 旁邑而深 陽清晏自如 鍾汪徽轉運使 韓元吉等

廉令 武清 縣令 姜勇 時有 巨盜 陳著 奉朝 命捕 獲下 邑獄 賊黨 嘯聚 欲劫 之日 母累賢父母 令鹽城 推諒 為

知泰和 縣清 白端 謹自 奉尤 薄 室中 蕭然 婦子 紡績 賦徵 綠湯 陰人 王無 少為 諸生 納粟 入太 學授 洮水

舍蕭然 被闖門 分銀 年進 士及 第為 大理 評事 知平 江縣 官舍 蕭然 夜自 被闖 門出 夜

宋史 王旦 太平 興國 五年 進士 及第 為大 理評 事知 平江 縣官 舍蕭 然夜 自被 闖門 出夜

威嚴 民財 祭鬼 謂之 春齋 農者 則有 十餘 家及 罷去 父老 送之 行火 希亮 禁之 民不 敢犯 亦不 出矣 京邑 同領 書

及為 御史 按察 京畿 弟狂 方為 萬年 令兄 弟同 領赤 縣人 以為 祭 兩縣 恐失 以舉 人滿 選出 令武 平邑 當

縣令五

原詩晉潘岳懷縣詩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眷然顧
輦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 潘尼贈河陽令潘安仁詩曰宓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桐鄉建
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鼎銘既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
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
本自貧被裏恒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鹿留持贈後人 **增**唐杜甫會白水崔明府詩曰今日潘懷縣同

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鳧共差池 又七月一日題終

明府水樓詩曰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畫縵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
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棋 李商隱至裴明府所居詩曰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

籬不可尋柱上雕蟲對書字槽中秣馬仰聽琴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
伴灑煩襟 明高啟送石明府之崑山詩曰茂苑行春罷攜琴又向東潮聲數里外山色半城中帆帶桃花兩

衣翻柳葉風島夷聞善政為有船船通 又送何明府之秦郵詩曰 何曾三馬前風葉助離聲楚驛都荒不計

程一令尚淹三縣事幾家曾見十年兵夕陽遠樹煙生戍秋雨殘荷水繞城父老不須重歎息君來應有故鄉
情 又送哲明府之新淦詩曰花落春衫試剪裁石頭城下楚帆開憑誰為報清江吏麥雉鳴時縣令來 又

送梅侯赴錢塘詩曰一鶴隨車到郡朝剡山殘水尚蕭條盤藏秋塚金方出箭插寒沙鐵未消重見花開非舊
賞初聞麥秀是新謠幾時南作諸侯客釀酒江亭看晚潮 徐賁送張明府詩曰每喜論文久何堪又送行壺

深淹別酒歌短促離程水驛孤臨渡寒山半隱城潮生知海近水落見秋清 又送葉知縣詩曰黃葦丹楓葉
落時水雲漠漠雁來遲秋風長是身為客已自傷心况別離 貝瓊送朱質夫赴寧遠令詩曰萬里番禺自漢

通乘槎有客氣如虹地分銅柱風煙外山湧瓊臺雪浪中帝子旌旗何處問黎人衣服與時同興來好和蘇公
語又度西南月半弓 王紱送張令詩曰作宰麻提去民風雜五溪世傳盤瓠後地接夜郎西臘釀多藤酒春

禽半竹雞到官應有便莫惜寄絨題 錫溥送蔣知縣復任丹陽詩曰綠酒紅亭紫禁東不堪行色苦匆匆正

開監額名 卷一百一十六 設官部 縣令

期霄漢登黃霸又見江湖復魯恭沙氣半蒸梅子雨浪花初過鯉魚風道途跋涉須珍重自古循良簡帝衷
羅玘河源吟送熊節之知河源縣詩曰出宰河源縣非是黃河源維彼黃河源其名爲火敦華言星宿海或曰
此天根君能如火敦身高在崑崙塊視人間世此縣安足言請將天下縣一一向主論縣縣令如君行行信魚
豚 鄭善夫送楊明府入覲詩曰雙闕層霄上三山滄海邊雲遠望鳧舄明府似神仙曲鼓離城調琴希清廟
結頌君告天子百姓尚顯連 王禪登送孫明府知崇明詩曰昔年芸閣侶鳧舄向南征官俸魚租入衙齋
氣成問程看日出到海聽雞鳴地僻無官長何須束帶迎 高啟送長洲陞吳縣令詩曰青山隔苑橋改邑去
非遙官食新添俸民傳舊布條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凋寂寞長洲路空聞五袴謠 錢希言贈翁鄞縣詩曰
四明二百八峯盤霧閣雲窗綠玉寒不信謝郎爲縣令三年騎馬未曾看

原頌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曰太顛爲改建時春陽我君勸止及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
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
式昭德聲 又考城縣頌曰曖曖元路北至考城勸茲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
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江偉襄邑令傅渾
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
矣弱冠而應式叙起家而君斯民其爲政也同厲秋霜等惠春日刑不濫疎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
之清純是以前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老攜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顛顛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衡軒而
兩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於以具瞻有觀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
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荆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萋萋我車旣備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襄魯有坳斯記君有遺
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原贊晉孫綽孔松楊佺贊曰君德既純固基宇高遠荆玉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厲夫其溫恭篤誠善誘
勤勤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搗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賢之流風乃祖之遺令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潔齊冬
冰澤伴春露於穆我后舍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縉紳降迹垂化澤伴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孫楚梁令

孫侯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制唐李嶠授鄭仙客長安縣令制曰勅朝散大夫行鼎州長史鄭仙客識量淹通理懷沉正攝官無怠歷職有聲三輔名畿五方雜俗求人之瘼惟帝所難宜遷題坐之風俾試鳴絃之化可檢校長安縣令散官如故

原故梁任孝恭辭縣啟曰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纓禁裏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下使戀主之心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劉孝儀除建康令謝啟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為操彈渭城遊徼於其獨勇清

路道奴固知難摺輕緩飛駕且見為榮

增記唐李白兖州任城縣令廳壁記曰魯境七百里郡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衝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夫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材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况其城池夷塹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塊圪有如此焉公温恭克脩嚴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才撥煩彌開剖劇無滯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遊手之夫機杼和鳴織罕嘖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昇其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數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竒東蒙竊聽輿誦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者也

碑唐楊炯益州温江縣令任君神道碑曰若乃左太冲之詠史下察實英俊之場稽叔夜之著書賤職為老莊之地孔宣父中都之小宰陳仲弓太丘之一官是以德成者上道在斯尊陶潛則安枕北窗言偃則鳴絃東武抑揚足以儀四海顧盼足以破三軍代有人焉於斯為盛公諱某樂安博昌人也詔遷朝散大夫行益州温江縣令華陽西極漢水東流背函通秦越之鄉左右挾巴涼之地風煙可接懸車東馬之山雲物潛通織女牽牛之象神仙所宅則有二十四居途路所經則有五千餘里金城石郭還聞上代之風國富人安時聽中和之樂於是乎龍泉獨斷龜兆旁求品命千名封疆萬戶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七

設官部五十七 縣佐總載 縣丞 主簿 縣尉 鎮戍關市官 縣尉 小吏 校吏 屬史

縣佐總載

杜氏通典曰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 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 後漢縣諸官略如郡員 曹事具部郡

從事 縣令 廷掾 監鄉 五部 春夏為勸農掾 秋冬為制度掾 黃令牛述禮請延為

延掾 廷掾 常共言談而已 晉縣有主簿功曹廷掾法曹金倉賊曹掾兵曹賊捕掾等員 隋煬帝改縣尉為

縣正尋改正為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其京四縣則加置功曹為三司司各二人唐縣有令而置七司

一如郡置 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八品兼令六品丞一人七 丞為副貳 如州主簿上轄如

事參軍其曹謂之錄事司并 尉分理諸曹判司 錄事省受符歷佐史行其簿書 宋史曰宋制有丞簿尉凡

縣不置丞則簿兼丞之事縣不置簿則尉兼簿之事 遺金俱設 元制上縣丞簿尉各一人典史二人中縣

不置丞下縣如中縣民少事簡之地以簿兼尉別有印典史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縣丞主簿各二人不

及二十里者縣丞主簿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典史一人

縣丞一

杜氏通典曰縣漢諸縣皆有兼主刑獄囚徒 史記曰鄒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 後漢令長國

相各置丞一人 吳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凡諸縣署丞皆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自晉後無丞宋時惟建

康有獄丞隋及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 宋史曰宋初不置丞天聖中因蘇者請開封兩縣

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充熙寧四年編脩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劇縣令戶

二萬已上增置丞一員後罷置不一建炎元年詔萬戶處存留一員餘並罷嘉定後小邑不置丞以簿兼 續

文獻通考曰明制縣丞主簿為之貳縣丞管馬管河管糧 通紀曰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勸農

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七十三州縣江西二十縣湖廣十州縣河南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

專理勸農

縣丞二

原桓譚 温舒 白岳云桓譚字君山數言事件旨出為安陵丞 母失賢者 徒勞人爾 漢書曰黃霸為潁川

長史許玉老病督郵白欲逐之病卒 又云路温舒為石邑丞起送迎即重聽 簡長吏 閑官 漢書命記縣

丞長史也百官表縣百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是為長史 丞秩六百石 合璧事類云 簡靜 真清 事文類聚

唐大中年勅曰州有上佐縣有丞簿皆謂之閒官不領公事雖秩大之人徒之眾而陳士 簡靜 真清 事文類聚

亦職矣 山堂肆考云唐陸景偉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次欲得實有吏言狀曰某清其許清惟景

清其 頌宴賞 賜璽書 賦徵錄云周舟中嘉人洪武初由進士為縣丞使之故民不怨而事易集由是流民

歸者益眾以課最豐考功三事使而縣民詣關乞令再任上命復為縣丞 具眼 慈色 宋史云謝深甫調官一

仍今史部實而意又云武進縣丞劉季之求具眼如深甫者實深甫曰疾苦慈為之色溫於顏而所至民

而士望皆在途 中 獻徵錄云長洲縣丞劉季之求具眼如深甫者實深甫曰疾苦慈為之色溫於顏而所至民

歡迎曰父母來矣人有過當皆惟喻以禮終不下鞭撻卒於官第無以 原佐邑 主刑 佐理一同 貳職

百里 貳子男之職 佐卓魯之政 常平義倉之賦受 丁口力役之簡稽 洪杏坡於潛 秉正可比精

鋼 持已宛如良玉 南嶺城丞賀朝用 縣丞三

風流不墜 山堂肆考云齊江數字叔文湛之孫為丹 銜刃不頓 翰苑新書云唐崔德為不頓 稱兩道晴

時張淡論永杜門謝官甚不和乃官稱兩使府道晴終日如此不知也 正心誠意 宋史云揚萬里中與

物 試意之學萬里 宋史云仇愈大觀三年進士調高密丞 隨事及物 山堂肆考云朱子語縣丞趙清教司錄命

歸影 事無淹夕 宋史云仇愈大觀三年進士調高密丞 隨事及物 山堂肆考云朱子語縣丞趙清教司錄命

為報 縣使公復來他日愈方白事即牙忽數千人徑考以歸守將不能過 援裾 獻事錄行云吳履宇德基蘭鄧人

化俗 縣使公復來他日愈方白事即牙忽數千人徑考以歸守將不能過 援裾 獻事錄行云吳履宇德基蘭鄧人

高其美 合璧事類云宋余靖字安道為丞 彈琴時藥 據鞍讀書 又云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器好論辨

質直剛勁 為縣尉 書判拔萃 改將仕郎 監復字 鄒幾進士 起 方平與符 老人陳牒 時王方平降 蔡經家 宿

家為藍田尉 騎驢之 景祐詳註云 江休復字 鄒幾進士 起 方平與符 老人陳牒 時王方平降 蔡經家 宿

陳尉請門乞見 方病存 使前向 日而立 從後 觀之曰 君心 邪不 正未 可教 以仙 道乃 為常 無射 有老 人陳 牒時 王方 平降 蔡經 家宿

來旭厥其 頓詰之 老人曰 見 聰明尉 台輔器 古又云 唐魏本 古授 筆對 疏之 草序 者默 然自 失列 坐無 言奉

公翠勢 奇妙欲 以被家 耳 見 聰明尉 台輔器 古又云 唐魏本 古授 筆對 疏之 草序 者默 然自 失列 坐無 言奉

古一覽 便讀千 餘言 匪舊 文也 奉古 四十年 未嘗 見此 荏沅 州召 妻師 德第 進士 調江 都尉 他日 持鹿 畧示 水奉

與之曰 子 鴻濤灘 射鴨堂 山堂肆 考云 唐河 南伊 關縣 前有大 溪每 縣官 有入 壺者 出皆 曰邑 宰與 同僚 列筵 亭

上觀之 有老 吏云 此必 分司 御史 若是 合璧 事類 云唐 孟郊 為深 陽尉 好養 鶩開 射鴨 堂來 坡遇 驛尉 水雙 詩已

飛下不 旬日 忽拜 西臺 監察 御史 合璧 事類 云唐 孟郊 為深 陽尉 好養 鶩開 射鴨 堂來 坡遇 驛尉 水雙 詩已

作觀魚 極仍 姚武功 楊臨賀 唐書 云姚 合璧 事類 云唐 孟郊 為深 陽尉 好養 鶩開 射鴨 堂來 坡遇 驛尉 水雙 詩已

者獨時 至監 田慰 德宰 相 羅德 與稱 之朝 李夷 簡遠 末為 監察 御史 原一命 寸祿 馳聲 南昌 宣威 北部

史時過 謝問 所以 舉之 之由 夷簡 曰君 不負 楊臨 賀有 負國 乎 原一命 寸祿 馳聲 南昌 宣威 北部

官事文 類聚云 西京 雜記 拾遺 立繁 評事 出繁 赤尉 坐繁 史 親民 官 合璧 事類 云宋 仁宗 至和 間山 陽尉 李

之上怒 注皆以 才望 清高 標格 孤秀 者為 之俗 號為 三繁 官 親民 官 合璧 事類 云宋 仁宗 至和 間山 陽尉 李

安於民 而不 與民 除害 反為 民命 斥之 選人 不欲 山堂 肆考 云五 代之 季武 臣韓 州縣 有廉 為尉 者東 而立

如此令 驅之 出是 後樂 尉者 衆矣 使氣 嘗盜 竊及 掠為 文上 寶編 篇后 覽嘉 歎賓 客 報政 錄 翰苑 新書 云宋 王

年十八 舉進 士為 通樂 尉任 者衆 矣使 氣嘗 盜竊 及掠 為文 上寶 編篇 后覽 嘉歎 賓客 報政 錄 翰苑 新書 云宋 王

能解里 人競 光輔 直言 得尉 宋史 云咸 淳中 年應 龍擢 進士 第時 對策 以道 擅國 應史 龍獨 策得 直言 考尉 今當 置

著吁江 報政 錄 直言 得尉 宋史 云咸 淳中 年應 龍擢 進士 第時 對策 以道 擅國 應史 龍獨 策得 直言 考尉 今當 置

無出上 合璧 事類 云唐 高宗 時劉 延祐 弱冠 少補 渭南 尉無 能為 人上 也 有憂 天下 心 元初 詳註 云慈

位有憂 天下 之心 屢上 書言 事 李 宏辭 調藍 田 荒政 畫圖 常平 使 魏燾 屬任 縣 登進 士第 每保 畫一 圖田 賦大 饑

獄唐書 云李 程字 表臣 擢進 士宏 辭調 藍田 荒政 畫圖 常平 使 魏燾 屬任 縣 登進 士第 每保 畫一 圖田 賦大 饑

為載之 而以 居民 分布 其間 凡名 數治 業悉 書之 合保 荒政 畫圖 常平 使 魏燾 屬任 縣 登進 士第 每保 畫一 圖田 賦大 饑

珠陵尉 孫吳 初其 故吏 見子 文於 道乘 白馬 執白 羽扇 侍從 如平 生吏 見驚 走子 文進 馬追 之謂 曰戎 當

爲此土之神以權汝民
汝宣告百姓爲我立祠

縣尉三

增詩明張羽送蕭縣丞朝京詩曰天官妙選待才賢茂宰清明衆所傳漠漠去帆衝暮雨蕭蕭行李似當年透

逖客路朝京口迢遞王程在日邊爲說烏程民吏待金陵酒美莫留連 羅玘送趙縣丞之任招遠詩曰海上

羣山魚立頭待君單騎入登州颼風夜半驚批屋奮氣朝來看吐樓謗數漫從羣吏睨耳真聾有府公留寅賓

出日今何處好與乘閒款款遊 王穉登送陸丈移官海豐丞詩曰官舍有餘清無言政未成頭從湖上白水

在橐中輕過魯無魚食歸吳借馬行簿書期倘暇一問濟南生以上 高啟送孫主簿之德清詩曰琴善山水

西秋城君行思已清道逢迎吏拜田雜戍人耕地遠知邊信家貧稱縣名應移一琴去相和長官鳴 又送曾

主簿之平樂詩云路出桂江東鄉音想未通蛇飛山苦霧鵬運海多風木魅嘗欺客花蠻少學農縣廳何處在

榕樹晚陰中 又送黃主簿之湖州歸安縣詩云我歌柳惲詩送子南汀發山城逢社雨綠樹啼鶯歇留連孤

艇遲惆悵雙瓶竭高士尚爲簿休慚府中謁無事坐閒廳彈琴看湖月以上 羅玘送萬典史之黃岡詩曰城

脚更無地門開直到江縣樓對魚市驛舍接船窗鳥立藏蛇竹蟻綠繫馬椿聽琴還聽笛不是故園腔以上

劉仁本過楓亭驛和周草庭巡檢韻就寄詩曰餽糧千里又南征笑犯弓兵擁將星汗血沙塵前後騎驛書烽

火短長亭天連閩海團團白山繞彭湖點點青遙望環峰三十六將軍晏坐對滄溟 劉炳寄賈文彬巡檢詩

曰故人爲別動經春野渡維舟送夕曛銀燭照窗秋聽雨角弓懸壁晚看雲山城旗影中流見草閣書聲隔岸

聞江漢茫茫多舊識猶能俎豆說將軍 高啟送潘巡檢之閩中詩云京師到閩海秋色幾程餘莎柵山兵守

榕林島戶居曉衙雞應鼓晚遲騎隨車清世原無盜將軍好讀書以上

鎮戍關市官

原杜氏通典曰隋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唐因之各有上中下三等關令古官戍主晉宋之顯職鎮

杖罪以上並解本縣餘聽決遣 續文獻通考曰元置戍守萬戶府等官明不設其譏察諸務則有府州縣衛

開盤頭名 卷二百十七 設官部 縣尉 鎮戍關市官 鄉官

所巡捕官及巡檢司

鄉官

原杜氏通典曰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之職其任大矣鄉老管萬二千五百家次有州長二千五百家黨正五百家族師

百家為族凡閭胥二十五家為閭凡鄙師五鄰長四里宰五鄰長命之士為之皆鄉里之官也大凡

各掌其鄉黨州里之政理云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風俗通曰有秩

耳秩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漢鄉亭及官皆依秦制也縣大率方百里其人稠則減

稀則曠鄉亭亦如之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特制孝悌力田官而置其秩後漢鄉官與漢同有秩郡所署秩百石則置有秩

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田無常員平帝又置外史閭師官後漢鄉官與漢同有秩郡所署秩百石則置有秩

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

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又有屬鄉主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

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告監官晉縣五百戶以上皆置一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

戶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

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畧吏四人宋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

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隋以周齊州郡縣職自

州郡都正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而自調用理時事至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官別置品皆吏部除

授每歲考殿最開皇十五年置州縣鄉官唐凡百戶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為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耆

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太極元年初令老人年九十以上

板授下州刺史朱永執象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綠衣執木笏天寶七年詔父老六十以上板授本縣丞

七十以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後民貧

增文獻通考曰宋以後至明鄉官不置皆為職役

源杜氏通典曰秦制鄉有嗇夫風俗通云嗇者省也夫賦也職聽訟收賦稅漢因秦制後漢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晉百戶以上皆置鄉鄉置嗇夫一人宋十亭為鄉鄉有嗇夫所職與秦漢同

嗇夫二

源扶助縣國交州記云秦兼天下又除附庸為鄉有鄉則有族今之嗇夫是也鄉之為言境也言在人境城之故言也聽訟收賦漢書百官表詳通典得休不歸漢書元少為嗇夫得休不歸常論學宮不樂為史父數怒廉平不苛漢書曰朱邑少時為鄉嗇夫廉平不苛問民得失會稽典

仁化大行後漢吳延宇季平為鄉嗇夫仁化得民歡心後漢書元少為嗇夫得民歡心問民得失會稽典

東鄉嗇夫龍負昇天龍負昇天龍謂南海記云龍川縣傳羅為東鄉嗇夫有

旁代對史記張釋之謂上問上林苑諸禽獸簿十餘問釋之不能對虎園嗇夫其地

亭長一

源杜氏通典曰秦制大亭十里一亭亭有長漢亭及官皆依秦制後漢亭有亭長主禁盜賊十里一亭五里一

半司奸盜亭長持一尺板以劫賊索繩以收執賊後漢陳寔字仲弓為西門亭長又仇覽為蒲亭長詳主簿

去之至王莽時魏晉無聞宋制同秦漢

亭長二

源宿會之所風俗通云漢家因秦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亭中民有爭訟吏留

者一亭之長半也漢書舊名亭員員後改為長習調五兵漢書亭長習調

五兵劫也漢書求捕盜賊漢書儀船以待羽記舊名亭員員後改為長習調五兵漢書亭長習調

苦之乃足炊尊食食時宿住不寄聲謝道又云趙廣漢嘗記召湖都亭亭長湖都亭亭長西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

為其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寄聲謝道又云趙廣漢嘗記召湖都亭亭長湖都亭亭長西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

運為我謝界上亭長無思職事有以分平喜任史記云任安嘗為分平喜任遊微殺涪令妻

龍壽殺蒼梧女漢書云蒼梧女子蘇娥行宿詭果亭亭長殺之并其婢致富遊微殺涪令妻

設官部 嗇夫 亭長 吏

乃裴延齡領度支素不善財計
判曰賊吏犯法在奸
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納賄吏 舞文吏
賄賂文二辨公碑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斯職史有林

小吏

原翁歸文法 王尊史書 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為獄小史晚習文法
又云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

曹著廬山配女 吳龕浮石為妻 幼未有用從容在職
章昭辨釋有名門下之吏當作

史吳龕得一浮石取置床頭 單家富為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幼未有用從容在職也
張既畜好刀筆 張既曰

火 孝廉越壇歡語而別 袁山松後漢書曰吳祐移時與結友而別後具亦舉孝廉
秀才頓亭指語笑體

晉書云劉官有亭民舉秀才刺史策久不成官指語笑體然後成
小吏累勞 唐書云孫伏伽以小吏累勞

秀才語縣令曰劉官公探之精者何況為亭民召為少書
誠遣小吏 唐書云陸象先檢察河東先曰

為治書侍御史以 左藏小吏 計初為左藏小吏以強幹聞
人情大抵不相遠必責者 邸吏匿奏 宋史云道熙時推官馮悅屢表也

故吏

原避席 同升 洪田崎起為壽人皆避席其侯為壽故吏賓客避席餘皆半席
胡廣字伯始 任安不去

桓元見泣 漢書青日襄霍去病益貴門下故人多事去病推任安不去
桓元年 令復君臣 每同朝會

世說云向雄為河南郡太守 白帖云蜀楊洪為蜀郡太守時書往來數晉武令復君臣之好雄曰臣於河內
不為戎首何好之有帝從之

朝洪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 增分掌財賦 從給筆札 用事文類聚云唐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使其商捕財
不敬也但明府未著鞭也

麟包信虛貞李繼相繼分掌財賦有聲者皆晏之故吏也 汝昔事趙普既所請給筆札昔再入相繼英名 奏
錄中書五房院時真宗在藩即還為導史太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既所請給筆札昔再入相繼英名 奏

府辟 聯德與作杜佑詩曰德與當承府辟晚 真相知 事文類聚云魏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禮課其職事甚
急詠大失望於是同升之義甚相無府辟晚 真相知 事文類聚云魏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禮課其職事甚

曰鞠詠之才不應不達所憂者氣俊而矜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之始以化基為真相知也

屬吏

原如賓 見母 孫寶字子嚴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署為孫進見如禮賓也 孔 登車

開 蓋 頌 白 卷二百一十 設官部 小吏 故吏 屬吏

入被王徽之字子猷為桓冲騎兵參軍從行遇雨下馬跳入中車曰宜獨檢一車郭曰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遇寒兩沾濕凍甚還遇令不在遇雨下馬跳入中車曰宜獨檢一車郭曰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不疑令奇而釋之 謂師友 教拜起嚴誦為穎川謂聚出教主簿云貞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 問馬未

知 買牛不與王徽之後漢朱暉字文季為郎吏太守何况欲市暉暉首曰似馬曹又問馬死多少曰未知生馬 不敢以貨 名參下吏 職隸外臺白帖 增奉行文書 擊問僚屬唐書云劉晏出納一委士人吏惟未行文

徑自擊問之語既宣 原統攝統攝僚吏下位資事 未嘗名鄭當言若恐傷之與 案舊令蓋寬饒字次

馬先時拜謁衛官嘗為縣使市買寬饒案舊 不為禮後漢范景拜河東孝王相謁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不

正服與 不脩謁殷仲文遠東陽太守何無足甚重之東陽無足為薄已大怒迷中傷之無 面折官長鄧暉字君

民何異 不脩謁殷仲文遠東陽太守何無足甚重之東陽無足為薄已大怒迷中傷之無 面折官長鄧暉字君

陽散請為功曹十月警會敏教曰西郡督郵延天寶忠 善事官長任延宇長孫為武威守帝或不曰善事官

貞云云 憚然曰明府以惡為善 憚然曰明府以惡為善 憚然曰明府以惡為善 憚然曰明府以惡為善

下之福帝曰善 遣使吏盡清唐武后時蜀吏貪暴姚璿為益州長史姚璿發無所容貨后降璿書慰 請自建

捕宋史云 闕德初郭崇出鎮瀘州半仲甫書記崇所親吏為病吏候部民有被劫殺者誰惟哈為兼之 請自建

召三司吏對崇政殿又云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崇政殿直領其職 耕當問奴織當

問婢又云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 耕當問奴織當

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夫于入太廟每事 耕當問奴織當

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起三司使陳恕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七

封爵總載一

原杜氏通典曰昔黃帝旁行天下分建萬國至于唐虞別為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則虞書所謂輯五瑞脩五玉

是其制也五瑞即公侯伯子男之瑞珪璧也五玉亦五等諸侯所執之玉夏與唐虞同殷制天子之畿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附元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

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開田凡九州千七

百七十三國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

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

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周制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

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所國服之諸侯亦為黜陟之其小者皆益之地為百里是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

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

服周之初列爵唯五公侯伯子男分土唯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百里云云凡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

使人以德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天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內之國秦制爵二十等

以賞功勞二十徹侯十九關內侯關內侯無國邑也前綽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

戶數為限如淳釋曰列侯出關就國也但爵其身有家累者與之關內邑食其租稅又有倫侯建成侯各有

亥昌武侯馮無擇是也但有封名而無邑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謀詐寵有加賜邑君者蓋假其位號或空

受其爵耳則田豐為靖郭君白起為武安君魏冉弟為華陽君秦昭王弟為涇陽君及高陵君蔡澤為剛成

君其後項梁為武信君陳餘為成安君李左車為廣武君之類是也至漢尤多蓋在封爵之外例加美號也

漢興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弟封為侯者謂之諸侯羣臣

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古分土而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王國

為諸侯者謂之朝侯其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其稱侍祠侯者但侍祠而無朝位其非朝侯侍祠

而以下土小國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或奉先侯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會謂之隈諸侯凡諸侯王皆

金璽盤綬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掌治其國王常冠遠遊冠綬五采而多朱自稱曰寡人敎曰令又令諸王得推恩封

子弟為列侯於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又令諸侯十月獻酎金不如法者國除其縣邑

皆別屬他郡千戶置家丞不欲者聽之作左官之律附益之法自後諸侯王唯得衣食租稅至成帝綏和元年

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大司空何武奏罷內史相如太守中尉如漢初論功封列侯者凡百四十有三人蓋何外

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凡列侯金印紫綬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食邑者除租每戶一歲更

輸錢二百 後漢爵亦二等皇子封王其郡為國其列侯雖鄧寇元勳所食不過四縣為侯國舊制列侯奉朝

請在長安者皆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

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或奉墳墓亦為隈諸侯明帝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外戚樊氏郭氏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胡廣曰諸侯受封皆受茅土歸氏馬氏諸子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胡廣曰諸侯受封皆受茅土歸氏馬氏諸子

得臣吏民至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為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二十年曹公始制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

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魏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庶子為鄉侯公之庶子為亭伯其

後定制凡國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又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

皆金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自關內侯皆不食租虛封爵

自魏始 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晉今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中關內外等侯爵凡九等武帝受禪之初泰始元年

封建子弟為王二十餘人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

兵三千人邑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宮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

五千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初雖有封國而王公皆在京師咸寧三年詔徙諸王公皆歸國時楊珉

為次國其餘為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萬戶又為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置一

軍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於 唯特增魯國公戶邑追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為郡公鉅平侯羊祜為南城

郡侯又南宮王丞隴王萬各於 秦始中封為縣王邑千戶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為三千戶制度如郡侯亦置一

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為王而詔王之支庶皆王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承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

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為伯小國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為男非

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戶國侯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戶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

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之孫亦罷下軍其餘付以一軍為常大國中

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未之國大國置守士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

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既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及吳平後秦王傲遂之國凡名山大澤不以封

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為屬國其任在天朝者與之國同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

已壯者皆遣蒞國其王公侯以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秦始故事凡王金印龜紐練朱綬遠遊三梁冠絳

紗朝服佩山元玉開國郡公山元玉開國縣侯伯子男山元玉開國縣侯伯子男山元玉亦同初武帝踐阼封宣帝孫承為東

莞郡王始置二卿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諸侯並三分食一 東晉元帝大興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元帝以西陽王業屬尊元會特為設 宋氏一用晉制凡王子為侯者食邑皆千戶諸王世子皆金印紫綬進

賢兩梁冠佩山元玉初江夏王義恭為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廳事不得南向坐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

殿及夾侍障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但馬不得過二諸侯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隊不在其限刀不得過

銀銅為飾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至孝建中凡國官屬不得稱臣於其主改稱下官

齊封爵史闕 梁封爵亦如晉宋之制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十九諸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

第五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鐵錫及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以屬國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

公侯封郡縣者言曰敎境內稱之曰第下自第下稱皆曰寡人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世子主國其文書

表疏儀式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郡官皆言告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有所陳皆曰上疏

其公文曰言事 陳置九等郡有王嗣王藩王開國郡縣公開國縣侯開國縣伯開國縣子開國縣男沐食侯

開國縣男沐食侯

開國縣男沐食侯

開國縣男沐食侯

開國縣男沐食侯

鄉亭侯關內侯關外侯凡十二等鄱陽王之封也遺度支尚書蕭瑒持節兼太宰告於太廟五嶽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於太社凡親王起家則為侍中若將軍方得有佐吏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官皇太子子家嫡者

封王依諸王起家餘子並封公起家書郎諸王子並諸侯代子起家給事王公起家外職驛侍御令僕

侯伯散伯子散子男散男凡十二等道武皇始元年始封五等至天錫元年減五等之爵始分為四曰王公侯

子除伯男之號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勲者封王皇族及始藩王皆降為公諸公降為侯侯子亦以此為差於是

封王者七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百有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其後

復加伯男焉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爵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在三公下封內之調盡以入臺

三分食一公以下四分食一後周制封爵郡縣亦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

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隋開皇中制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樊子蓋通爵封為齊

郡公縣公開國侯伯子凡九等高祖初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

王太宗即位謂侍臣曰徧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

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卹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疎

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然之於是率以

屬疎爵降唯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縣公貞觀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為諸州都督刺史咸

令子孫代代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其後並不願行乃止後定制皇兄弟皇子為王皆封國之親王前朝二

王子嫡者封郡王任職從四品下敘其眾子封縣公從五品上敘其親中王封侯從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堂前朝

降東漢漢中徵有承儀准太宗曰卿皆自尊而卑吾子手觀禮曰自古迄今親王雖次三品皆天

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為王太子男封郡王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自至德元年下今三品皆天

東非王所宜當也詔從之太子男封郡王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自至德元年下今三品皆天

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

給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至德二年至大曆三年開元四年三月制諸封國自始封至曾孫者其封

戶三分減一十年凡諸王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課戶充州縣與國官邑官共執文帳准其戶數收其租調均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國公所食邑則全給焉二十年五月敕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為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隨庸調送入京

文獻通考曰封爵之差唐制王食邑五千戶郡王國公三千戶開國郡公二千戶縣公千五百戶伯七百戶子五百戶男三百戶又有食實封者給繡帛每賜爵逾加一級唐末及五代始有

特加邑戶而罷實封之給又去縣公之名封侯以郡宋朝沿其制文臣少卿監以上內職崇班以上有封爵丞

相學士刺史大將軍諸司使以上有實封但以增邑數為差不繫爵級邑過其爵則并進爵焉止於開國郡公

每加食邑自千戶至二百戶實封自六百戶至百戶皆六等親王重臣或特加有踰千戶者

西平南平之號皆非常典所加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四百戶餘降麻官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

七百戶封伯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以上始加實封惟將相食邑萬戶即開國亦或謙而不就者

宋仁宗慶曆七年郊惟夏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皆得封皇屬有特封郡公縣公或

贈侯者無開國字

開國公之上開寶以來伐國降主及外臣叛命赦不誅者亦封侯皆因名以著罪焉

劉錡封恩毅侯九年李煜封違命侯淳化五年趙保中封有罪侯

又采秦制賜民爵曰公士其王公以下封國之名舊有大次小三等以為進

封之次然或封拜又有權升次小者為大國者

淳化五年九月詔升壽為大國列於晉之下封王乃升爵為大國中祥符七年五月故舒王追封魯王乃升

名分別大次小三等以為定制焉太祖時詔晉王太齊王美武功郡王

認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等頓首言漢法丞相在諸侯王下請入舊制不許

祖宗之後未有封以王爵者慶曆四年以富弼建議遂次第封拜封德文東平郡王濮王汝南允弼北海允良

華原郡王從諱英國公從煦安國公宗說祁國公宗保建安郡公宗達恩平郡公守望清源郡公辛巳詔德文

等十人並列本班之上少前 卮言曰宋祖之取天下易於反掌而獨運籌策削平僭偽當時佐命諸臣如石守信高懷德皆一時推戴之誠耳其參謀密勿勘定四方者不過趙普曹彬潘美數人非有蕭曹良平之奇房

杜魏微之識韓彭英衛之勞也而藩鎮之歸附者皆因其本爵授之故封典闕焉其後惟崇文事不尚武功雖以李繼隆狄青之勲未有封爵而文臣至於宰相則無不封國公者矣漢法非軍功不侯而宰相封侯者班史列之恩澤傳蓋彼以分封為重此以名器為重古今異變不可以槩論也 又曰遼之封爵惟有國王郡王國

公三等郡名率以漆水柳城混同蘭陵亦如宋高密建安之類國名則屢進屢改有加至二國者其初宗室與勲戚無異道宗太康五年十一月詔惟王子封一字王餘並削降蓋虛崇爵號大略如宋制而食邑戶數亦不

可考矣遼之外咸多功績非由恩澤也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天眷元年十月始定封國制其制屬於吏部凡封王大國號二十日恒明昌二年以漢遼唐宋梁殷楚魏皆晉郡郡為為汴汴為為鎬鎬為為并并為為益益為為彭彭為為趙趙為為越越為為謙謙為為

鄧鄧為為冀冀為為豫豫為為絳絳為為唐唐為為克克為為鄂鄂為為夔夔為為宛宛為為曹曹為為次次為為國國為為三十日涇涇為為鄭鄭為為衛衛為為韓韓為為路路為為肅肅為為岐岐為為代代為為澤澤為為徐徐為為滕滕為為薛薛為為紀紀為為

昇昇為為邢邢為為翼翼為為單單為為鄆鄆為為鄆鄆為為霍霍為為蔡蔡為為瀛瀛為為當當為為金金為為格格為為葛葛為為沂沂為為荆荆為為榮榮為為英英為為善善為為溫溫為為小小為為國國為為三十日濮濮為為遂遂為為清清為為道道為為定定為為景景為為景景為為申申為為崇崇為為宿宿為為息息為為茗茗為為鄆鄆為為舒舒為為潘潘為為廊廊為為萊萊為為遼遼為為改改為為之之為為鄭鄭為為鄭鄭為為杞杞為為向向為為管管為為定定為為元元為為年年為為改改為為密密為為肸肸為為任任為為戴戴為為鞏鞏為為將將為為士士為為民民為為須須為為知知為為蕭蕭為為蕭蕭為為莘莘為為芮芮為為封封為為王之王之為為郡郡為為號號為為十十為為金金為為源源為為廣廣為為平平為為原原為為南南為為陽陽為為常常為為山山為為太太為為原原為為平平為為陽陽為為東東為為平平為為安安為為定定為為延延為為安安為為封封為為公公為為主主為為之之為為縣縣為為號號為為三三為為十十為為樂樂為為安安為為清清為為平平為為蓬蓬為為萊萊為為榮榮為為陽陽為為樓樓為為霞霞為為壽壽為為光光為為靈靈為為仙仙為為壽壽為為陽陽為為鍾鍾為為秀秀為為惠惠為為

和永寧慶雲靜樂福山隆平德平文安福昌順安樂壽靜安靈壽大寧開喜秀容宜芳真寧嘉祥金鄉華原其封爵正從品級高下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品曰郡公正從三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正五品

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凡食邑封王者萬戶實封一千戶郡王五千戶實封五百戶國公三千戶實封三百戶郡公二千戶實封二百戶郡侯一千戶實封一百戶郡伯七百戶縣子五百戶縣男三百戶皆無實封 又曰

元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大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印章之等猶前日也 又元制封一字王者金印獸紐兩字王者金印螭

紐次有金印駝紐金鑲銀印駝紐金鑲銀印龜紐有止用銀印龜紐等級不同如此又同姓有無國邑而稱王者但曰宗王 元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以故其地莫得而詳如寧肅王脫脫者太祖

長子術赤太子之第五子也不戴何時封王而見之表中脫脫弟月即別嗣至元二年遣使表求分地歲賜以賑給軍站京師元無所領至大元年月即別薨子札尼別嗣其位下舊賜平陽晉州永州分地歲賦中統鈔

二千四百定自至元己卯歲始給之 明洪武三年詔立長子標為皇太子封第二子椿為秦王次桐晉王棟
燕王橚吳王楨楚王樽齊王樟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姪孫守謙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
八年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靖江王二萬石郡王六千石郡王諸子年十五人賜田六十頃為永
業除其租九年定王府官制又定諸王及公主歲供之等十七年更定冊寶親王俱授以金冊金寶王妃止授
金冊不用寶皇太子之次嫡子並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授以塗金銀冊銀印親王嫡長子年十歲立為王世
子授以塗金銀冊銀印次子及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冊印亦如之郡王次子授鎮國次孫輔國次曾孫奉國
皆將軍凡三等次元孫鎮國次五世孫輔國次六世孫奉國皆中尉凡三等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孫
女曰郡君曾孫女曰縣君元孫女曰鄉君凡五等靖江王府視郡王降一等

封爵總載二

原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又曰利建侯 尚書曰爵因及惡德惟其賢 周禮曰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子之
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王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
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又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左傳曰齊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
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 逸周書曰能移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 又曰
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 又曰齊衆時作謂之伯 白虎通曰景風至爵有德封有功 又曰受命之
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畫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盛德之士亦封之以德封者必試之為附庸
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為附庸也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
里 又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 孝經
援神契曰侯侯也所以守蕃也 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呂氏春秋
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
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有齊國
魯日以削至於僅四十四世亡 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
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淮南子曰爵
祿者人臣之銜轡也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備其政治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
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夫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 商君書曰明
王之所貴唯爵爵賞不祭其民不急列爵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則民不貴祿賞不道則民不以死爭位也
又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農戰而以功言虛道此謂勞民
者其國必削 鹽鐵論曰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功是以
鄰國交於齊財蓄貨殖世為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業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 史記曰殷以前尚
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親親之義復有德也太公兼五侯地尊勤勞也
又曰驕忌見威王王說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
其僕曰是人者吾與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漢擊匈
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侯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
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百
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漢官儀曰皇后父兄
率為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故章帝啓馬太后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其功臣四姓為朝侯侍祠
侯皆在卿校下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為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
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東觀
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

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又曰馮勒使典諸侯封事勳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動不定 後漢書曰張安世自昭帝時封爲富平侯傳國至八代孫吉無嗣國除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百官表注曰五等諸公周官金章朱綬朱質四采元文織百四十首廣尺四寸長一丈六尺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二地方七十五里位視三公班次邑三千八百戶國秩絹千八百匹妾六人車前司馬十四人旅賁五十人 又曰縣侯漢官也自縣侯而下通號列侯金章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三光武中興論功封大功臣吳漢鄧禹各四縣賈復朱浮三縣耿弇等二十九人 又曰縣侯有家丞庶子之官列侯皆亦如之 漢官解詁曰列侯本爲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舊時文書或爵通侯是也後更曰列侯今俗人或都言諸侯乃王爾非此也列侯歸國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別庶以守其寵 環濟要略曰爵有五等公者無私也故文皆公爲公 又曰伯把也把持政事也 又曰子猶孳孳恤下之稱也 又曰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 謚法曰執應八方曰侯 相書曰天中容半印封侯 又曰天中正旨如刀者封侯 周同封建論曰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居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 賈誼曰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劉向諫成帝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不茂則本根無所托庇 今狐德荼曰分命賢戚布於内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勢位足以扶危權力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 唐太宗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 唐劉秩曰古者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珪瓚然後屯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 又曰封建者古帝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必以三代之公心行三代之良法乃可不則非君上之利非百姓之利並非受封者之利也 歐陽脩曰數土崩之難莫若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若置守宰 又曰封建湯武之不得已也 柳宗元曰封建更古聖王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胡寅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 吳萊曰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 馬端臨曰必有公天下之心

然後能行封建無則莫若郡縣 又曰秦漢以來所謂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關內侯則惟以虛名食廩祿而已景武而後始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不過食其所封之邑入况列侯乎 又曰至東都始有未與國邑先賜美名例如靈壽王征羌侯之類明帝有四姓小侯乃樊郭陰馬外戚子弟也又肅宗賜東平王蒼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年五歲以上者皆帶之 山堂肆考曰易稱建萬國親諸侯蓋親賢兼封也 又曰漢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三河凡十五郡公主郡侯俱邑其中而藩國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宗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呂覽曰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乃有十里之邦 蘇軾曰傳稱武王克商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并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

封爵總載三

原建德 策勳天子建德注德有德 制城 連城 周禮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後漢 賜履

執圭 賜我先君履注所踐履也 正封 就國 天子建國諸侯正封疆有定域 史高父封齊就國道密

送夜衣而行比至果 藩屏 夾輔 左傳封建親戚以藩 建置 懷柔 德也 猶曰莫若兄弟故封建之有親

柔天下也猶 陪敦 昵近 陪多親也 疏爵 高爵 漢高時大饒自天 封都鄉 封不

圖爾居莫如南 告后土 私湯沐 周禮大君伯湯沐邑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封都鄉 封不

義 史謂澤宇德潤以備學勤勞封都鄉侯 桐圭之戲 鶴印之封 詳後 親戚封中 下張顯帝 脈騰之禮

帶礪之誓 周禮下詳後國及苗裔注 世及之祚 國除之典 制有罪者因除 封以土地 錫之山川

周禮典瑞土圭以景四時日月封國以土地 注度地封 列爵惟五 分土惟三 周禮五等諸侯也

疎垂建 功德有加 宗廟於民者如地 十有五人 三十六郡 武王克商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 史並相

子功臣重賞賜之甚易制天下無異意安寧之術也置諸 不削而弱 當刑而王 思父子親欲得諸侯權請

侯是樹兵本也始皇曰當封 議是速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前漢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人 同姓

而王後累坐法懸布心哀之 天誘歸國 地足容人 前漢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人 同姓

異姓 益地削地周禮同姓以封異姓以封禮諸侯有功則益

降虜悉封 渡遼擅封景帝欲封降虜王

不復誠也 不合於天子 庸建於上公附於天子不能自以行其通也

曲阜方七百里 樂鄉多四百頃禮車千乘以漢區衡字雅圭為承相封禮之樂安於曲阜國誤分界多四百

藩屏社稷漢書 錫以土田 命之車服 建邦啓土 裂地開國史 義先立愛 仁不遺親

建賢立德 錫壤開封 綏麟趾之族 廣犬牙之封 厚骨肉之恩 重山河之誓 宗子維城之固 本

枝磐石之安 齊胙太師永表東海 晉登侯伯大塔南陽文公也 分茅錫土地列犬牙 疏爵建侯位崇

龍領龍領定遠並封侯 周建懿親五等列爵 漢封異姓八國皆王高祖定天下功臣封八國諸侯王也 周室將遷必依晉鄭之國

漢家保定亦因齊楚之功 五等開封周乃寵諸兄弟 七王建國漢則祚及子孫分土而開者九國

當高祖之初 同日而立者三王在孝武之世 沛公矜嚴 東平智惠 周位卿士以同姓 唐列宗室於

輔臣 授桐貽緒 訓梓垂芳 稟潤天潢 承暉日觀 雅道貴於東平 文藝高於北海 楚詩蚤習

沛易先通 齊衡兩獻 比迹二南 周公族多聯三司 唐台司亦用九人 且與兼師保之任 勉石稱

宰輔之賢以上俱王海 謹文王安否之間敢急帥行 書唐宗仁孝之詩仰祈札賜 姬姓作蕃未成人而賜履

漢宗受社方在襍以錫封 世祖推恩長安立六子之宅 明皇廣愛華清建百孫之居 將以鼓鐘對峙

黃麾之仗 授以璽紱交輝青輅之旂 貴爵名城寵冠公侯之上 高牙大旆榮兼將相之崇 深根固本

以扶不拔之基 強幹弱枝以闢無窮之祚 丕衍洪圖 茂膺顯冊 烈祖文孫 皇枝帝載 任事而爵

論功以封 有光帝載 昭宣廟謨 命以圭社 崇其禮物 列爵以旌德 胙土以報功 視儀數於

三台 超爵名於五等 河間禮樂 江夏忠勤

封爵總裁四

原爵以馭貴周禮太宰職云一爵以辨貴爵所以辨貴賤也 以賢制爵周禮司徒職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也 以德詔爵

封爵總裁

封爵總裁

封爵總裁

封爵總裁

司士 若德極才 其民以若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稱藩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 論功封爵 表注云

職云 若德極才 其民以若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稱藩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 論功封爵 表注云

高祖定天下論功封 懷萬邦 懷萬邦也 建萬國 建侯樹屏 書 開國承家 易 以蕃王室 書 蕃

衛天子 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夏商或蕃諸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 取象剛柔

晉百官表注云王者之 制始黃唐 見陸 立爵五等 封國八百 親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啓商賢

如砥石言如帶礪國乃純耳 制始黃唐 見陸 立爵五等 封國八百 親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啓商賢

賢表德則太 制土三等 白虎通云制土地三等何 制符之封 析圭之爵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云夫邊郡

如報私讎故有制符之封 大侯萬家 城名都散七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

六百 地方百里 大小相維 萬國相維 表云 五等法五行 三等法三光 虛通 斬一將封侯 表子詳

從無爵封侯 王策爵論云後世賞人不由 名山大澤不以封 白虎通曰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便一國

均有無 巖險之邑不以封 晉王奏 國為已土眾皆我民 陸機云立五等則知 五命賜則七命賜國

賜官七命 賜國八命 作牧九命 作伯 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 八命作牧

加命得專任伐於諸侯者 九命作伯 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 八命作牧

高篇鐸 兩介主以作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白虎通云爵人於朝者示不 封侯於廟不自專也 又云封諸侯

自專也 明法度皆祖 任事然後爵之 禮王制篇云任事然後爵 稱人美則爵之 記 封諸侯以夏養賢也

之制也 舉事必告焉 任事然後爵之 禮王制篇云任事然後爵 稱人美則爵之 記 封諸侯以夏養賢也

侯威養賢也 封立人君 陽威德之威者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白虎 金路九就同姓 以封 周禮中車職云

將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王之路一曰玉路 錫樊 二十有 象路七就異姓 以封 又云象路

再就建太常十有二辨以祀二曰金路 銅樊 九就建大旆以賓同姓以封 象路七就異姓 以封 又云象路

何異姓以封 革路龍勒以封 四衛 又云革路龍勒以封 四衛 木路 鵠纓以封 蕃國 又云木路前樊 鵠纓 建

封爵總載五

原詔 梁任昉初封功臣詔曰 草昧權輿 事深締構 康俗成務 義在庇民 自非羣才 並軌文武 宣翼將何以啓茲

景祚 弘此帝圖 或運籌帷帳 經啓王業 或攻城略野 殉義忘生 或腹心爪牙 折衝禦侮 忠勤茂德 夷險一致 並

宜建國開宇 蕃屏王室 山河之誓 永永無窮

原論後魏王粲爵論曰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為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為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為賞者民勸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 晉陸機五等論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費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聞土崩之為痛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及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彞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親戚封一

原毛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又曰奄有龜蒙蓬萊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 左氏傳曰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霍魯衛毛聃邠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庸也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庠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者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帝王世紀曰成王元年周公為冢宰攝政王生少未能治事故號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朝王始躬政事以周公為太師封伯禽於魯父子並命周公拜於前魯公拜於後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故加魯以四等之土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 史記曰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子虞曰以唐封汝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漢書曰漢興之初尊王子弟大啓九國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顯邑其中蕃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諸呂之難賴於諸侯也

左傳僖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周語五等之侯兩社之輔三等之采六遂之邑有封畛土略以處之彛器分物以昭之祝宗上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聯之 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武王成康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二十八年成錫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定四年子魚曰成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 襄二十九年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隱六年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周語宣王欲任國子之

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乃命魯孝公於夷宮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稱 荀子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 史記表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

三 賈誼傳高皇帝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注顏師古曰諸侯國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 史記表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惟長沙異姓注徐廣曰齊楚荆淮南諸趙梁代淮陽荆絕乃封吳 唐世系表漢鑿秦務廣宗室世其土地

黃圖漢儀冊封諸王必於祖廟冊命之示不敢專也 漢書諸侯王表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 王子侯表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為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 主父偃傳偃說上曰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子弟以地侯之使人人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 史記三王世家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子郊故

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朕甚慕焉 又曰自吳楚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注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五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初已蜀既平大司馬

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乃詔諸臣議大司空融等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高祖聖德光啓天下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興復宗統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 後漢書百官志注臣昭曰高祖謀深慮久封建子弟蕃維盤固齊代淮楚皆為外重哀平之際劉氏徧於四海宗正著錄遂以萬數後漢循前規先武十子並列畿外近郡孝明八國不能開庇遠民國近則不可以大不大則不足為強本支之援終以少固漢氏得之微猶不能四百載魏氏失之甚不滿數十年晉世矯枉太過非簡賢之授無愚智之辨 魏東阿王植上疏曰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 晉武十三王傳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廣普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 唐膠東王傳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卯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疎也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 贊曰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以民人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舉春秋二百四十六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謬悠天子由是不復議至名儒劉歆目武氏之禍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

親戚封二

原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 白虎通云王者始封諸父昆弟示與已共財之義故可以共土也 天下太平乃封親屬 又云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 割

名都以建周親 後漢書章帝紀論文章帝名以崇周親 推私恩以分子弟 史記王子侯表序云劉詔得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 並建母

弟 左傳曰召伯孟諸王朝奔楚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也 以輔王室 史記諸侯年表曰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周姓

褒有德 又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 愛所愛子孫 詩外傳云周莊王不為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五周之

犬牙相制 又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 封域相近 武起居注 承衛天子 史記漢無尊以鎮撫四海用承衛

也 天子蕃輔京師又文記諸侯年表曰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過削地名山陂海成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賦下足以供祭祀以蕃輔京師秦魏曰適音宅或

開蓋額者 卷三百七 封爵部 親戚封

過作 淮南四子 漢淮南王傳云孝文八年淮南王有子四人年七八歲乃封 齊王七人 漢書文帝紀云

王為列侯 桓公封鄭 宣王庶弟也 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 周章君吳 吳太伯世家云武王克殷

而封之 封之於畢 周同姓武王封公高與 封之韓原 苗裔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 悔者不信 說

云周成王與幼弟戲於地得葉以與弟曰以此封唐周公曰運日王 粲然不殊 晉封之魯 魯之觀祭然不殊

曰哉耳不封也 周公曰王者重言封人而悔者不信於是遂封之 封周公於曲阜 史記魯世家云封周 封康叔於河

謀案師古注曰 蔡明也 味絕如常 明於仁恩不難絕也 封周公於曲阜 史記魯世家云封周 封康叔於河

洪叔又衛世家云 武庚餘民封康 克庸祇德邦之於蔡 蔡仲命篇曰 惟周公位家宰叔流言乃致辟管

王叔卒乃命諸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補毛長注云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大封首子伯禽也 周公

宅魯康叔啓衛 晉百官表建周道與隆三聖制 大師維蕃宗子維城 詩 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世公羊傳曰

魯公之廟也 周公拜于前魯公拜于後 曰生以養周公死以葬周公 世世不毀也 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 魯公

不為魯欲天下之一平 周書武王乃昭德之於異姓而納其首於為庫 夏后封子乃封其庶子於地紀

曰無餘春秋祀 分以寶玉 替職服分寶玉於伯叔之國 時庸展叙 親以脈膺 弟之國以慶賀之禮 親與姓

國 高祖誓盟 漢高祖河上所言而侯者天下共擊之 元狩賜策 漢武帝元狩六年立皇子闕為齊王 土

風俗申 益三郡 漢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奇 歌與長沙定王但張袖少舉手左右 削三縣 漢武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 書求入宿衛上怒曰前三縣 定位號 謝政事 東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有上

子今皇太子孫能賜衣冠拜宜定得宮內有廢不制曰可 吳王五 置之座上 漢書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置

之上座如 優以大封 就武建武得宮內有廢不制曰可 吳王五 置之座上 漢書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置

有他帝無謂 體常不平 定陶共王來朝上謂曰我未見親也 止食數縣 東漢明帝永平中封皇子恭等六

曰我子宜與先帝子等 於二十萬以倫乎 帝 十主宅 百孫院 唐明皇諸子同為大宅分院每居闕宮十

宗武韓立為 童孺亦王 唐封爵太廣恐非所以鎮 天下自三公 乃降宗室 出學大破之 斤地十餘里 唐主

為太傅 後魏陽王 顧大綽中為太傅 五拜太師 王侯越王 德皆以父兄行而得之 紹興中 廟旁王伯圭

宗室特為太師蓋以孝
宗為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鐘
史蜀國王嚴本元祖子身長多力語言如
教民樹植
史隱國王
才兼文武

宗室特為太師蓋以孝
宗為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鐘
史蜀國王嚴本元祖子身長多力語言如
教民樹植
史隱國王
才兼文武

宗室特為太師蓋以孝
宗為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鐘
史蜀國王嚴本元祖子身長多力語言如
教民樹植
史隱國王
才兼文武

宗室特為太師蓋以孝
宗為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鐘
史蜀國王嚴本元祖子身長多力語言如
教民樹植
史隱國王
才兼文武

宗室特為太師蓋以孝
宗為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鐘
史蜀國王嚴本元祖子身長多力語言如
教民樹植
史隱國王
才兼文武

宗室特為太師蓋以孝
宗為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鐘
史蜀國王嚴本元祖子身長多力語言如
教民樹植
史隱國王
才兼文武

宗室特為太師蓋以孝
宗為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鐘
史蜀國王嚴本元祖子身長多力語言如
教民樹植
史隱國王
才兼文武

宗室特為太師蓋以孝
宗為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鐘
史蜀國王嚴本元祖子身長多力語言如
教民樹植
史隱國王
才兼文武

宗室特為太師蓋以孝
宗為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鐘
史蜀國王嚴本元祖子身長多力語言如
教民樹植
史隱國王
才兼文武

宗室特為太師蓋以孝
宗為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鐘
史蜀國王嚴本元祖子身長多力語言如
教民樹植
史隱國王
才兼文武

宗室特為太師蓋以孝
宗為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鐘
史蜀國王嚴本元祖子身長多力語言如
教民樹植
史隱國王
才兼文武

親戚封三

詔魏明帝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蕃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
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 梁任昉

武帝追封永陽王詔曰亡兄德履沖粹識業深通徽聲善譽風流籍甚道長世短清塵緬邈感惟既往永慕慟
心可追封永陽郡王 又追封丞相長沙王詔曰夫褒崇名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則亡兄道被如仁

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能拯龜玉於已毀導涸淵於將塞今理運惟新賢戚並建感惟永遠觸目崩
心可追封長沙郡王 又追封衡陽王桂陽王詔曰亡弟暢風標秀特器體淹弘朱方之役盡勤王事策出無

方物惟不賞亡弟融業行清簡風度閒綽蚤優名輩夙廣令聞朕應天詔命君臨萬宇祚啓郇滕感與魯衛事
往運來永懷傷切暢可追封衡陽郡王融可追封桂陽郡王 又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三王詔曰神州帝城冠

冕列岳渚宮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翼宣戎重隆茲寵號寔允舊章並非親勿居惟賢是授宏朕之介弟早
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陸重季風穎雋邁識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

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陸重季風穎雋邁識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

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陸重季風穎雋邁識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

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陸重季風穎雋邁識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

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陸重季風穎雋邁識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

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陸重季風穎雋邁識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

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陸重季風穎雋邁識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

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陸重季風穎雋邁識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

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陸重季風穎雋邁識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

寓凝正經綸夷險參贊王業 陳徐陵始興王詔曰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邠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

率由前典朕昔因蕃次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燠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南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囑垣寢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乖德獲罪慈訓永言主奠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理言深哽慟可以第二皇子升陵為始興王

唐李嶠投建昌郡王攸寧冬

官尚書制曰事典職隆禮聞望切自非明德莫允具瞻具官某道遵八元名高兩獻行兼為善學茂多才待問七車屢聞獻替參司百揆多所弘益頃以牙璋首路羽檄乘邊委以樽俎之謀藉其股肱之用而卑以自牧成而不居固守鳴謙願離劇職重違雅志用成其美宜遷九法之司回典百工之任 周世宗顯德四年追封皇

弟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尉侗贈司空信景運初起天年不登俾余終鮮實動於懷侗可封太傅進封刺王信司徒杞王 宋紹興元年封安定郡王世開詔曰太祖皇帝創

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今其封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 宋洪邁封大宗正東平郡王制曰周建國以親諸侯用修宗盟之慶漢置官而敘九族是司屬籍

之蕃睦時叔父之賢首我內朝之望博稽典頌董正皇支升之上將之壇賜以鉅邦之履飭宣丕號申詔治廷具官某樂易而不流溫恭而有守河間學古入對三雍之宮沛獻好文爰作五經之論喬襲神明之胄地依日

月之華大輅大旂傳鼎彝於故府法言法服蹈規矩於先王鼎鑪進律之文顯陟承明之任德齒參邵魁然祭酒之尊名實兩崇展矣戚藩之冠載念齊家之要必嚴糾族之權示以褒儀屬茲蕭艾用是由譙城之留務總

郵時之成師踐辟疆之班聯式彰清靜肅憲王之封域用答勤勞合集寵光布章物采於戲問難鳴之寢朕方形立愛之風誦麟趾之詩爾尚輯惇宗之典若梓材之來兄弟若萬藟之庇本根其追配於前人亦有辭於永

世 明洪武十六年封諸王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眾子則皆分

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也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分王諸子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典禮已有定制於戲泉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

親友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原策漢武帝使御史大夫策諸子立閔為齊王曰於戲小子聞受茲青社朕承祖考道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為漢蕃輔於戲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於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丕圖俾為君子無怠爾心允執厥中 又立子旦為燕王曰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於北土 又立子胥為廣陵王曰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於南土戰戰兢兢乃惠乃慎無同好佚無通小人

原章魏曹植改封陳王謝恩章曰臣既弊陋守國無效自分削黜以彰衆誠不意天恩霽潤澤橫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報塞 又封二子為公謝恩章曰詔書封臣息男苗為高陽鄉公志為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算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效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切雲雨增加既榮本幹枝葉並蒙苗志小豎既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一門惠及父子 齊謝朓為宣城公拜章曰惟天為大日星度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冕旒所以貞觀衰職所以代終慙下穆而上尊豈南征而北怨何以克詠九歌載宣七德銘彼旂常勒斯鐘鼎

原表魏曹植謝初封安鄉侯表曰臣抱罪即道憂惶忘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受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不脩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速此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魂飛散忘軀殞命 又封鄆城王表曰臣愚驚垢穢才質疵下過受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推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德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息無復睎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慙惶五內戰悸奉詔之日悲喜參至雖因拜章陳答聖恩下情未展 又轉封東阿王謝表曰奉詔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濕少桑欲轉東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奉詔之日伏增悲喜臣以無功虛受國恩爵尊祿厚用無益於時脂車秣馬志在黜放不圖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遷之陛下幸為久長計聖旨惻隱恩過天地臣在雍丘劬勞五年左右罷息居業向定園果萬株枝條始茂私情區區實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裁餬口

形有裸露臣聞古之仁君必有棄國以爲百姓况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地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從五年之勤少見佐助此枯木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飢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吳胡綜請立諸王表曰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爲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總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興寵秩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者漸多光武中興四海擾攘衆諸制度未遍而九子受國明章即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既受帝祉施於孫子陛下踐祚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歎息遠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懷依據典禮請具陳足寤聖心深辭固拒不蒙進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以失之也加今迎夏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開國建號吉莫大焉惟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臣祐許天下幸甚 晉孫毓賀封諸侯王表曰臣聞軒轅二十五宗黃祚以繁姬姓建國七十周過其曆故禦侮莫如同德伏惟陛下聖哲欽明稽乾作則越五超三與靈協契天祚明德克昌祚膺秦王楚王淮南王光濟碩美冠於羣后改建大國分鎮方岳皇太子皇孫並啓土宇培敦謹索制弘往代內輔皇畿外蕃九服羣生仰德向風懷義率土臣妾莫不稱慶 梁任昉爲蕭侍中拜襲封表曰詔書拜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植皇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脩職貢入頒卿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高蕃籬近甸無勞擊柝仰閱舊章俯增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一

原奏宋傅亮尚書八座封諸皇子表曰臣聞懿親廣樹聖主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城皇代磐石帝基內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徽號啓建繼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謝莊爲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曰臣聞桐圭睦親書河汾之策賜帶懷賢敬東平之祚諒以訓經終始義洽垣墉第某皇弟等器彩明敏令識穎悟並宜憲章前典光啓祚宇作屏王室式雍帝載臣等參議可封郡王

功臣封一

原周官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禮**曰諸侯有功則益地 **原**史記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

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閔 **班固**諸侯王表序曰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亡秦孤立之

敗於是剖裂疆宇立二等之爵 大者王 小者侯功臣侯者百餘邑 **山堂考索**曰先王之封建選建明德茂啓崇勳是

故大功莫如齊則身兼五侯之地明德莫如魯則國侈百里之封曹文之昭而為伯甸德薄者不以居尊位也

晉武之穆而列侯藩功大者不以殿小邦也蓋文武周公封建之初心為褒表功德而設非徒曰大封同姓以

明親親而已 **葉氏**曰古者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為諸侯是在外世爵者乃內之世祿臣也諸侯有功德亦

入為公卿是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 **徐氏**曰按漢世封侯皆以縣邑其後或以鄉亭皆視其所

食之邑而名之至於功名顯著則有特加美名者西都信武冠軍富民博陸之類是也 **文獻通考**曰漢興設

爵二等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又**曰按諸

侯王與列侯皆世襲其所受之封爵自非有罪與無後則國不除此法漢以來未之有改也至唐則臣下之封

公侯者始止其身而無以子襲封者 **又**曰唐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

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祖調給 **事文類聚遺集**曰宋

朝稽漢非劉氏不王之制異姓唯后之祖父乃贈王爵佐命之臣獨趙普以元勳封韓王若曹彬封秦王潘美

封鄭王雖功亞忠獻終緣女若孫為后得之而故相未聞有贈王者中興以後如四大將之功韓世忠封蘄王

張俊封循王皆賞功臣之最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高皇帝無外家三尺之屠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於揚徐

而朱邸自功臣外無兩者若李隴西由尚主而擔爵然亦岐陽大勳所推本而成

功臣封二

原史記曰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營丘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征伐大於諸國 又曰召公與周同姓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燕其在成王時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而東周公主之 又曰鬻熊事周文王

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嗣乃封其後熊繹於楚 又曰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因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是以始賞天啓之也 又曰陳完奔齊懿仲欲妻之卜之吉曰

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諡為敬仲六世而至田常田常弑簡公立簡公弟為平公乃割齊安平以東為己封邑始大于齊 **釋**史記曰韓信平

齊使人言漢王曰齊誇詐多變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漢王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原**漢書曰項羽曰吾聞漢購吾頭千金邑萬戶吾為公得之乃自剄王翳取其頭楊喜呂馬童即中呂勝楊

武各得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列侯 又曰漢五年虓項羽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人民散亡大侯不過萬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之宗廟副

在有司 又曰陳平凡六出奇計輒益封凡六益邑 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釋**漢書曰荈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逆時霍光金日磾音抵上官桀等共誅之詔封金日磾為稅丁侯上官桀為安陽

侯光為博陸侯 又曰霍去病以校尉伐匈奴封冠軍侯 **原**東觀漢記曰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又封竇融曰融允執忠孝扶微救危率屬五郡積兵羌胡

畢至兵不血刃而鹵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無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 又曰上謂耿一作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

行故以封卿爾 **釋**天中記曰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易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也 **原**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

定西域五十餘國乃封超為定遠侯 **釋**文獻通考曰建武十三年大享將士頒爵策勲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 **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早亡真愍之乞

分食邑封遵等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聽分賜遵等子爵闕內侯及真薨明帝悉封真五子皆列侯 又夏侯淵傳曰以功封都亭侯太祖與淵嘗出關右所向無前賜淵子五人皆爵闕內侯

又曰太祖表封荀彧爲萬歲亭侯太祖又與或書曰君之相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與建計君之相密謀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十二年復增邑合二千戶 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後尅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攸陵樹亭侯 又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攸前後謨謀曰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齊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 又曰郭嘉字奉孝冀州平封洧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良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

功爲高宜增邑并前千戶 又曹休傳太祖曰此吾家千里駒也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 又曰任峻字伯遠爲典農中郎大興屯田軍國致饒太祖以峻功高表封都亭侯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文帝追思惇功欲使子

孫畢侯分邑千戶賜惇七十二孫皆闕內侯惇弟廉及子琳素列侯 又曰朱靈字文博封郿侯文帝曰將軍佐命先帝威過方召平生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夙所願乃更封高唐侯

晉中興書曰孔愉字敬康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流左顧者數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猶然印工以聞愉悟遂佩焉 晉書曰苻堅南寇桓伊與冠軍將軍謝元輔國將軍謝瑛俱破堅於淝水以功封永循侯 玉海曰裴寂傳武德九年太宗定功臣封戶自寂以下總四十三人 冊府元龜曰杜如晦字克明初義

兵定關中太宗引爲王府兵曹叅軍每從征伐軍國多務剖斷如流及隱太子將爲變太宗召如晦等共爲籌略社稷以寧以定策安宗廟功居第一封蔡國公 又曰房元齡字喬年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元齡因杖策

謁於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署爲記室叅軍元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拾遺補闕知無不爲太宗入春宮以元齡爲右庶子既踐祚封邢國公 文獻通考曰肅宗嘗問於李鄴侯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

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爲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比今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開寶中

潘美以行營諸軍都部署征嶺南既平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復從曹彬平南唐以功拜宣徽北院使及征太原

討范陽封代國公改忠武節度使進韓國公 玉海曰神宗元豐元年宰臣吳充等言唐德宗多難之際乃賜

奉天定難之號不應感世猶襲陳跡於是罷功臣號紹興六年復賜中興後加賜者三人而已世忠張浚劉光世此外

唯安南國王加功臣號 吾學編曰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上諭諸將曰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

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

何可忘今天下既定用報以爵賞凡次第皆朕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結髮相從然嗜酒

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國法廖永忠戰鄱陽奮勇忘身然而使所

善儒士窺朕意向以邀封爵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封為侯平章文忠

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沙漠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

宜列公爵左丞相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達與朕同鄉朕起兵時即從

征討勞勩居多此二人宜封大國以示嘉褒餘悉據功定封遂班爵行賞封公六人侯二十八人 又曰中山

徐武寧王達從上起兵征吳破其城縛士誠送建康封信國公定計取元都元主北走三年大封功臣進魏國

公 又曰開平常忠武王遇春乙未來歸乞前部先鋒自效遂拔采石取太平漢攻南昌從上援南昌過彭蠡

湖連舟力戰殲友諒圍士誠士誠敗縛加授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又曰誠意伯劉基青田人上定括蒼

遣使聘遂詣金陵為上陳天命所在滅漢取吳收中原公密謀居多三年加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

功臣封三

常全關中 永寧河右 漢書蕭何傳關內侯鄂千秋進曰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得陛下此勞

擊破以寡勝衆功過南仲黜貽吉甫此豈非 **益封霍光** 追思張賀 漢書霍光傳詔曰卿與丞相繼立武帝

但破幽乃永寧河右使吾無西顧之憂矣 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又張安世傳曰安世皇帝明年下詔曰

而宣帝以皇宗節義收養掖庭及曾孫封大賀教詩書為取許妃及宣帝即位 又張安世傳曰安世皇帝明年下詔曰

小男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微封之故安世深稱賀封上曰夫朕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帝人也 今諸君

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臣也 曰夫朕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帝人也 今諸君

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 **水草不乏 荒戎入貢** 漢書張騫傳曰漢六年封功臣未嘗有戰功高帝曰

子房功也入貢皆進功也 介子誅樓蘭 延壽使西域 漢書傳介子傳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徐廣傳曰徐廣

西之地封 魯國公 不私其親 唐書太宗第功班賞房元齡等功第一將軍丘師利等皆跋色據袂見淮南王神通視居乃曰陛下不私其親 本為百姓 文獻通考曰唐高祖廣封宗室以咸
天下太宗即位曰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勞百姓 張說褚無量輔導有功書令張說國子監祭酒褚無量輔導
有功說封燕國公 無量封舒國公

功臣封五

贈詩唐杜甫投贈哥舒開府翰詩曰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

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

知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遠漢宮彝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

曾寵鶴畋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 陳陶投贈羅中丞詩曰三捷措模

光典策一生封爵笑丹青 韓愈聞晉公自蔡州入覲詩曰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

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 王維少年行曰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雲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出明

光宮 劉禹錫平蔡行曰九衢車馬渾渾流使臣來獻淮西囚四彝聞風皆失據天子受賀登高樓妖童擢髮

不足數血污城西一杯土南峰無火楚澤間夜行不鏢穆陵關策勳禮畢天下泰猛士按劍看恒山 明何景

明諸將入朝詩曰闕下千官侍鳳樓苑中天子建龍旂豹房虎圈先班賞武帳前邊賜姓侯

原詔後漢獻帝詔曰勅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費亭侯故特進顯授上將鈇鉞之任復食舊土雙金之寵董統一

州委成之重榮曜昭示亦以優崇投節効命自首之秋也 又詔書拜鎮東將軍襲費亭侯曹操業履忠貞輔

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截黃巾為國出命夫祿以賞功罰以絀否今以操為鎮東將軍領兗州

牧襲父費亭侯嵩爵并印綬符策 魏文帝冊孫權太子登為東中郎封侯詔曰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

昭晰者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為魏

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李氏為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啓佑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為佐其
以登為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戶昔周嘉旦祚流七肅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
榮安豐之寵方斯茂如 **著**梁沈約封三舍人詔曰沈徽子王暉之裴長穆並以素胄清才服勤禁省契關劬

勢自頃多難軍國務殷內參帷幄外濟師旅忠規欵志義感朕心宜錫茅社同莅賞冊可封三百戶開國縣伯
陳徐陵進武帝為長城公詔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
國侯諱志懷實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曩者率五嶺之彊兵誅四海之讎敵固以勒功彝鼎書勲太
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鎮撫粉榆永寧豐沛東涼既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襄糧坐甲固敵是求
方欲大討於秦嶠敦脩於奧睦叶謀上相爰納朕躬思所以敬答忠勲用申朝典可進爵為長城縣公

唐

肅宗乾元詔曰命將之選當仁實難非夫文可經邦不能安人和衆武可禦暴固以克敵成功允藉宏才爰申
錫命司徒中書令上柱國代國公子儀河嶽間氣巖廊重寶寬而有謀用而無滯遂能克復二京折衝千里時
乃之功今殄寇未寧與師頗廣鎮守經制已有處分而籌畫指麾必資專制將軍辭第無以家為丞相憂邊思
晉國難固以訐諶之用宜申總統之威其將戡定外虞澄清列郡光膺藩屏之寄式崇社稷之勲對揚休命以
永侯譽可封汾陽郡王 肅宗至德二年詔曰乘輿幸蜀人心且搖臣節斯見李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間出千
城禦侮坐甲安邊可追封鄭國公

制唐李嶠封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邠國公制曰三韓舊族九種名家夙奉戎麾遂參文衛昔臨厲塞能
羈縛馬之妖今拒狼河更翦奔鯨之孽勲功允著誠効克宣宜酬矢石之勞用廣山河之賦可封邠國公食邑
三千戶 蘇頌封郭虔瓘潞國公兼食邑實封制曰聞鼓鞞之聲則思夫將帥列土茅之賦則念彼勲庸郭虔
瓘忠勇起倫智謀絕等往者鎮於荒裔獨守孤城煮弩而其人益堅引弓而彼衆不敵故得愛子染鈔名王解
辦穹廬掃地而將空沙漠聞風以歸附功則茂矣朕實體之宜誓山河開其井邑可進封潞國公食邑三千戶
仍賜實封一百戶 韓儀授王鎔常山郡王羅弘信張沙郡王劉仁恭彭城郡王制曰王鎔夙紹弓箕丕承堂
構襲重侯之積慶允武允文奉先王之成規克勤克儉剛簡而無傲虐栗直而務溫寬羅弘信將星瑞彩卿月
祥光常竭力於公門每推心於王室保大有九三之盛任重而不危守中孚六四之貞致遠而不泥劉仁恭氣
薄雲天義形霜雪秘元符於腹笥機術無僞運黃略於意筌弛張有度居然侯度屹若國楨而皆道邁殷賢名
齊漢傑洞達總戎之要翦起扶輪精通育物之源龔黃拜手犬牙而理人心以寧屏蔽一隅繚長城於翰海藩

垣中夏布橫落於天田疇咨協恭奮揚熙載或尊此冀土成阜安於大名或宅彼幽都共綏懷於有北駢闐勳緒照灼簡書勉竭乃誠各膺休命 代宗寶應二年制曰副元帥李光弼元勳濟代公輔推賢自出征移鎮距海負河連率百城旌旗千里東郊誓衆雅繼魯侯之功北伐擁旄首稱漢將之略高牙罷設重鼎斯調尤知武庫之寶實在雲臺之右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制曰朕嘗披國史備閱軍功裴度之破淮西無遺廟算石雄之攻山北益展皇威莫不仰遺烈於祖宗委全才於將相而自中山逆命外域朋姦奮戎旅以鷹揚屠賊城而魚爛夕聞告捷明賞殊勳上柱國琅邪郡開國侯王晏球長劍倚天洪河帶地居萬夫之長擅三傑之名自統雄師往收逆壘摧曲陽之堅陣厭滄水以驚波爰築室以反耕攻圍雉堞果析骸而易子傾發烏巢招降之士庶數千撲滅之凶狂非一諒茲丕績宜降優恩乃眷汾陽實惟巨鎮據犬牙之內地當馬頰之要津是命酬以勳庸福其黎庶進國公之品秩崇藩侯之等威俾濟鳳池仍加蟬冕 宋王珪除文彥博守司空依前樞密使加食邑實封制曰朕若稽先王維御羣品左謀金鉉之老以經治於廟堂右屬鴻樞之良以定策於帷幄厥有成績可勿褒乎具官某風力肅明器資恢傑臨至劇有轉圜之易定大謀如執玉之堅逮事神文之朝已緝熙於鼎路追言聖考之遇又密勿於機廷肆涼昧之不承會精神於羣慮雖兵民之異本亦文武之交脩未隆贊冊之恩曷懋圖庸之舉 元程鉅夫丞相卜憐吉台封河南王制曰卜憐吉台智明識遠心廣氣和勳名克篤於前人藩翰久勤於外服昔將平於內難朕大投艱方深計於中途獨決進志存弼亮身佩安危是用命汝襲諸侯王以長守於富貴歸丞相印以自養於壽齡既不遠於京師可以時而朝覲 王構平章史弼封鄂國公制曰史弼器博而用周志剛而行敏早由禁籞出總戎行視長江如履平地居然獲跳盪之功撫疲黎猶保稚嬰允矣著綏懷之效始自淮襄之百戰迄於嶺海之同風顧宣力獨多推誠弗替終始三朝之眷賜環屢歷於宸班優遊六藝之文緩帶雅稱於儒將是宜貴之華綏衍以真封以酬既往之勞以示惟新之渥於戲功臣圖象秩盍冠於褒公元老壯猷忠尚資於方叔益圖報稱祇服訓言

表宋謝靈運謝封康樂侯表曰昔強臣暴虐恃僭曆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河傾覆南漢陵藉紀鄂跨越淮泗於時策畫惟疑地險已謝威懼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尅黜禍

亂功參盤鼎胖土南服速至臣身值遭秦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己不悟天道下濟鴻鈞曲成乃春遐績式是興微分虎紐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絨班景元勳澤洽往德恩覃來庸永惟先蹤遠感前結豈臣廷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需微躬傾宗隕元心識其會酬恩答厚罔知所由 顏延之謝子竣封建城侯表曰伏見策書降錫息竣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三等戶越兼千生邀洪禮身茂盛世闡宗革聽盡室改觀誠慙末品誤忝其秦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教善信臣實負其前誥能任志政竣固暗於明試徒以數遇會昌消憂啓聖幸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勲分賞執珪登朝折金受邑慶重慮慙恩往懼積非臣老蔽所任圖報豈竣庸薄所能奉服 梁沈約謝封建昌侯表曰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元鳥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織塵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惟帳酬報爪牙

增頌唐呂溫秦叔寶頌曰洛內之役龍戰未決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鼉轉山沒遂作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翕如鷲聳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增碑周庾信柱國大將軍紇于弘神道碑曰太祖文皇帝始創霸功初勤王室秣馬蒐乘普衆太原公仗劔轅門粗謀當世隨何遠至實釋漢帝之憂許攸夜來即定曹王之業永熙中奉迎魏武帝入關封鶻陰縣開國子邑五百戶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岷州諸軍事隴頭流水延望秦關川上峨眉猶通蜀道公不發私書不燃官燭獸則相負渡江蟲則相銜出境四年拜大將軍餘官如故衛青受詔未入玉門之關竇憲當官猶在燕山之下公之此授差無慚德渾王叛換梗我西疆巖羌首窺藩籬攜貳公受服於社偏師遠襲揚旂龍涸繫馬甘松二十五王靡旗亂轍七十六柵鷄奔雉窺旣蒙用命之賞乃奉旋師之樂天和二年被使南征帶甲百萬舳艦千里江源水起海若乘流船官之城登巢懸嬰吳兵習流長驅戰艦風仄箭火倏忽凌城公以白羽麾軍朱絲度水七十餘日始得解衣朝廷以晉寇夏陽先通滅虢之路秦開武遂始問吞韓之謀是以馳傳追公以爲仁壽城主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爲宜陽之援公背洛水而面熊山陣中軍而疎行首乘機一戰

宜陽衝壁增封五百戶進柱國大將軍 唐德宗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曰粵若菲德嗣膺大寶化乖柔
遠明不燭幽淮右賊臣提兵犯順晨時總備師遠戍河朔曾不俟召聞難駿奔鼓義勇仗順之師吞敗亡稔惡
之寇雄威勝勢疾若颯馳設會軍門哭而誓衆國讎不滅無以身爲遂發感激涕咽流涕天地爲之變色將帥
爲之動心乙未陳師於東郊如虎如豹如熊如羆兇徒接戰累合皆北倒戈棄甲罔敵我師乘而殲之摩壘而
止戍戍方旭連營進攻賊衆相驚股戰魄駭登陴而不敢拒闔門而不敢窺晨仗鉞啓行執桴親鼓鉞隍塹排
牆垣勝氣兆於風雲威聲振於原野指顧摧靡盡無子遺布朝旨以寬脅從勵臣節以誅同惡乾軸傾而復紐
皇維弛而更張遷臬聲爲好音變妖祲爲和氣是知烈祖積德人懷其深賢臣佐時功濟斯美俾予從人垂拱
仰成乃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加食封一千戶 韓愈平淮西碑曰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
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
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維天維祖
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顏肅武合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
東愬入其西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肅武合戰益用命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
城因天大雪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右僕射帥山
南東道顏肅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
國公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 明蘇伯衡岐陽王李文忠勲德碑曰王初上謁年未三五
帝曰朕甥鞠於內府訓之迪之允文允武乃命之將統茲禁旅堅城勅敵一鼓而取維時浙左立國攸恃不有
親賢儔堪付畀乃申王命於斯總制龍節虎符內綏外禦德威惟畏近德遠企彼昏者張獨罔顧忌水陸入寇
輒軼而去乙巳之春哀厥精銳偪我新城侮我無備邊吏驚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蹂躪以突騎鼓噪乘之聲撼
天地譬以我輅轡彼螳臂其車凡萬幾無噍類既覆其軍遂奪其氣姑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克矣浙江平矣
溫台慶紹莫不寧矣相彼七閩廓其清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帝謂王來成算陞受旒纓元君雖云出走尚聞
假息欲圖進取汝帥汝督往扼其後王辰奉辭行不逮百悉徒肅肅晏及籛狗得地得衆易於拉朽或擒或誅

莫匪戎首額頌應昌逋逃淵藪不虞我師奄至左右俘厥虜王以及妃后豈無寶玉亦有璽綬奏凱來朝喜動宸極都督上公特進柱國鎔金爲券以奠不錫 明吳伯宗江陰侯吳公良神道碑銘曰桓桓吳公剛毅英烈異才間出萬人之傑天戈義旗飛渡大江爭先鼓勇敵莫敢當既定金陵亦下京口公俱在行厥績多有江陰崇墉東南要衝屹若砥柱維公之功姑蘇新附命公綏靖紀律嚴明大小從命炎荒僻遠命公徂征歷代羈縻慕義來庭功成汗馬名載竹帛兄弟二人並著開國河山賜誓列侯疏封慶延後嗣與國無窮 王景西平侯沐公英神道碑曰闔闔寰宇挺生異人依光日月下上星辰風雲景從發迹海邦遠荒其區遂搃其吮沈沈樞府我寵居之秩秩皇猷我儀圖之載敷恩澤西涉渭源載敷國威西上崑崙賀蘭之墟流沙之阻兵不頓刃霆驅星昴茫茫井絡氣交神州載清載夷投鞭斷流式遏王誅自爾南彙日月出矣燔火何施天兵一麾仆山摧壑封其鯨鯢以示大侈額頌其城大燾高牙萬方攸同六合一家皇帝曰咨予嘉乃績黃金大帶龜判琮璽

死王事子孫封一

弟封附

蜀志曰先主退軍義陽傅彤斷後拒戰兵人多死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其子僉爲左中郎將後爲關羽都督 魏志夏侯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後戰死黃初太和中賜淵子五人皆爵關內侯 文獻通考曰元和十五年穆宗制武德已來配享及一等功臣并張巡許遠南霽雲顏真卿杲卿太尉段秀實與子孫官有差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二年制曰或無辜被害或徇節忘生既抱沈冤宜申贈典應自張從賓作亂以來諸色員僚內有死於王事者並與追贈有子孫者量材敘錄 又曰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補故控鶴指揮使郭超長男重均充左番殿直次男重友充右番殿直以父殉王事故也 續文獻通考曰察罕帖木兒字廷瑞北廷人至正中討山東賊爲張士誠所刺追封忠襄王封其子阿魯溫汝陽王 弁州集曰徐增壽雖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殞命廷闕長陵祖悼念子名景封定國公

弟封冊府元龜曰開元十五年勅二王後爲賓者無子孫以兄弟爲後曾經侍養者聽其承襲若死王事雖不曾侍養亦聽承襲

死王事子孫封二

燒殺 諫死 漢書曰趙王反內史王得相建德諫不聽遂殺得等景帝封得子榮之

短兵 流矢 元府曰王君諤為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東與高麗戰大夫駐蹕山君諤先鋒陷陣與賊短兵相接賊以斧鉞擊之

誅武氏 罵世充 文獻通考曰韓王元嘉武后時武后謀殺韓王元嘉武后時武后謀殺韓王元嘉武后時武后謀殺

第一勳 始九歲 唐高祖義師

殒命敵場 害於客館 元府

而父死為 刺客害之 左傳曰晉荀息

刺客害之 左傳曰晉荀息

雪其冤 職文獻通考曰

果父宣慰 王璋 參軍 使遇害 德宗開而

死王事子孫封三 弟封

周苛守榮陽死事子成為高景侯 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周苛守榮

食其死事子疥為高梁共侯 又高祖

紀城戰好時死事子通為襄平侯 又高祖

孫印擊匈奴死事子單為併侯 又文帝功臣表云孫印以

越死事子 王戊反不聽 死事子通

子同命封孫為侯 東觀漢記順帝永和中南鄭之武陽

死封子為侯 魏志曰魏人為孫

死王事子孫封四

禮制唐元稹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曰經曰父母之仇不同天雖及匹士猶寢苦枕干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殉任者之死卒能發既藏之墓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名垂萬古而况身備將壇父死人手家仇國恥并在一門當懷嘗膽之心豈快絕漿之禮否爾先臣惟國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庭而又東取青齊北討燕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冀方求帥余所重難輒自大名付茲巨鎮而中台暗拆上將妖侵蝨賊潛窺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朝野驚嗟深軫予懷誓擒元惡以爾布詩書并習忠孝兩全常用魏師克征淮孽豈無奮檄之圖為報寇讎之黨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飯之飽必同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居則席藁寒則抱冰於戲至誠可託稔惡難逃矧彼凶殘去將安往墨縲在體元纁在前提劍執金無忘哀敬 錢珣授合州刺史顏蕘禮部郎中殿中侍御史制曰昔太師魯公拘在寇廷渠魁有危迫之問對以諸侯朝覲之禮直言不屈守正而歿理命之戒家廟為先賢哉鉅人可謂忠而知禮矣今蕘行高學茂洪緒有承以禮曹郎命爾用昭遺德且勉令脩

禮碑唐德宗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曰張掖郡王秀實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德蓄為淳和發為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賊臣朱泚因時多虞作亂於京師微公之謀吾幾茂濟既而密結勇敢誓殲寇讎決策尅期中外發應會賊泚召公計事引入閣中露其姦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膺臆植髮衝冠仰天大呼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墮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訪彼前人稽諸昔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吉甫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興絳侯以智謀安劉氏文皇紹立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卓協國以擅威伍孚刺之而不畏王敦擁衆以稱亂周顛折之而無疑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中古以還無公儔比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諡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載忠勲

封功臣後一

文獻通考曰漢高后二年詔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 魏志曰張遼

宇文遠文帝踐阼進封晉陽侯及薨詔曰合肥之役遠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之有也其分遠邑賜一子爵關內侯 唐書曰高宗總章元年以太原元從西府功臣爲二等第一功後官無五品者授其子若孫一人第二功後官無五品者授其子若孫從六品一人 冊府元龜曰睿宗太極元年親祀北郊詔桓彥範敬暉崔元暉袁恕已張柬之等其子孫並實封二百戶 又曰開元二年制曰崔元暉張柬之等往以神龍之初保又王室奸臣所忌謫居炎海流落變衰感激忠義元暉子璟清才雅韻謹守專直柬之孫苾祖考繼殉遺孤可傷高皇封樂毅之後武帝求蕭何之裔斯不遠哉緬懷前烈宜加後命璟苾並可朝散大夫 會要曰元和二年錄配享功臣之後蘇瓌崔元暉張說狄仁傑敬暉袁恕已之孫相次錄用焉詔曰旌太傅之德將擬南城之封紹鄭侯之裔不俟東門之感 冊府元龜曰唐文宗太和二年詔曰如達良補之委曲面評名垂史書仁傑狄之恢復廟社事形先覺宋璟之文史骨鯁功參治平元紘之守規畫一時成有裕其胃僅存不絕如璟各授邑吏使其自試 玉海曰慶曆三年命天章閣待制王洙集賢校理歐陽脩詳定國朝勳臣名次上之詔本家既無人食祿者錄其子孫一人自樞府使曹彬而下至邵華凡二百四人 又曰紹興三年詔錄用六朝勳臣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徵猷閣待制宋伯友入對言功臣子孫凋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才錄用故有是詔其後得趙普趙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 續文獻通考曰忙哥忽都忽子太宗以其父功封爲郡王 吾學編曰桑敬父世傑無爲州人洪武二十三年封徵先伯詰曰朕當羣雄鼎沸之秋提虎旅東渡大江爾父世傑率舟師來歸由是披堅執銳數著勤勞旣而歿於戰陣已贈侯爵功在國家朕不能忘俾蒙先業屢從征伐克底成功茲又擒除奸兇豈不彰美前人特封爾爲龍虎將軍上護軍徵先伯

封功臣後二

無廢二勳 宜有十世 祖又勳也威武仲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能者何以勸 何以勸 不宜絕 楚滅若放氏

伊克黃使于齊復命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 爲善其懼 見基遂衰 成季之勳

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注韓昭宣鐘離之後不宜絕 起義烈 周府元龜曰開元十一年南宮玉之勳

帝詔曰朕出東門見燕曹基云云遂褒功臣後也 慶幽明 周府元龜曰開元十一年南宮玉之勳 有一息 及二人 後十餘歲韓朝宗

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死子孫或在廷張嘉貞有一息名寶符獨未官帝獨然召拜左司禦軍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又曰貞元中復官張巡它子去疾許遠子悅賜帛百端自是誠宗求必官後無不及二 垂裕後昆 追考故實 玉海曰貞觀五年詔曰魏賢作屏者在周經支庶再侯義存漢典無忌元龜比頭義烈如帶如纓垂裕後昆 并州集曰嘉靖時下詔追考故實收錄故鄂國公 遇春曾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為徽侯誠意伯恭後仍為伯增其秩

封功臣後三

原封子寢丘 史稱叔敖子質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像叔莊王大驚以為叔復生也欲以為相丘曰百戶 封父李侯 李同與敵死士三千人赴秦軍 以籍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莊王於是召叔子封寢

封功臣後四 唐元稹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曰昔我太師西平王在德宗時能復京邑書於鼎彝每懷宗廟之安實念江東之永而又繼有英哲克全令人惟弟惟兄莫非頗牧尚想德施於十代何憚恩積於一門李愿生長統綺之中蘊鬱驍雄之器始為夏帥遂著能名旋領徐方會征淮右鄰寇陰狡將助鴟張來犯東郊冀延唇刻爾乃提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蠆盡殲不時而鴟獲就戮聿來岐下號令益明繕完甲兵為我保障朕以浚郊重鎮尤藉良材俾為司空以表東夏持我邦憲用靖爾人 又授劉士渥太僕卿制曰去歲西戎跳入湮上京師戒嚴朕慨然有思廉頗李牧之志而習事者言爾父司空之在湮也築平涼等八城二堡塹保定平原使湮人益樹麥禾以復后稷公劉之教十有六年犬戎不敢東顧朕聞其人思見其後果有令子與之討論亦自奇士鋪陳將略殊有父風訪其班實則曰亞諸卿之間十年矣今命以太僕豈惟報爾先臣亦欲使緣邊諸將領其愛子為我竭誠

批答唐白居易答劉總謝檢校工部尚書表 曰卿幼承義訓長有令聞能遵忠孝之風不墜弓裘之業朕所以命加異等寵冠常倫特授雙旌超等八座豈惟延賞亦在任能將懋前脩勉申後効

